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69710 7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

香港人，不高興。

吳志森

Hongkongers are not pleased

評論集

32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人，在各類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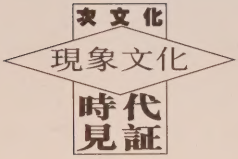
每天在電台發聲，現任香港電台《自由風》主持，聲嘶力竭仍未放棄。在報紙塗鴉，評論散見於《明報》、《蘋果》，不時引來過份反應，共鳴稱道有之，喊打喊殺有之，卻甘之如飴。

香港大上大落，前途時喜時悲，無力面對，有時惟有嘻笑怒罵，以求心理平衡。

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文章全屬個人意見，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歡迎新知舊雨，月旦評彈，批判撻伐。

個人網誌：

http://samngx.blogspot.com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697107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七十二

香港人・不高興

吳志森⊙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⑫

香港人 • 不高興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侯小鵬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9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511
ISBN：978-962-992-224-5
定　　價：HK$70

©二〇〇九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奮勇發聲

吳明林

資深傳媒人

為甚麼說香港是福地？我認為：最福氣的地方在於讀書人仍能自由發聲。從歷史的角度看，像香港這樣的機遇，其實並不多見。春秋戰國期間，百家爭鳴，是中國思想史最光輝燦爛的時刻。至於近世，則推五四前後，讀書人衣食不繼，但仍然奮勇發聲。大抵讀書人之所以能够自由發聲，是因為沒有一個威權政府高高在上。不過，沒有一個威權政府高高在上的時刻是短暫的，這是中國歷史的宿命。

真理是吃素的，意思是：如果讀書人不能獨立於權貴之外，有自由也是枉然。自由必與獨立思考為伍，才能發揮作用。放諸今日之香港，讀書人有沒有珍惜言論自由的機遇而奮勇發聲？有！但同時有太多聰明人、有太多識時務者，甘於為權貴裝飾，為權貴辯護，真是非

常可惜。而且聰明人愈來愈多，且看今年（零九年）六月五日的報章頭版，何其醜怪！至於 CCTVB 的報道，則更不足論矣。

志森兄在香港電台主持《自由風、自由 phone》，又在報章發表評論文章，真有言不盡而風不息之慨。但我知道他是孤寂的，而且更多的時候，他的內心是蒼茫而痛苦的。當維園阿伯攻擊他，他毫不在意，總能一笑置之；但偽學者、偽報人、偽主持、偽君子、識時務的聰明人，實在愈來愈多，蟪蛄之聲，不絕於耳。待要和這些人辯，勞心傷神，何苦！但卻又不能任由瓦釜雷鳴。我經歷過這種痛苦，真是搥心之痛！

作為一個讀書人，志森兄守在前線，克盡言責。他沒有辜負香港特有的言論自由的歷史機遇，奮勇發聲。現在，他的言論結集出版，囑我作序，我欣然允諾。這一篇文章，與其說是序言，毋寧是我對他體己的安慰語。我知道，我和他都甘於做平凡人，孤寂，但盡責！

自序

香港人•不高興

吳志森

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在全球一百四十三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八十四，比排二十名的中國大陸要低得多。不少人對這個調查的科學性有所懷疑，但不能否認的是，香港人對目前的生活，對周遭的環境，對自己的前途，都產生了一種無從把握的不確定感，心搖搖如懸旌，當然容易出現憤懣，無法高興起來。

香港人不高興，因為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香港人不高興，因為對着高牆聲嘶力竭，只聽到自己的回聲。香港人不高興，因為官員都是精神錯亂的「人肉錄音機」，無論你說甚麼，都是聽而不聞，一次又一次重複着相同的廢話。香港人不高興，因為我們辛辛苦苦納了稅款，但公帑卻奉養着一幫特權橫行官商勾結着數盡攞的庸官。香港人不高興……

*　　*　　*　　*

香港幾份主流報紙，都有「吹風」專欄。凡有政經大事，或是甚麼爭議政策，又或官員們的失德失言，這些專欄，都成了官方的傳聲筒。如果港人還不知道年薪過百萬的政治化妝師（又稱「屎片醫生」）的日常工作是甚麼，不妨細讀他們的傑作，你會對甚麼是扭橫折曲的能耐，反黑為白的本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每次看這些吹風專欄，你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同報紙文章內容之相近，論點之相同，用詞都幾乎一模一樣。你會毫不懷疑，作者是同一個人，也懶惰得可以，根本就是同一篇文章，只是稍作改動，換了名字而已。

*　　*　　*　　*

二零零九年「七一」遊行，無論是泛民統計的七萬六千，還是學者計算的三萬三千，「七一」遊行人數，都比預期的少。遊行第二天，不少報紙的吹風專欄，都用同一種語調、同一個口徑：「遊行人數遜預期，特區官員鬆口氣」。主事官員那種沾沾自喜的神態，那個自以為是的嘴臉，在字裏行間跳了出來。派糖降溫的小恩小惠，拆彈撲火的計策謀略，都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民眾的怨憤減少了，可以向阿爺有所交代了，更重要的，是釣魚

船可以穩坐了，再不會因為甚麼痛突然中途下台了。

精密計算，只為眼前，都是曾蔭權政府典型的管治方式，一切，都是為了降低遊行人數的短期行為。把所有長遠的、重要的，但有爭議的政策統統往後推：政改方案推到年底，公營廣播無影無蹤，醫療融資的爭議可能要由下一屆政府承擔。總之，民怨不在「七 ·」前爆發，亂子不在我任內出現，管治就算成功。活像一個毫無承擔的中級小官僚最擅長的絕活：把麻煩從自己的 in-tray 放到 out-tray，再傳到人家的 in-tray 裏，彷彿一切就萬事大吉，可以安安樂樂等夠鐘趕收工了。

政府解讀「七一」遊行另一個中心思想：遊行訴求多元化，不是衝着雙普選而來，官員再鬆口氣。這更是狗屁不通的邏輯。沒錯，遊行的訴求甚麼都有：抗議漁護處濫殺動物、要求輕鐵增開路線、抗議輕判危駕司機、要求村落不拆不遷，也有高呼曾蔭權下台，向庸官問責。花樣百出，應有盡有。

一個思維稍為正常的官員，都不會為這個現象而自我感覺良好吧。遊行訴求多元，但全部都衝着政府的施政而來，全部都跟各部門的政策有關，全部都是官僚表現不濟引起怨憤。說得明白一點，就是特區政府「瓣瓣

唔掂」，在各大小政策上，都生了紕漏出了亂子，頂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民眾還是要上街表達不滿，雙普選還是遊行的中心，「曾蔭權下台」還是叫得震天價響。桅杆倒了，船身漏水，甲板塌陷，船員齷齪嘩變，對這個「瀨瀨唔掂，七國咁亂」的局面，船長還洋洋自得，除了精神錯亂，很難找到別的令人信服的解釋了。

「七一」遊行，就像民眾把各式各樣的不高興，用最和平的方式攤在官僚面前，敲響了警鐘，如果長官還視而不見，繼續自我感覺良好，當不高興變成憤怒，出現集體爆發，對不起，誰也幫不上忙。

*　　*　　*　　*

這是我第四本政論集，前三本，都是衝着當權者而來的，這本也不例外。我將過去一年在報章上評論過的政經大事，收集在這本書裏，總結為《香港人•不高興》，相信更能確切地反映我們目前的處境。

感謝吳明林先生為本書寫序。明林兄是新聞工作的前輩，有說不盡的經驗經歷，值得我輩學習借鑑。正如明林兄所言，我們應該繼續捍衛發聲的自由，繼續堅持獨立思考的權利。守護香港這塊福地，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目　錄

序（吳明林）

自序——香港人 • 不高興

你不代表我 3

別再把港人當成文盲和白癡 5

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 8

香港司法命懸一線 10

北京的忠僕VS.香港的特首 13

煲呔「為己解困」派糖大行動 15

外傭稅捅出民怨馬蜂窩 18

一分民望值四十六億 21

官商勾結　真憑實據 24

離職就業放水委員會 27

梁展文事件告一段落？時間尚早！ 30

對選舉冷漠將會後悔莫及 33

不要低估人民群眾的智慧 36

自由黨何去何從？ 39

未動真情先發真火 42

黨員同志還未到出來的時候 44

財金官員是迷債風暴的罪魁禍首 47
對富者慷慨大方　對窮人錙銖必較 50
誰謀殺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53
龍顏一怒謠言滿天 56
政治化妝年代的口水會症候群 59
找出特區管治的病灶和病根 62
炒人前，紅頂商人請想一想 65
剩下一幫不懂政治為何物的嘍囉 68
善忘和善良，縱容了這幫屢錯不改的庸官 71
重慶的士罷運與香港的士風潮 74
一紙空文　滿口空話 77
高官消費騷，誰的餿主意？ 80
特區政府誠信破產 83
不是外來因素　只因禍起蕭牆 86
這個政府真太假！ 89
暴力議會　議會暴力 92
法治並非永遠　自由不是必然 95
晚清慈禧太后的政治傳播模式 98
這隻死貓　啃得心不甘情不願 101
集體失憶靈異事件 104
不哼一聲，還是哼一聲都不敢？ 107
曾局長、港台民眾都失憶了嗎？ 110
《非議會語言名冊》必成笑話 113

這位副局真太爛！ 116
揪出whistle-blower殺雞給猴子看 119
六四、當然是大是大非 122
首長啊，你們猴急甚麼 125
典型醒目香港仔的生存之道 128
埋沒良心是管治精英的核心價值 131
偷摸閃縮　心中有鬼 134
駁斥謊言　呈現真相　拒絕遺忘 137
除非把六月四日從日曆抹去 140
眼前鬼卒皆為妖 143
擺明自我河蟹，絕非「是是但但」 146
又是「內外策劃」的結果？ 149
請不要再製造冤假錯案！ 152
警察上街危機　管治一葉知秋 155
不要誤讀誤解七一遊行的民意 158
我還愛你嗎 161
央視史上「最牛」新聞報道 163
公安毆港記事件不會重演嗎？ 166
作假已成中國國技 169
為後京奧做一個盤點 172
隱瞞「腎石奶粉」與奧運無關？ 175
李長江下台改變不了「播毒大國」 178
何時才讓孩子喝到一杯乾淨的牛奶 181

誰為成龍的話熱烈鼓掌 184
防火防賊防記者　一下回到六年前 187
把冤死孩子的名字刻在川震紀念碑上 190
保釣英雄，放棄保衛釣魚台吧！ 193
老大哥在看 **197**
誰來決定互聯網我們不可以看甚麼？ 199
二十三條借屍還魂 202
拆毀「烽火台」　中大「去根化」 205
王維基觸犯了甚麼天條？ 208
《指引》只是為了全身而退的護身符 211
請找回救急扶危的神聖初衷 214
上帝啊！會寬恕他們嗎？ 217
誤導家長　偽造民意 220
香港電台油盡燈枯命懸一線 223
財技是否也需要講道德？ 226
基督徒，請你發聲！ 229
政府貼地給過江龍做大生意 232
議員社工教徒角色，請搞清楚 235
關鍵不在「緩害」是同性戀 238

香港人，不高興

你

不

代

表

我

別再把港人當成文盲和白癡

吃飯時間，電視新聞看到一位出鏡率奇高但民望極低的當紅局長，像甩掉磁粉的錄音帶般在解釋爭論已久的政治風波，這位人稱公公的局長說：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沒有以公開形式招聘，是參考世界各地經選舉產生的政府首長，都是透過委任認同其施政的黨派人士。雖然香港沒有普選或直選，但行政長官確實以間選產生。

林局長說這番話的時候，口若懸河，如常地面不紅心不跳。不過電視觀眾聽了他的解釋，都驚得把嘴裏的飯立時噴了出來。奉勸各位患心臟病高血壓的讀者，吃飯時間，不！任何時間都不要看到林局長，因為下次可能不只噴飯，恐怕會使你激動得吐血。

香港好歹是個國際城市，教育程度不算低，香港資訊發達，港人也算見多識廣。把香港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模式，跟人家的民主國家相比？林局長，別再把港人當成是文盲和白癡了，你臉皮厚不怕給別人訕笑，但我聽了，頭皮發麻，為香港出了一個這樣的庸官，

有一個如此黑白顛倒的政府而感到不幸和羞恥。眾所周知，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模式，安全系數之高，鐵桶一樣滴水不漏，跟皇帝欽點完全沒有分別。如果香港特首也算選舉產生，那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北韓，有其朝鮮特色的選舉制度，也算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之一了。

副局政助的風波，由國籍問題開始，到薪酬爭議，到黑箱委任，政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原因是甚麼？其實政制及內地事務林瑞麟局長、特首辦陳德霖主任，兩位紅人的表現，早已給了我們清晰的答案。如果不是官員們扭曲事實，玩弄權術，自以為是，任意妄為，傲慢跋扈，肆無忌憚，就不會搞出今天無法收拾的局面。

根據政府發出的文件，委任副局政助，組成了「聘任委員會」，林局長和陳主任都是成員。副局政助候選人，由政黨、智庫、政府內部提名或轉介，當中不少是經陳德霖創辦的「智經」推薦，早已不是秘密。經「聘任委員會」篩選後，再進行面試，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副局長面試小組，陳德霖是成員，政治助理的面試小組，陳德霖更是主持之一，其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由提名、轉介、推薦、篩選、面試、招聘，每一個環節，都看到

陳主任的全情投入，稍有普通常識的人，都知道當中存在極為嚴重的角色衝突。

陳主任毫不避嫌，大小角色都積極參與，問到他提名了多少人，中選又多少人，他以太敏感為由拒絕作答。林局長又護航說特首辦提名了「極少數人士」，陳德霖提名多少，成功多少，「智經」又推薦多少，入閘多少，官員們始終閃避拖拉，大玩文字遊戲，證明官員心中有鬼，這也是整個黑箱的關鍵所在。不把黑箱打開，讓港人檢驗箇中內情，無法服眾。

這宗醜聞，已成為一個無法痊癒的惡瘡，侵蝕着整個政府的肌體。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八日《蘋果日報》

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

零八年「七一」，幾萬人在三十度高溫上街，不管人數是民陣宣佈的四萬七千、還是警方的一萬五千，抑或學者統計的接近二萬，在人數上都比零七年稍遜。但在香港這麼的一個小城市，幾萬人上街怒吼，矛頭直指欽點特首、民望插水的曾蔭權，應如何解讀？有多次「七一」遊行經驗的副局政助們，應發揮他們所長，引導長官了解真正的民意。

跟零七年一樣，零八「七一」遊行議題並不單一，副局政助的黑箱委任是當然主打、通脹是民生的最大怨氣，包括基層市民工資追不上物價、石油價格狂飆影響司機生計、長者生活艱苦要求增加綜援生果金，都與通脹緊扣，也是造成今天民怨日深的深層原因。

特區政府以一篇新聞稿回應幾萬人的訴求，由雙普選到副局長、由物價到通脹，通篇都操着林瑞麟式不冷不熱說了等於沒說的調子：「聽到了。」然後不動如山，甚麼也沒有改變。

特區官員有一種非常奇怪的邏輯：政治問題棘手、

民生容易解決，彷彿遊行民眾訴求多元，民生政治混雜、就萬事大吉、官員就可以回家睡大覺。政治與經濟真的可以分開嗎？民生真的比政治容易解決嗎？特區官員這種長期迷思，成為他們解讀民意的最大盲點。

不用副局政助混入遊行民眾了解民情，只要坐在冷氣房裏聽聽電台烽煙，就知道市民多憤怒了，原因並不單一，民生和政治，結合糾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近的烽煙，多了不少陌生稀客，他們平常只聽不講，不習慣在電台表達意見，忍無可忍，才會開聲。出聲的都語帶憤怒，甚至情緒激動。觸動他們的，是副局政助的黑箱委任、馬房政治、國籍問題，他們會把這個政治問題，連結到香港的民生處境：「曾蔭權花幾千萬公帑益自己人，但基層市民就幫唔到」；「免紅酒稅就快手快腳，加三百元生果金就雷打不動」；「超市貴過士多藥房，係人都知，原因是大財團壟斷」；「油價高企，訂價不透明，是政府縱容，政府向大財團傾斜的結果」。

民眾的民生訴求，不是派派錢就可以將他們打發。市民愈來愈成熟了，他們都明白：物價高企——財團壟斷——政策傾斜——權力來源——選舉制度、政治民生一條龍，香港市民都了然於胸。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董建華下台的教訓，曾蔭權參得透嗎？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日《明報》

香港司法命懸一線

黨和國家領導人來港，訪問例必成功，講話必然重要。領導人金口玉言，應如何理解，準確的意思究竟是甚麼？全港於是掀起一場猜謎解讀運動，看誰猜得更權威，看誰讀得更透徹。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兼儲君習近平先生訪港，毫不例外地對治港團隊發表重要指示，只見三司十二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主席、首席法官等達官貴人「排排企」站在那裏，乖乖的聽習副訓話。我們的曾特首，站在領導人一米之遙，腰板挺直，手放背後，臉容繃緊，嚴肅認真，既像個小學生，也像個小夥計，專心聆聽，生怕錯過了領導人的一字一句，錯誤理解中央精神，可不是鬧着玩的。

看着電視畫面，真的令人忍俊不禁，差點笑了出來，這種校長對小學生、老闆對小夥計訓話的滑稽場面，充滿了中國特色，香港回歸祖國後，官員領導都樂此不疲，一次又一次傾力演出。

習副的重要講話，多份主流報章，都突出了「通情達理，團結高效」八字真言，何謂「團結」，習副主席是這樣理解的：「團結，管治團隊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香港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聽了習副這番言論，不知在場聽訓的終審法院李國能首席大法官會有何感想？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司法機關獨立判案，不受任何外力，包括行政和立法機關的左右，是香港法治精神的核心和靈魂。習副要求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是要求司法機關判案，事先尋求行政長官的支持，再理解立法機關的意見，才作出判決嗎？如果真的這樣，香港引以為傲賴以生存的司法獨立，將會命懸一線，在頃刻之間灰飛煙滅。

我們的祖國，對西方式的三權分立視為蛇蠍，再三強調中國不搞。眾所周知，中國的法院，在芝麻細碎的地方案件中，或許可以獨立行事，但由於黨政官員的手伸得太長，習慣干預，也因為貪腐無處不在，法院能真正行使獨立判決權的機會微乎其微。重大案件，法院沒有獨立判案權力，法官的判決，要聽黨的話，法院有

黨組織、有政法委員會，重要判決由政法委員會決定，要體現黨中央的意志。習副主席一生都在缺乏司法獨立的黨國威權體制下成長，黨的權力一貫不容挑戰。「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習副主席對香港的要求已經算是寬容和客氣了。

以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以保皇政黨的一貫立場，立法會對行政機關已經夠聽話夠理解支持了。立法配合，傳媒歸邊，還能夠監察制衡的，目前，只剩下獨立的司法體系。習副主席來港作的重要講話，不是說說就算了，而是由他說了算。特區政府、李國能大法官如何理解習副主席的講話，如何執行習副主席的指示，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重大考驗，是擺在李大法官面前一張嚴峻的考卷。

二〇〇八年七月九日《蘋果日報》

北京的忠僕VS.香港的特首

習近平副主席前腳離港，特首民望公佈，評分只有五十五點九分，較董建華下台前的四十七點九分只有八分之遙，支持率甚至跌至百分之四十六的見紅水平。

曾蔭權民望自今年（零八年）五月份跌勢開始，已掉了整整超過十分，已達危險邊緣，照此趨勢，曾政府的管治危機頃刻出現。急病亂投醫，有人診斷為通脹民生，有人指向副局政助，也有人說是曾特首慷市民之慨承諾一百億給四川災後重建惹火了港人……綜合各種病因，隱然看到一個主軸：這位自詡「喝香港水、流香港血」的曾特首，與港人的蜜月期已經完結，他沒有做好香港特首的本份，市民愈來愈覺得，他只是北京聽話的忠僕，不是香港稱職的特首。

「獨立媒體」的朱凱迪到日本採訪八國峰會被扣查，特區政府不吭一聲。長毛梁國雄上四川被拒，曾先生只說是內地政策輕輕帶過。這些已是告一段落，無可補救，不提也罷。但《蘋果日報》記者蔡元貴上京採訪奧運，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為由，被拒入境，回鄉證沒

收。事情發生後超過一星期，曾蔭權在所有公開場合沒有就此發過一言，他有否向習副主席提及，港人也無從得知，負責奧運的民政局常秘尤曾家麗聽到記者問及此事，如見鬼魅，突然變得語無倫次。

二零零六年底，總理溫家寶發佈國務院令，對在京奧和籌備期間港澳及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作出了規定，其中第六條清楚說明：港澳和外國記者在內地採訪，只需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規定自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十月生效。北京拒絕《蘋果》記者入境並沒收回鄉證，顯然違背了這項白紙黑字的莊嚴承諾，此事已鬧到國際層面，中國國際形象受損，也令國際奧委會異常尷尬。

《蘋果》是本地報章，蔡元貴是本港記者，中國政府已承諾，給境外記者合法自由採訪權，今天突然被無理剝奪，曾先生都不敢據理力爭，特區官員也避之唯恐不及。他們視北京任何決定都是高壓線，碰也不敢碰，不管這些決定是對是錯，是如何荒謬違反常理，他們都會乖乖接受。

唯唯諾諾，愚忠聽話，這樣的特首，民望會高嗎？港人還能對他有甚麼期望？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日《明報》

煲呔「為己解困」派糖大行動

煲呔民望插水，支持度見紅，創了新低。習副主席拋下「通情達理，團結高效」八字真言，雖沒有「查找不足」嚴厲直接，但也教曾特首寢食難安如坐針氈。曾蔭權為了面子，一口承諾百億港元助四川重建，銀碼之大，令人咋舌，激起反彈。怯於民情，不得不拆細數目，以圖過關，但民意仍是疑慮重重。為了讓撥款容易通過，也為了使民望迅速止血，破天荒的在既不是財政預算，也並非施政報告的暑假，宣佈動用高達數以十億公帑，名為「利民紓困」，實質「為己解困」的派糖大行動。

通脹猛於虎，基層市民弱勢群體，生活舉步維艱。煲呔派糖，慷納稅人之慨，無論是為了拯救黎民百姓於水火，還是為了挽救自己於沒頂，如果到位，如果有效，如果背後有堅實的理念，又有長遠的目標，作為納稅者，我當然舉腳贊成，全力擁護。但可惜的是，這種純為一己之私挽救民望的短期行為，因為沒有政策配

套，效果注定不彰，錢是花了，卻會花得很窩枉。

根據政府吹風透露出來的資料，派糖行動，包括了書簿津貼、暫停外傭稅、額外生果金等等。就以學童提供數百至千元的書簿津貼為例，這其實只是電費津貼的翻版，不少批評指出，政府未能在兩電管制新計劃成功促使電費下調，只要兩電以各種名目藉口繼續膨脹資產，電費再加，一千八百元津貼，四十三億公帑，就會一下子被兩電吃掉。市民開始時還自我感覺良好，但這種快樂情緒很快就消失殆盡。

同樣道理，教科書印刷精美，年年改版，價錢比大陸台灣貴十多二十倍。學校與出版商利益交纏，沒有用學校的自主權力制止這種暴利行為，教育當局也毫不作為，聽之任之，把負擔全數往家長身上推。只要看看不少國際或直資學校，用一級接一級循環再用的方法，學生只繳交數百元書簿費，就夠一年使用，可見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政府給學童幾百上千元的書簿津貼，教科書商只要稍為動動腦筋，撥撥算盤，就可把政府的津貼全數吸盡。如果政府在教科書政策沒有任何配套，所謂的書簿津貼，其實是全數益了書商，市民根本沾不到一丁點利益。

至於外傭稅，早就應該廢掉了，再培訓基金水浸滿瀉，政策又方向不明，繼續徵稅，徒惹中產怨恨。但今天卻猶抱琵琶，只說暫停，不是廢除，就看到官員這種缺乏理念政策搖擺的窘態。好了，暫停外傭稅，那些一筆過交了二年合約近一萬元的僱主，會否按比例得到退款？如果處理得不好，又只會徒增怨氣。

每天為了十多廿元起早摸黑弓着背低着頭拾紙皮汽水罐餬口的長者，看到他們的卑下生活，試問曾特首於心何忍？賑濟四川豪氣干雲，一口承諾百億，老人生果金卻像擠牙膏般每分每毫錙銖必較。人們不禁要問，曾先生究竟是港人的特首，還是中央的忠僕？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日《蘋果日報》

外傭稅捅出民怨馬蜂窩

特首曾蔭權豪擲一百一十億港元，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民望，表面是「紓解民困」，實質是「為己解困」，目的路人皆見。動機不純，規劃不周，十項措施匆匆出台，紕漏百出，倒瀉籮蟹，非但未能提升民望，反而惹來怨聲載道，一百一十億元能產生多大的效果，相信連曾特首自己也心中無數。

暫停外傭稅措施不湯不水，反反覆覆，惹僱主怒氣，增外傭憂慮，添中介公司工作和程序上無盡困擾。聘請了外傭的二十多萬家庭，無論甚麼時候簽約，交了多少期的外傭稅，人人都有他們一個忿忿不平的故事，矛頭直指民望岌岌可危的曾特首。曾蔭權越看越有董建華feel，一點都沒有誇大其詞。

向外勞僱主收取僱員再培訓徵費，是一項保護本地勞工的措施，目的是為了培訓同一工種的本地工人，讓其盡快取代外勞，增加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住在僱主家中，隨時候命的傭工，這類工種本地早已無法找到，

也不是再培訓就能產生出來。傳統的「住家工」已沒有香港人肯做，再培訓的家務助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工種，巧立名目貪圖方便向外傭僱主收取再培訓費，一開始，就是一項極其錯誤的政策。

強徵每月四百元，兩年合約九千六百元的外傭再培訓費，僱主強忍五年，早已怒火冲天，要求廢除的抗議聲音從沒間斷。今次暫停外傭稅兩年的措施，雖然離永久撤銷外傭稅距離仍很遠，但九千六百元絕不是一個小數目，一般僱主都希望馬上實施，以解燃眉之急，殊不知當事官僚們為了工作方便，措施要等到（零八年）九月一日才會生效。政策倉卒，官僚懈怠，反應遲鈍，捅出了一個馬蜂窩，外傭僱主對政府政策的新仇舊恨，一併爆發出來，曾蔭權用逾百億買民望的企圖，陷入完全泡湯的危機。

執行力是現代管理的必要條件，好政策也需要有堅實的執行力，才能暢順推行。暫停外傭稅兩年，本身已絕不是一項好政策，市民只是勉為其難地接受，對官員的執行力更是重大考驗。官員以為這是皇恩浩蕩，人們應謝主隆恩，他們非但未能掌握民間脈搏，甚至連事實也相當模糊，例如，每天有多少外傭合約到期？每天

有多少外傭申請到港？九月一日生效提早到八月一日生效、政府說會有萬六僱主受惠，其他廿多萬外傭僱主又如何？

豁免外傭稅兩年，僱主都希望第一時間受惠，這是人之常情。剛簽約的僱主，要人家等兩年才享受豁免，這算哪門子紓解民困，兩年後變成甚麼世界，是否繼續聘請外傭也無法預測。只差一兩天時間，有人可馬上省回九千六百元，有人就繼續繳交那近萬元稅款，人們甘心嗎？「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從政者的ABC，曾特首又能領悟多少。永久停徵外傭稅是最好的政策，如只能暫停兩年，就一視同仁，未繳的馬上停付，已交的日後退還。別無他法，只能這樣做，否則紛擾將沒完沒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蘋果日報》

一分民望值四十六億

雖然曾蔭權強調「民望於我如浮雲」，但人們都知道，他對民望升跌的着緊程度，遠遠超乎外界想像之外。

如果曾特首不是靠民望管治，他不會招攬一個又一個政治化妝師進入心戰室，替他消災解難。如果曾特首不緊張民望，他不會在民望插水之時，第一時間豪擲一百一十億挽救。如果他毫不在乎民望，他不會計準時機，在大學進行民望調查的同時，公佈他的百億大計。機關算盡，納稅人百億血汗錢，可以令特首民望拉抬多少分數？平均起來，每分民望究竟值多少錢？

又到派成績表的時候了。港大零八年七月的調查顯示，曾蔭權的民望只有五十四點五分，掉了一點四分，支持度也下降至百分之四十五，比半個月前少了一個百分點。由於調查在七月十四至十六日進行，剛巧，曾特首在七月十六日宣佈十項紓困措施、民意研究計劃將結

果按調查日子拆開分析，曾蔭權在十四至十五日的評分，是五十二點七；十六日派糖，得分有五十六點一，升了二點四分，滿意率亦有相同結果，由百分之四十三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八，百億派糖，拉抬五個百分點。

派糖對民望上升有一定效果，但成本顯然太高，一分民望，需要平均接近四十六億港元，提升百分之一支持率，平均要花二十二億。用了超強力氣，才得出如此差勁的成績，即使曾特首真的視民望如浮雲，視公帑如糞土，相信不少納稅人，會跟我一樣，為我們的血汗錢而心痛。

港大民調進行期間，暫停外傭稅要到九月一日才生效（後又提早到八月一日），惹來僱主外傭中介公司齊聲討伐的風波還未鬧大，如果把這樁政策失誤計算在內，曾先生的民望絕對沒上升的可能，肯定會進一步大幅下滑。

暫停外傭稅事件，官僚們犯了所有不該犯的大小錯誤，包括對民意反彈毫不敏感，忽視民眾對政策公平性的渴求，僱主對外傭稅怒火中燒，官員卻如在夢中，對外傭稅要除之而後快，官員卻拖拉唱慢板。整場風波，

官僚與民眾就好像火星人與地球人在對話，無論僱主外傭中介公司如何力竭聲嘶，官員都無法明白民眾關注着緊的核心問題是甚麼。

暫停外傭税，幾乎成了近期決策質素最低劣的措施，深層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為太匆忙太倉卒了，細節還未想好，人手調配文件準備法例修改，全未就緒，就因為要拉抬個人民望，湊夠十項紓困措施以壯聲勢，如此決策過程，能不錯漏百出？如此決策質素，能不令我們納税人痛心疾首？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明報》

官商勾結　真憑實據

退休高官梁展文被地產發展商新世界招攬，擔任高職，年薪三百萬，為期三年。消息一出，民情激憤，輿論嘩然，傳說中的官商勾結，讓人找到真憑實據。

公務員事務局一如既往，「拒絕評論個別事件」，敷衍塞責，荒謬絕倫。每宗個案都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反映政策能否有效執行。

今時今日，「個別事件」再不能作為擋箭牌，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應作詳細解釋。

梁展文擔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時，最爭議的決策之一，是賤賣居屋紅灣半島。新世界高層梁志堅斬釘截鐵的說，就紅灣項目，與梁展文「未傾過一句說話，未開過一次會」。但梁展文曾公開新世界和新鴻基只需補地價八億多港元，就可在紅灣項目中勁賺近七十億。梁展文到底在紅灣項目中扮演過甚麼角色，政府必須徹底交代。

高官離職後擔任商業性質工作，有嚴格規定，D4以上首長級官員，停職一年內不得擔任外間工作，此為禁制期；D8級官員，停職後三年內擔任外間工作，須事先取得批准，此為管制期。審批工作，由特首委任的「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負責。

梁展文正式退休只有年半，仍在管制期內，擔任外間工作須委員會批准。委員會由法官彭鍵基任主席，成員都是社會知名人士。考慮批准與否的準則共有六項，其中第一項白紙黑字：「申請人在任職政府期間曾否參與制訂任何政策或決策，使其本身業務或其準僱主已經或可能因而直接得益或取得某些特殊利益。」第五項清楚寫明：「申請人從事有關工作會否使公眾懷疑牽涉利益衝突或有其他不恰當之處。」梁展文最後一個官職，是房屋局常秘，紅灣項目，只是他處理過與地產商利益有關的芸芸政策或決策的其中之一，按照委員會的準則，任何與地產發展商有關的職位，都會「使公眾懷疑牽涉利益衝突或有其他不恰當之處」，根據字面上的理解，委員會理應拒絕其任何地產發展商高職的申請，但在黑箱作業裏，公眾無法得知委員會批准的理由，他們

對準則的理解，為何會與常人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退休高官被地產商招攬擔任高職，已成常規，梁展文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但一個比一個肆無忌憚，一個比一個更赤身露體。高官視地產商高職為退休後第二春，任內處理有關政策，會否鬆手讓招，鋪定後路，公眾無法察覺，也無從監察。納稅人只能夠靠特首委任的委員會把關，委員會有法不依，種種事實早已證明，制度已經崩潰。

特首先生、俞局長、彭大法官，你們能否站出來解釋，以挽救整個政府的公信力？

二〇〇八年八月五日《明報》

離職就業放水委員會

日理萬機的曾蔭權特首，在廣州訪問，與政壇新星省委書記汪洋商討粵港合作頭等大事，但卻記掛着香港那個足以令他民望再次插水的定時炸彈。在「梁展文事件」越燒越旺，有燎原危機之際，特首先生終開腔撲火，深夜發表聲明：「行政長官關注公眾對梁展文加入新世界中國地產一事的反應，已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就此事的整個處理過程提交報告。行政長官認為特區政府有責任就此事向市民清楚解釋。」

細看聲明的措辭，明顯是希望劃清界線，此事純屬公務員事務局的問題，與我無關。曾先生快速在他與他的團隊之間建立一堵厚厚的防火牆，讓火不能燒到自己身上，這是曾氏心戰室遇到危機的慣技，見怪不怪，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樣做，有效嗎？

類似「梁展文事件」，早已不是第一宗了，地產商招攬退休高官擔任高職，也絕不是第一次，更離譜更赤裸的大有人在，有些前腳離開政府退休前度假，後腳已坐

在大班椅上享高薪厚祿。為何同樣是鬧翻了天，他的弟弟曾蔭培入新創建時不開腔？鍾麗幗入恒基時不開腔？到梁展文就煞有介事發表聲明？這究竟是猛然醒悟，還是親疏有別？

按規定，退休高官擔任外間工作，D4職級或以上的要經一年禁制期，申請一般不會獲得批准。D8級或以上的高官，一年禁制期過後，還有兩年管制期，要從事外間工作，需要事先申請。申請程序相當嚴格，要過三關，首先由所屬政策局長和常秘審批，再交由高等法院原訟庭彭鍵基法官任主席的「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研究，最後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拍板。

批准與否要根據六項準則，梁展文擔任地產發展公司高職，六項準則幾乎全部都違反了，最明顯的是其中三條：「申請人在任職政府期間曾否參與制訂任何政策或決策，使其本身業務或其準僱主已經或可能因而直接得益或取得某些特殊利益。」「申請人從事有關工作會否使公眾懷疑牽涉利益衝突或有其他不恰當之處。」「擬從事的工作會否在任何方面令政府尷尬或損害公務員隊伍的聲譽。」

梁展文最後一份官職，是房屋局常秘，負責制訂香

港地產政策，任內更被指賤賣紅灣半島，有利益輸送之嫌。梁展文為地產發展商工作，已令公眾懷疑有利益衝突，已令政府尷尬，也損害了公務員隊伍的聲譽……如此明顯，如此嚴重的違反，負責把關的政策局主事官員，委員會的彭大法官，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竟然會批准申請，當中的原因為何？是官官相衛？還是考慮到自己退休的後路，不好拒絕同僚申請？高官們，請不要再龜縮，站出來好好交代。

翻查委員會第十九號報告書，二零零七年，離職首長級官員申請外間工作，共有五十五宗，批准宗數，也是五十五，全部來者不拒，沒有一宗不獲批准。這個委員會，是為我們把關，還是專為公務員放水，納稅人看在眼裏，自然心中有數。

二〇〇八年八月六日《蘋果日報》

梁展文事件告一段落？時間尚早！

對梁展文事件一直沉默是金的曾蔭權，在新世界與梁展文突然解約之後，終於開腔，指事件「應該告一段落」。他又力撐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認為她已公開交代事件、表示歉意，故毋須辭職。曾特首又重施百發百中的拖字訣，成立專責委員會、檢討研究離職公務員的就業安排，以圖淡化、一等數月半載、報告書出爐，一切都成明日黃花。

細看俞宗怡交給曾蔭權的報告，再對比俞宗怡在記者會交代的內容，漏洞處處、矛盾重重，不但未能釋除民眾的疑慮，還製造了更多新問題。

俞宗怡是這樣說的：「現在回看，我當時的確沒有考慮到梁先生曾參與政府在紅灣半島這件事，以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一家附屬公司，是這個地產項目的其中一個發展商。」她又說：「在要求委員會給予意見的時候，亦沒有提到這一點，以及沒有分析公眾就梁先生曾經參與這件事的看法。」

聽到這位既資深又精明的高級官員的表白，我相信廣大市民，會跟梁展文的反應一樣：「大感驚訝」。當年賤賣紅灣半島，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賤賣以後，發展商提出要把紅灣全部拆卸重建，更是火上加油，連中小學生都加入反對行列，全社會差不多都動起來，聲討發展商的貪得無厭。除非俞宗怡當時生活在火星，否則沒理由不知道這件事。

梁展文作為房屋局常秘，是賤賣紅灣的主事官員，當年經常到立法會解話，也成了議員們猛烈炮轟的對象，媒體輿論，鋪天蓋地，沸沸揚揚足有大半年。俞宗怡身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處理梁展文的申請時竟然完全沒有考慮紅灣事件，她真的是完全失憶，還是選擇性失憶？俞局長仍然未能講清楚說明白。

再對比俞局長提交曾蔭權的報告。按程序，俞宗怡在作出決定前，需徵詢有關政策局長或常秘的意見。報告的內容顯示，起碼有兩位常秘曾經作出提醒。負責工務的發展局常秘麥齊光表明，雖然梁展文的工作範圍在香港以外，但因為新世界及旗下公司與政府有工程合約，梁展文亦曾任屋宇署長，新職可能會引起公眾的負面印象。

負責規劃地政的發展局常秘楊立門，雖然沒有具體評論梁展文的有關申請，但卻提及新世界的附屬公司曾經遞交包括紅灣半島項目的發展圖則。「紅灣半島」這四個字，清清楚楚在俞宗怡的眼前出現過。

常秘們分明清楚提醒過俞局長，但她卻說「我當時的確沒有考慮到梁先生曾參與政府在紅灣半島這件事」，「沒有考慮」究竟是甚麼意思呢？一、是根本不知道或全忘記了；二、知道了，更有人提醒甚至警告，但卻不作考慮；三、以上都不是，而是有難言之隱，另有內情。如屬前兩者，俞宗怡顯然在判斷和決策上有重大失誤，犯了如此嚴重的過失，簡簡單單的道歉就可過關，十足小孩子玩家家酒，算是哪門子的問責制？如屬後者，媒體輿論和立法會仍要窮追不捨，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特首希望一錘定音：「事情應該告一段落」。曾先生，時間尚早呢！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對選舉冷漠將會後悔莫及

（零八年）九月七號星期日，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經過兩星期的奧運狂熱，緊接着的是金牌選手旋風訪問，整個香港，仍然停留在一種民族主義亢奮氣氛中，剩下多少港人還會記得，立法會選戰已經進入尾聲，影響未來四年，甚至今後十年至十五年香港政治生態的一場重要選舉，已經進入關鍵的時刻。

每次選舉，電視電台都會舉辦選舉論壇，讓候選人透過大眾媒體向選民講述自己的政見主張，給選民一個理性的選擇。但無奈地，一切都讓路給奧運，奧運賽事期間，免費電視的選舉論壇擺在深夜時段，金牌選手訪港大滙演，又把論壇踢出黃金時間。收費電視雖然也花了不少篇幅搞選舉論壇，但觀眾數目始終有限。即使看了，有多少選民能夠透過論壇對候選人深入了解，實屬疑問。

設計者為求熱鬧、刺激和看頭，把論壇變作一個街頭吵架的墟市，聲音重疊，答非所問，大遊花園，完全

失卻了政策宣示、政見對辯的意義。我由於工作需要被迫收看，不到十分鐘已感到非常不耐煩，有關機轉台的衝動，試問一般民眾怎會有耐性看得下去。

今次選舉，泛民主派改變策略，同區競爭，互不協調。泛民各團隊難以在保皇黨手中搶走選票，只能在盟友之間互相爭奪。為搶泛民支持者有限的選票，攻擊盟友成為主打策略，其言詞之激烈，手段之狠辣，彷彿盟友一夜之間成為主要敵人，親者痛仇者快，令看的人搖頭嘆息。剛剛相反，保皇黨不但在街坊間策略性動員配票，在論壇也策略性地互打好牌，讓對方有時間表達政綱政見，擺出一副建設性的模樣。泛民互相攻擊，充份反映對中國式的醬缸文化，內鬥內行，模糊了焦點，轉移了視線，放走了敵人，令香港政治急速向後倒退。

今次立法會選舉的重要性，在於泛民能否繼續維持關鍵少數。泛民二十五席不保的可能性極大，二十一席能否保得住，變數很高。阿爺開聲之後，二零一二雙普選越見渺茫，但二零一二的選舉模式將會如何轉變，今次選舉結果有着決定性影響。特首如何提名？選舉委員會怎樣產生？功能組別這種怪胎會否萬古長青，直到永遠？如果泛民議席未能超過二十一席，保皇黨就能在政

改問題上為所欲為。二零一二如何改，將會影響着二零一七和二零二零的政制發展。選民只見泛民候選人的互相責罵，卻無法將這些重要訊息傳遞給選民，泛民支持者對「關鍵少數」毫無醒覺，選舉結果，將使香港向下沉淪。

澳門政府將為二十三條立法，曾蔭權雖說這不是他任內的主要議題，但澳門的做法，將對香港構成重大壓力，立法會的選舉結果，是民情的寒暑表，影響着二十三條立法的內容。二零零三年二十三條的幽靈一直陰魂未散，立法會選舉如果保皇黨大勝，二十三條將會猛鬼再出籠，擋也擋不住。不少港人可能對政治感到厭惡，對泛民互相攻擊感到痛心，對立法會議員表現感到失望，但是，若果你因此而冷漠缺乏投票的動力，選舉結果將會令你後悔莫及。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日《蘋果日報》

不要低估人民群眾的智慧

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相信是報業史上香港報紙最失準的日子。

這天的報紙，頭版頭條，不是「泛民失利」，就是「民主派難保關鍵二十一席」。有些報紙，更報道被傳落敗的黨主席，差不多要立下政治遺囑，叫戰友準備接棒。若干年後，不熟悉香港情況的人，如果打開報紙的合訂本，翻到這一頁，會以為這一年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就是如此，但再看下一天的新聞，會嚇得目瞪口呆，為何隔了一天，歷史竟會完全改寫？

這是人民群眾的智慧在發揮作用。九月八日的報紙頭條，大部份是根據港大票站調查的結果寫成。不少票站調查，由保皇黨自編自導自演，早已淪為配票工具，經泛民呼籲杯葛，選民密切配合，配票機器的功效大部份已經喪失，更殃及池魚，打擊了港大民調的準繩度。民調的拒絕率高，回應的都刻意亂說，投給保皇黨成了標準答案。在選民自發地集體操作下，泛民的當選率顯

然被低估了，港大票站調查結果更顯示，連排在第三位的保皇黨團隊候選人，竟然都有機會入局，好得令人難以置信，驚得保皇黨領導人「口窒窒」不知如何回應。

今次選舉，既缺乏刺激議題，泛民又拒絕協調，各做各的，更在論壇宣傳上，儼如「殺父仇人」般互相攻擊。投票日，各區泛民候選人不約而同的大打告急牌，支持者看得眼花繚亂，不知應該把票投給誰。就在這個時候，人民群眾的智慧繼續發揮作用，網民自發成立網上組群，討論如何配票。這些組群雖然規模不大，人數不多，但當配票的聲音響起，配票想法，就會在選民之間發酵。耳語口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朋友網絡，都開始實行配票工程。

我收到一位新界東選民的電郵，他的家庭網絡共有十票，商量好二票投給劉慧卿，三票投給黃成智，二票投給鄭家富，二票投給湯家驊。根據甚麼標準作如此分配，這位選民沒有詳加解釋。他們更策略地分別在早上、黃昏和晚上投票，因應形勢而靈活調動。更有意思的是，這種自發行為，選民稱之為「唐吉訶德式配票」。他們真的非常「唐吉訶德」，拿着長矛，騎着瘦馬，在資料不全，形勢未明的情況下，向着風車奔馳。配票有

沒有效，結果如何，人們心中都沒有底，但該做的都做了。支持者的忠誠，能不令人感動嗎？

不少選區泛民的得票率，的確看到選民配票的痕迹，例如新界東，各泛民候選人都各自有三萬到四萬多票，新界西的情況也差不多，泛民候選人的票數也相當平均，不多不少，僅僅可以送他們入局。

這種配票工程產生多大效果，沒有具體數據，單憑印象難以下準確的結論。但泛民互相爭奪，各自告急，幾乎壞了大事，令保皇黨漁人得利。但泛民有一群忠實可愛的支持者，在危急關頭自發配票，改變了選舉結局，挽救了政治生態。經此一役，泛民不但不應低估人民群眾的智慧，今後更要好好合作，不能辜負人民群眾的智慧與期望。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日《蘋果日報》

自由黨何去何從？

善忘的香港人，都不會記起曾經有一個叫做港進聯的親北京商界政黨，在立法會有一定影響力，但後來，卻淪落至被民建聯吞併。又有一個叫做自民聯的政團，由胡法光、譚惠珠領導，在回歸前的香港政壇也曾風雲一時，但最後也落得銷聲匿迹的下場。人們關注的是，今屆立法會慘敗的自由黨，會否循着這些商界政黨的軌迹，一路衰敗，直至消亡？這是否香港商界政黨的宿命？

不少人認為，拿自由黨跟港進聯、自民聯相比，根本不公平，因為自由黨比這些親北京的政黨更有規模、組織和理念。更重要的分別是，港進聯之流，由北京催生並以奶水餵大，只能跟着派港京官的指揮棒轉，完全沒有自主能力，脱離民情和實際的政黨，無法在香港生根，注定衰敗和消亡。

自由黨跟這些政黨不同，自由黨來自本地商界精

英、打從前身啟聯資源中心開始，就深明回歸後香港政治生態會出現急劇變化，本地商界若不作好準備，就會落後於形勢。創黨主席李鵬飛更高瞻遠矚，率先接受地區直選洗禮，分別嘗過勝選和失敗的滋味。

二零零四年田北俊和周梁淑怡投身地區直選，挾着二十三條風起雲湧的氣勢，相繼勝出，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了「意外英雄」。如果田少和周太認清形勢，在他們勝出的選區深耕細作，培育接棒人，把地區直選作為自由黨發展壯大之策略，這個植根本地的精英商界政黨，相信會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可惜的是，上屆意外當選，原來只建立在浮沙上，四年一晃眼就過，田少周太不但沒有在自己的選區形成堅實的選民基礎，更沒有在其他地區細意經營，地區直選根本派不出人，即使是新東新西兩區，當中聯辦不看自由黨這台戲，民建聯沒有分票，鄉紳們拒絕支持，自由黨就變得幾乎一無所有。田北俊由上屆近七萬票，百分之十六，跌到今屆不到三萬，百分之八。周太由上屆五萬多票，百分之十，今屆只有二萬多，百分之五點四，僅超過取回按金的門檻。

田少辭去黨主席，宣佈全退。周太辭任行政會議，相信亦會淡出政治。自由黨何去何從？繼續龜縮在功能組別裏，負隅頑抗，跟功能組別的消亡一起消亡？還是痛定思痛，迎接普選大潮，及早佈置，作好準備？

香港畢竟還是個商業城市，本地政治，商界不能也不應缺席，自由黨繼續參加直選，可以為香港政治打下更健康的基礎。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明報》

未動真情先發真火

特首曾蔭權上任以來，最突出的施政風格，就是動用大量人力物力，為他做政治化妝，最突顯的活動，除了落區親民，問物價抱娃娃外，是舉辦一場又一場的「真情對話」。特首的政治化妝師可能認為，年輕學子有朝氣有活力，是社會進步受益的一群，對政府沒有甚麼成見和怨氣，跟挑選過的年輕人「真情對話」，既安全又符合成本效益，是提升民望的秘密武器，於是，好戲連場的「真情對話」，就樂此不疲的搞完又搞。

日前，曾特首又再出動，就即將發表的(零八年)施政報告，與三百多名來自港島東的高中學生「真情對話」。同學並非來自精英名校，還包括了愛國的福建中學，安全系數相當高。怎料曾特首未動真情，先發真火，對同學們的提問不以為然，搞得氣氛緊張，最後不歡而散。

長者的生果金醫療券難以應付物價上漲，同學們先來一套諷刺時弊的話劇，表達不滿，可能已經影響了特首先生的情緒和興致，當同學問到怎樣在生活中實踐環保，特首的座駕馬力如何，用幾多cc的時候，不知觸動

了特首先生哪條敏感神經，即場「扯火」：「同學一來到就攻擊曾蔭權，問你做了甚麼，其他人好鍾意問，這種態度好獨特……同學們問我好多問題好針對性，問開甚麼車、問我做了甚麼……」這種場面，對熟悉曾特首脾性的人，見怪不怪。公開的，有立法會答問、有記者會，被議員記者問得辭窮理屈，他會用「黑面」回應，必要時把放在口袋裏德蘭修女的金句拿出來定定神降降火，總算還能應付過去。關起門來的時候，見過的，肯定令你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在跟年輕人對話的場合，出現這種「扯火」場面，卻前所未有，無法不令人聯想，出了一些甚麼問題。

特首曾先生的EQ情緒智商，一直是本地政商界談論不絕的話題。曾先生民望低迷，支持度首現負數，可能是令他心煩氣躁的原因。但作為一位領導者，愈遇逆境就愈應冷靜沉着，愈要從容面對。只是幾位年輕學子，問到座駕是否環保，芝麻小事，就按捺不住發火，直斥人家攻擊針對，如果是政治對手質疑豈不會有更激烈的反應？他日遇到更大的危機災難，不得不令人擔心，我們的領導者能應付得了嗎？領導者的素質，能力才華其實算是其次，容人之量才是關鍵。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明報》

黨員同志還未到出來的時候

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先生當選立法會主席，選前選後，都有人直接問他是否共產黨員，能言善道的曾先生一反常態，吞吞吐吐，躲躲閃閃：

「香港社會未成熟到可以討論這個問題」……「共產黨黨章與立法會主席無關」……「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有很負面的看法」……

兜兜轉轉，拐了這麼多個彎，曾主席其實已經證實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只是沒有明說而已。

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有七千萬黨員，港人幾乎每天都可碰到自由行的共產黨員，也有共產黨員的親朋戚友，雖然他們未必主動表露其政治身份，但決不會視黨員身份為最大禁忌，問到的話，不至束扭西捏，總會大方承認。

可見，要隱藏共產黨員的身份，不是整體黨的紀律，而是只對香港共產黨員的特殊要求。為何如此？只

能推測，這可能是英治時期留下來的產物。回歸前，香港仍是白區，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暴露身份，會有這樣那樣的危險。左派活動雖然公開，但黨員身份仍要埋在地下，曝不得光。

人們不禁要問，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已十一年多了，再不是白區而是解放區了，共產黨員的身份不再有危險了，曾主席為何仍是猶抱琵琶，共產黨員仍是不敢表露身份？

我認為，邏輯縝密的曾主席，每一句公開的說話，都有政策的根據，不是隨便的推搪之詞。例如他說「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有很負面的看法」，雖然受到吳康民老先生的質疑，但所說卻相當符合事實。

值得留意的是，曾鈺成當選立法會主席後接受訪問，最新的說法是：「因為共產黨在中國的權力影響很大，香港要行一國兩制，假如共產黨下一屆要派人出來參選立法會，我覺得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上，會引起很多人質疑，香港是否搞資本主義？」

他把問題說到要害處了，試想想，如果共產黨員的身份都要披露，不止立法會議員，今天，行政會議裏有

多少個黨員？有多少個局長有黨員身份？現在已經開始跑馬仔的特首候選人誰是黨員？豈不要提早揭底，無所遁形，捅穿了，這還算「一國兩制」嗎？等將來時機成熟了，人心也回歸了，接受這是個無法抗拒的事實，在要害位置的黨員同志，才集體出櫃，水到渠成。

有趣的是，在一句「我是阿爺的人」已教人刮目相看，俯首帖耳的今天，真正有阿爺血脈的不敢堂堂直認，真假難辨的卻狐假虎威到處招搖，如此國際都會，世界罕有。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明報》

財金官員是迷債風暴的罪魁禍首

新一屆立法會開議，因迷債風暴，特區財金官員排隊輪流接受質詢，一向不慍不火、EQ驚人的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也抵擋不了議員們的連番圍攻，終於按捺不住，面黑發火。監管迷債，無論是否任志剛自誇自讚的先知先覺，還是議員破口大罵的後知後覺，這都不是關鍵。金管不管，證監不監，放任自流，把香港的金融市場，變成了一個大賭場，金管局和證監會當然難辭其咎，核心是：這場風暴遲早要來，是特區大氣候造成的，不是今天出現，明天都會發生。

金融海嘯，由美國華爾街的貪婪而起，但貪得無厭如華爾街，也沒有出現迷債問題。在美國，我們看不到有七老八十的退休長者，東奔西走，橫額標語，到處哭訴，向財金官員抗議請願，要銀行退還棺材本。美國歐洲沒有零售銀行向長者、家庭主婦、退休人士推銷迷債，為甚麼？因為他們有監管，銀行也自律，明知迷你債券不是債券，而是高風險的衍生工具，不適宜賣給退

休人士，更不適宜在零售層面出售，因為他們知道，個別投資者根本沒有足夠知識和能力判斷如此複雜的產品機制，只能讓專家如雲的機構投資者認購。

在香港，沒有人先知先覺迷債有問題嗎？有銀行大班看過幾遍產品說明，疑雲團團，決定放棄，旗下銀行沒有推銷迷債，逃過一劫。銀行大班沒有吹響哨子，發出警號，因為他的權力只能管束屬下銀行，對於特區的大氣候，無能為力。

特區的大氣候是甚麼？由董建華到曾蔭權，獨沽一味，要將香港發展成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放寬監管拆牆鬆綁，成為主流大氣候政策。債券市場推陳出新，衍生工具變幻多端，投資工具日日新鮮，與在賭場裏跟莊家對賭根本毫無分別。總之交投活躍，流通量大，看起來繁榮蓬勃，就算成功，底下潛藏着多大危機，製造了多少炸彈，在發展金融中心的大方向下，變得無人聞問。

證監會本來的工作，是檢定每種推出的投資產品，是否符合規定。但在特區政府的大方向下，只看產品有沒有足夠的風險披露，就可放行過關，例如「迷你債券」名稱明明誤導投資者，但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卻

說「這只是品牌名字」「若市民只按品牌和銀行章程購買投資產品，他會感到震驚。」這種取態，才真的令人震驚，明明是誤導，明明應管，竟然眼開眼閉，請問證監有確切履行他們的職責嗎？

證監對迷你債券放行，金管局要做的，就是要嚴格把關，應否批准包裝成債券但卻是高風險的衍生工具，在零售銀行賣給只懂做定期存款的退休長者？但明顯地，任志剛他們沒有把好關，任由銀行大規模的把毒債賣給難以承受風險的投資者，人數高達四萬多人。任總只是間中寫寫隱晦難明的文章，作點儼如佛偈的呼籲，明明看見大難將至，也以不干預金融市場，不品評某項產品為由，連口頭宣示也虛無縹緲，軟弱無力，遑論收緊監管政策。

放任自流，縱容華爾街的貪婪無道，終於觸發禍及全球的金融海嘯。缺乏規管，也令香港毒債橫流，使數萬家庭日夜煎熬寢食難安。財金官員的不作為，是金融海嘯迷債風暴的罪魁禍首。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五日《蘋果日報》

對富者慷慨大方　對窮人錙銖必較

用特首曾蔭權的話說，生果金忽然由敬老變成養老，所以要引入資產入息審查，先不論這種狗屁不通的邏輯如何犯駁，人們要問的是，拿一千元生果金養老的長者，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住在鳥語花香禮賓府的特首先生，可以想像得到嗎？

一天三十多元，早午晚三餐，可以怎樣分配？有餘錢可以添衣買鞋嗎？頭暈身熱，花大半天時間輪候政府門診，也要四十多元診金，一天多的生活費看一次醫生就花光了，還有貴得驚人的交通費呢！如果行動不便，需要的士來回。

最好是看一次就醫好，如果萬一得個甚麼長期病，不只磨人，還會把錢磨光。

甚麼藥油、鎮痛膠布、中藥……有錢買嗎？一個月一千元養老金？曾先生，可能只夠你的高官們一頓飯的價錢。

曾先生說他同意把生果金提高至一千大元，但要有資產和入息的限制，最大的理由是，二十五年後，按人口推算，每四個香港市民當中，一個是長者，一個是小孩或年輕人，到時，兩個成年人養一位長者、一千元生果金，將會負擔得很沉重。曾特首還說，現時生果金的開支是四十一億，若一切不變，四分一世紀後，將增加至九十七億。如果將生果金增至一千元，又毋須入息資產審查，開支將會高達一百四十億。曾特首說，二十五年內，單是生果金，已額外支出近一百億。

曾特首列舉的這些數字，相當嚇人，但只要稍稍回顧一下政府的財政方針，誰都會無名火起，知道這是特首的一派胡言。

今年（零八年）三月，財政預算案大灑金錢，降低利得稅和薪俸稅標準稅率百分之一，庫房共少收近五十四億。寬減利得稅和薪俸稅，政府共少收超過一百四十億。寬免包括紅酒在內等酒類稅項，又少收近六億……。今年七月，曾先生為自己的民望救火，亂派了的一百一十億，效果如泥牛入海，民望插水愈走愈低……。聘請副局長政治助理，年花六千萬……。

為博掌聲，向中產富人派錢，幾百億的稅項寬免，當中不少有財政長期影響，易放難收，官員二話不說，派錢派到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回饋為香港長期貢獻的長者，把生果金加到一千元，特首手起刀落，為了混淆視聽，把分開二十五年增加一百億的支出，差點說成是大難臨頭，是香港不能承擔之重。

對富者慷慨大方，對窮人錙銖必較，是特區政府的一貫政策，我們誰都不必太過驚訝，但睜着眼說瞎話赤裸裸到這樣的程度，港人對官員們的品格，又開了一次新的眼界。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明報》

誰謀殺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民情輿論一面倒激烈反對，特首先生收回他的生果金新政策，高齡津貼增至一千元，取消入息資產審查。輿論稱讚曾特首知錯能改，從善如流，沒必要再作苛責。也有附和特首的憤憤不平：「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整個感性的反應統統蓋過」，指特首向民粹屈服，日後管治將面對更大的困難。

這些意見，表面是從維護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出發，但卻沒指出決策的紕漏，問題的核心，特區政府可能會一犯再犯。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每年的施政報告，必定是整個特區政府上下動員、嚴密周延的一場重頭戲。可能早於半年前已經開始，各局首長檢討過去施政承諾的進度，制訂未來一年的計劃雛形，由中央政策組的書生們統而匯之，研究推敲，交特首辦的智囊們衡量民情，審時度勢，再由特首及其親密閣員反覆商議，初步拍板。

可能早在前三個月，由特首或辦公室主任親自主持公開或閉門諮詢會，政黨、學者、意見領袖、公民團體、地區人士，輪番徵求意見。當然，名義上是諮詢，實際上是就爭議政策測試水溫，如遇到不同意見，商議後重新包裝，作出必要的修改。如果是一面倒的激烈反對，絕對不會一意孤行，政策全部收回，不會在施政報告內看見半言隻語，以免引起風波，待爭議平息，再作打算。

當生果金計劃引入資產入息審查機制的風聲點點滴滴在社會流傳的時候，民情的反應早已是一面倒的了，政策組的書生、特首辦的智囊只要稍稍敞開耳朵，睜開眼睛，聽聽烽煙節目，看看專欄評論，都會嗅得到當中的火藥氣味，這是一個捅不得的馬蜂窩，執意硬闖，必定焦頭爛額。

若然曾特首認為輿論誤導，不值一信，那麼，看看公民團體的躁動吧，零星示威表達陳情，幾乎每星期都必然出現，除非曾先生活在火星，沒理由察覺不到。好了，這些統統都是反對派的手段，不可盡信，那麼，曾先生，聽聽「自己友」的意見吧！工聯會民建聯的盟友

跟你說了些甚麼？如果你聽了他們的「諍言」，就不會惹來譚耀宗主席那番重話，「倒行逆施」是用來形容中國歷史上昏君和獨夫的。

施政報告發表不足十天，曾特首在民情輿論壓力下狠狠地打倒了自己，謀殺特區政府管治威信的，不是社民連的三隻香蕉，而正正是曾先生自己，是這種拍拍後腦勺就定案的粗疏決策模式，自作自受，與人無尤。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明報》

龍顏一怒謠言滿天

這個世界上，相信再找不到比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更難做的工作了！

議事堂裏，民意代表可以指口篤鼻地謾罵，肆無忌憚地掟蕉。

議事堂外，每天都在接受媒體全天候全方位的監督，評論鋪天蓋地，烽煙力竭聲嘶。

不到幾個月，特首和主要官員，就要定期受到最少兩家大學民調機構評分，心驚肉跳地看着自己的成績插水下滑，在及格與不及格之間掙扎徘徊。

受到政治反對派的肆意攻擊，這些都在意料之中，那就算了，最難忍受的，就是在最需要支持的時候，政治盟友突然在背後插上一刀，「為甚麼連你都有份？」，不再是錯愕，而成了常規。

在幾乎是四面楚歌、眾叛親離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特首，仍能老神在在穩如磐石的坐在他的位置上，當

然有他的過人之處。

特首仍然繼續受到中央領導人強而有力的支持，是他處變不驚的關鍵原因，經常掛在口邊的「背靠祖國」，絕對不是一句空話。

「背靠祖國」不能一廂情願，也要看看祖國是不是願意做你的後盾。溫家寶總理在莫斯科一番關懷香港的肺腑之言，後盾是否正在動搖，引起了諸多揣測。

這些揣測，也不無道理。

日理萬機的溫總，在迢迢千里的莫斯科，跟普京總理商議金融海嘯下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突然召集跟隨採訪的香港記者，不厭其煩的向他們發佈中央挺港五項措施，鉅細無遺地評論特區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政策，甚麼「民眾的信心，取決於領導層的果斷措施」，甚麼「認真汲取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教訓」，甚麼「分析香港金融和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甚麼「長遠着眼提高三種能力」……

這些似虛還實的意見，仔細研究，小心推敲，又確是一矢中的，一針見血，正中香港金融體制的核心。人們要猜要問的是，金融海嘯香港要汲取的教訓是甚麼？

領導層哪裏不夠果斷？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說？為甚麼要跑到俄羅斯，而不是在曾先生上京述職時，當着特首的面說？

以中央領導人的一貫嚴謹，不會選擇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發出錯誤的問題，有了「查找不足」的先例，「汲取教訓」會否成為另一個預警？特首名義上由八百人選出來，但真正的權力卻來自北京。

特首的去留，不會由港人說了算，但龍顏一怒，地覆天翻。因為香港畸形的權力體制，有任何風吹草動，謠言滿天，猜測不會停止，也有可能變成自我證實的預言。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日《明報》

政治化妝年代的口水會症候群

董建華年代，最喜歡搞一大堆甚麼委員會，最矚目的，是回歸後不久，成立一個名為「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東西。這個委員會所以矚目，因為成員都是粒粒巨星，是跨國企業響噹噹的人物。資訊科技界的，有英特爾、甲骨文、AOL時代華納……；金融界的有高盛、滙豐、德意志銀行、東京三菱銀行……；搞實業的有英國石油、西門子、蘇伊士利安水務集團、豐田汽車……；甚至連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都應邀參加。有舊人退出，也有新人加入，隨時掛一漏萬，總之是陣容鼎盛，多得令人眼花繚亂。

委員會成員來自世界各地，單是開會的機票，已不知花了香港納稅人多少血汗錢。國際顧問委員會對香港的長遠發展究竟有何結論，給香港的策略開出個甚麼良方，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一點印象都沒有。俱往矣，董建華第二任期未滿，腳痛難耐，黯然下台，這個耀眼璀璨的國際級委員會，也立時煙消雲散。

在董建華身邊做過財政司司長，也做過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先生，不知是否也染了董先生的委員會惡習，在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成立了一個名為「經濟機遇委員會」的東西，不知靈感來自危中有機，還是險中求勝，是教人趁低撈底，還是趨吉避凶。但單從人選來看，機遇委員會明顯比國際委員會的牌面較為削瘦，最矚目的，一位是做地產經紀成為富豪的表表者，一位是自認對經濟只有普通常識的文化人。

經濟機遇委員會開了第一次會議，曾特首向媒體發表的結論是：金融海嘯增加了香港經濟衰退的風險；最受衝擊是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遊消費和地產建築四個行業；需要紓緩信貸對商界及零售的影響；預計明年（零九年）失業率上升特別顯著。當曾先生公開讀出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四項總結時，相信讓不少人嚇了一大跳，這些都是「阿媽係女人」的普通常識，要勞煩這十幾位日理萬機的達官貴人，噴幾小時口水才能得出的結論嗎？只要看看媒體新聞，聽聽電台烽煙，牛頭角順嫂東頭邨德叔，每天都在高談闊論，每天都在出謀獻策，四大結論，或已經，或正在，或將會發生，根本就是路人皆見。

例如銀行收縮信貸，中小企叫苦連天，能解決嗎？供樓按揭，銀行估價愈估愈低，有良方嗎？老闆八折支薪，千方百計逼夥計就範，有辦法嗎？失業大軍蹤影愈來愈近，有措施嗎？危機一個連一個，迫在眉睫，我們要的，不是說了就算拍拍屁股了事的務虛口水會，而是能夠拿出實質政策來的務實工作隊（Task Force）。

特區政府有三司十二局，有副局政助，個個都是社會菁英，人人都享高薪厚祿，如何面對危機，想出解決辦法，為何不是依靠政府團隊，而要向外尋求協助？難道三司十二局的高層官員，個個上百萬年薪都是白拿的嗎？如果嫌政府中人頭腦不夠靈活，想不出新的點子，早年不是成立了一個名為「策略發展委員會」的東西嗎？裏面不是也有甚麼經濟發展小組，不也都是人才濟濟，一時翹楚嗎？為何又要另起爐灶？

掛牌開張，讓新搞作人人看得見，這是政治化妝年代的症候群。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五日《蘋果日報》

找出特區管治的病灶和病根

遠的不說了，打從副局長政治助理的風波開始，特首曾蔭權的管治權威，螺旋式急速下跌，特首以至三司十二局，民望插水式狂瀉，強而有力地證明了這趨勢的客觀存在。決策失誤，左搖右擺，進退失據，如果特區政府缺乏自知之明，不來一次由上到下的全面體檢，找出病灶治癒病根，在金融海嘯如此嚴峻時刻，今後四年，曾特首恐怕無以為繼，最極端的情況或會翻版出現。

決策官員剛愎自用，固執己見，視民意如無物，在反對浪潮中、在民意壓力下、在輿論鬧翻天後，心不甘情不願地倉卒煞停，再把政策改得面目全非。在最近幾場政治風波中，當年曾蔭權負責西九文化區的決策模式，今天又重現幾乎一模一樣的影子。

副局長政治助理，面對由國籍到薪酬到招聘程序的指控，起初堅持到底：外籍合乎法律，薪酬絕不透露，

到後來招架不住，才全面投降：退出外籍、公佈薪金。梁展文涉嫌利益輸送的風波，如出一轍，都是初期打死不退，堅持程序毫無問題，到後來壓力太大，才公開認錯，承認思慮不周。梁展文辭職不幹，才為決策官員找到下台階。

生果金風波是另一個典型案例，最後無法再堅持下去、要全面退卻了，但還要口硬，錯不在我，是感性蓋過理性。

朝令夕改，本來就要失分了，但曾特首認錯還是認得如此高高在上、如此不近人情，失的分就更多了。

出錯關鍵在於高傲視民意如無物，暫停外傭稅兩年搞得民怨沸騰、不得不一改再改、但竟然繼續受到建制派葉劉淑儀的狙擊，政府用盡方法游說阻撓而不得，突然採納了民建聯的方案，暫停稅款延至五年。為何當初二年今天變成五年？背後有甚麼政策理念？為何是暫停五年而不是永久取消？是權宜之計？是面子攸關？為何不是修改政府提案、由二改五、而要從頭再來？為何要浪費時間，徒添爭議？張建宗局長「和諧雙贏」念念有詞，不但無法回應一個又一個的問號，反而令民眾對政

府的決策模式施政理念，信心盡失。

決策水平低下，粗疏紕漏，欠缺周延，固然是出錯的原因，但關鍵在於高傲，在於菁英心態，在於視民意如無物，甚至將輿論的不同意見，視為反對派在興風作浪，以為單靠幾個政治化妝師，搞掂幾份建制報紙、幾個電台名嘴，吹風放風，寫寫官員口徑：責不在我，是反對派挑動民粹，就可以指黑為白，通行無阻。

這種不重政策質素、政治化妝先行的管治模式，雖未必是特區政府病灶的全部，但離找到真正的病根已經不遠。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明報》

炒人前，紅頂商人請想一想

金融海嘯，曾特首急忙成立了一個「經濟機遇委員會」，實行think positive，有危即有機，從危局中尋找機遇。明眼人都看出這只是九流政治化妝師的點子，只着重包裝宣傳，談不上甚麼實質作用。果不其然，機遇會開了一次，提出了全部都是「阿媽係女人」的分析，劣評如潮，被譏為吹水委員會，是意料中事。

機遇會十壯士，都是城中菁英，有投行主席、有本地銀行家、有經濟學者、有上市公司大老闆、有專業人士，也罕有地出現一位文化界紅人。機遇會成員的身份一度引起爭議，例如：投資銀行的貪得無厭，公認是今次金融海嘯的禍首，投行自身難保，如何教我們絕處逢生？又例如：本地銀行在雷曼迷債風暴中拖拉閃避，形象大受打擊，他們提出挽救經濟的點子，能有說服力嗎？

上述疑問，如果仍然認為見仁見智，是觀點與角度問題，那麼，機遇會十位成員中，幾乎有超過一半的所

屬公司，帶頭裁員，炒人不只一次，而是接二連三，機遇委員會變成裁員委員會，今後，委員會的成員出來發言，人們見到的，是額頭寫着「裁員」兩個字的老闆在說話，還有公信力？還有人聽嗎？

滙豐早前全球裁減超過一千人，香港佔了一成。今次炒人的情況更為慘烈，達四百五十人，理財業務部的前線員工，一隊一隊的被裁走，規模歷來最大。政商人脈充沛的利豐主席馮國經矢口否認裁減一千人，但員工卻向工會投訴，直斥馮主席撒謊，說採購部不少員工接到解僱的口頭通知，炒本地僱員，轉到內地請人。中原地產裁員二百人早已是舊聞，另一家本地銀行傳聞可能又有異動，令員工寢食難安。

經濟不景，生意淡薄，開源節流本屬無可厚非。但當政府官員聲嘶力竭、帶頭向社會呼籲、老闆們要想方設法、保住員工飯碗，不要輕言裁員的時候，這批因着政商關係、打通上下關節，奪得豐厚利潤，賺得肚滿腸肥的紅頂商人，卻完全罔顧社會責任，別的企業裁員潮還未殺到，他們卻領先炒完一批又一批，有些還面不紅心不跳，轉彎抹角地技術性否認。

機遇委員會老闆們的炒人示範，對香港社會起着一

個極壞作用：金融海嘯最大的機遇，就是第一時間犧牲僱員飯碗，以保住自己。在建制中商界裏出出入入，「着數」盡取，但卻視官員如逗笑的小丑，當他們的道德呼籲如耳邊風，令人感覺到這個政府精神分裂，講的是這一套，但他們身邊的紅人，做的卻是另外一套。

紅頂商人做了這樣的示範，其他企業老闆當然眉頭也不用皺一下，照跟可也。跟業主商量減租？開拓其他市場？新點子吸引僱客？其他辦法都不用想了，大企業帶頭炒人，小企業還有生存空間嗎？於是，就業市場就如骨牌般倒下，人人害怕失業，消費信心盡失，經濟的惡性循環不停在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停下來。如果你不是紅頂商人，如果你不是因為遊走政商門路而獲利，如果你不是機遇會的成員，或許，你炒人不會帶來太大的非議，但當你受到權力的青睞、你就有一份社會責任、炒人前、請停一停、想一想，幾百萬對眼睛注視着你！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剩下一幫不懂政治為何物的嘍囉

泰國反對派民眾佔領曼谷機場超過一星期，估計有十六萬外國旅客在泰國動彈不得。有的被困在機場大堂，吃喝睡覺清潔衛生，都在機場解決，活像難民一樣。較幸運的還有酒店可住，但預算已失，陷入彈盡糧絕，無以為繼的困境。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點常識的官員，對滯留在外國民的苦況，都會感同身受，稍有人性的，也應如對待親人般，馬上應急處理。中國一日派出七架包機，接回二千名中國公民。韓國、西班牙也有包機接載國人。一水之隔的澳門，也派包機飛赴泰國，將居民接走。

滯泰港人，情況跟大部份外國旅客沒有兩樣，有些現金早已用光，有些接到老闆最後通牒：再不上班就炒魷，有些長期病患帶不夠藥……個個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想方設法盡早脫離困境。但香港特區政府，卻好像一切如常，甚麼應急措施也沒做過。

國泰派出包機到芭堤雅接走香港旅客，持有國泰機票的優先接載，如有剩餘機位，才輪到其他旅客購票登機。商業機構以商業原則運作，無可指摘。但搭乘其他航空公司航機的港人，特別是並非跟團的自由行旅客，就像孤兒一樣，如遊魂野鬼，不知等到何日何月。

一個遲來的記者會，一幫漫不經心的部門副手，一個態度輕佻的政策局副秘書長，三番四次的跟提問的記者爭論，為何特區政府派不得包機：芭堤雅軍用機場太小，申請批文太難……總之是決定永遠正確，即使錯了也責不在我，愈聽愈叫人光火。但這位姓魏的副秘書長卻無法解釋，為何中央政府一天能夠派出七班包機？為何連澳門特區都可以，香港政府卻如此無能？

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不少國家，在泰國局勢轉壞一時，已對國人發出旅遊警告，連香港特區政府也勸喻港人「如非必要，應避免前赴曼谷」，說明泰國局勢在急劇變化。軍事政變傳言日盛，群眾衝突將會爆發，戒嚴也會瞬間實施，人們都盼望早日回來早日平安。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政府的責任，為甚麼香港這幫官員如此麻木不仁，要在微枝末節的技術問題上兜兜轉轉？

寫稿之際，消息傳來，一對港人夫婦晚上趕往布吉機場，途中發生車禍，丈夫不幸身故，太太身負重傷。特區官員若不是在包機問題上拖拖拉拉，使滯留港人遲遲未能回港，不是歸心似箭，這宗慘劇會發生嗎？

在輿論的壓力下，官員開始口軟：申請機場升降許可、航空公司配合、派送包機接人……旅客滯留的危機急轉直下，我們的曾特首先生久未露面，保安局李局長也是身影杳然，領導們都到哪裏去了？緊急關頭，剩下一幫不知緩急輕重，不懂政治為何物的嘍囉。怪不得曾先生民望，愈走愈低。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日《明報》

善忘和善良，縱容了這幫屢錯不改的庸官

港人善忘。鬧得滿城風雨的滯泰事件，隨着政局漸趨穩定，機場重新開放，不滿和怨憤，煙消雲散。

港人善良。唐英年司長千呼萬喚，終於現身解畫，但卻語無倫次，甚麼「集體決定」，甚麼「一套機制」，非但無法釋疑，反而愈描愈黑。金融海嘯，前路艱難，無法騰出額外精力再追究下去。

港人的善忘和善良，再三縱容了這幫屢錯不改的庸官。整個特區政府，瀰漫着一種「過骨」文化，時間一過，不再登上頭條，就萬事大吉，當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他們以為，靠幾個政治化妝師點石成金，寫幾篇放風專欄指黑為白，就可過關。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就像一張消費額度不大的信用卡，刷完又刷，終有爆煲的一天。

港人滯泰包機事件，其劇情之荒謬離奇，可以成為大學公共行政研究的典型案例。唐司長在記者會中很吃

力才勉強講得出的說詞：「集體決定」和「一套機制」，究竟有甚麼實質內容？說穿了，可能會嚇人一跳。

保安局李少光局長出埠公幹，林瑞麟局長並非署任，只能在立法會代答問題。另一位問責官員政治助理盧奕基官階只及D2，非但不能指揮比他高級很多的常秘和副秘，甚至連搭訕的資格都沒有。巧合的是，保安局也未有聘請副局長，於是，決策就落到不應負政治責任和做政治決定的公務員常秘身上。

南亞海嘯後，保安局制訂了一份《香港境外緊急應變行動計劃》，厚達三十多頁，對境外影響港人的緊急事故，如何幫助支援拯救，都有鉅細無遺的指引。細看內容，都集中在類似地震海嘯等災難緊急事故，對機場被佔、飛機停航、集體滯留卻未有提及。根據公務員嚴格按照指引辦事的優良傳統，把《應變行動計劃》翻完又翻，「滯留」當然並非緊急，不算災難，毋須包機，似乎是用屁股思考得出來的理所當然。

問題是，這樣的決定，政府團隊其他人究竟是否看出有問題，會為特區政府帶來重大災難？在外遙控的李少光怎樣判斷？唐英年是李少光的上司，自稱密切監察

事態發展，又發過甚麼指示？事發後一直不吭一聲的政治家曾蔭權又做過甚麼？「一套機制」，就是那份冷冰冰的《應變行動計劃》，「集體決定」，只是唐司長卸責的遁詞。整個問責機制完全停擺，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剩下的，只有幾位行政會議成員，那種事不關己的指摘和譏笑。

包機救人，官員反應遲鈍；太空人訪港，唐司長卻第一時間跳出來，彎背哈腰，堆着笑臉，竭力迎送，陪笑拍掌，樂此不疲。身為納稅人，以血汗供養這批庸官，真的情何以堪，如此質素和表現，又能對他們抱甚麼期望。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九日《明報》

重慶的士罷運與香港的士風潮

（零八年）十一月初，重慶市主城區八千個的士司機全面罷工，山城的交通幾乎全面癱瘓。的士司機透過無線傳呼，小量傳單的辦法，不留痕迹地通報消息；小心翼翼地避免用「罷工」，而稱為「罷運」。正式「罷運」當天，他們沒有上街慢駛，堵塞交通，也沒有響號示威，更沒有打標語橫幅，只靜悄悄地把車停在路邊，或索性窩在家裏不開車。公安千方百計要找出「罷運」幕後黑手，但奈何沒有任何證據。八千司機齊心參與，「罷運」取得空前成功。

的士「罷運」風潮不只重慶、海南、甘肅、廣東、河南、陝西、河北都相繼出現。司機們忍無可忍發動「罷運」，是因為的士公司車租驚人剝削嚴重，苛捐雜費名目繁多。司機說：每天辛苦工作十二小時，十一小時全給公司，只得一個小時留給自己。遇上公安刁難，那天就賠了。的士公司與當地官員千絲萬縷、互相勾結，司機「罷運」，目的是引起社會注意，要求政府作出改

善。

的士「罷運」，各地政府空前緊張，擔心觸發群眾性事件，但用的都是壓制的老辦法。但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卻一反傳統，主動提出要與的士司機直接對話，電視現場直播。市委書記紆尊降貴與基層卑微的司機對話，當然是一場事先安排得周延妥貼的大秀，事後也被揭發，對話的，有些根本不是的士司機，而是老闆代表。但這場秀並非全無效果，司機的訴求能公開表達，部份也實現了，矛盾雖然未能徹底解決，但起碼緩和了。總的來說，司機處境得到改善，政府形象也有所轉變。

用這麼長的篇幅談重慶的士「罷運」，因為香港也發生的士風潮，但官員的處理手法，與內地有天壤之別。重慶市委書記親自落場面對群眾紓緩矛盾，而香港的問責官員，卻在矛盾尚未激化前，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把正在升級的怨憤消解於萌芽狀態的黃金機會，致令的士司機的過激行為一發不可收拾。

房屋運輸局副局長邱誠武是資深傳媒人，經常發表有深度的政治分析和評論，觸覺敏銳，見解獨到。邱誠武也是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學老朋友，做事積極有擔當，絕對不會臨陣退縮推搪卸責。在機場罷駛事件

中，邱誠武被指不肯與的士司機對話，導致矛盾激化，成為第一個萬箭穿心的副局長。與其針對個人，不如將焦點對準這個不倫不類早已瀕臨崩潰的問責制度。

政治委任的標準是甚麼？毫無政治歷煉只是文章了得的新聞人，為何會被起用當副局長？不要說未曾遇過激烈群眾抗爭的場面，即使是草根人物也未必經常接觸抗爭事件，他們能擺平突然爆發的紛爭嗎？上任沒幾個月，的士行業生態的東南西北，商會司機團體的人脈關係利益矛盾還未搞清楚，就要勉強空槍上陣，勉力為之，他能勝任做齣好戲？共產黨幹部，即使是太子黨，也要經過基層鍛煉，一步一步的爬上來，對形勢基本掌握。香港的所謂問責制，全部都是空降部隊，站在背後當師爺出謀獻策還勉強可以，要他站到台前，不是分明要他出醜嗎？這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問責制，今天邱誠武出事，其他副局政助，甚至局長，都能倖免嗎？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日《蘋果日報》

一紙空文　滿口空話

打從一九九一年做立法局議員算起，唐英年擔任政治公職，已經十七、八年。即使做了七年立法會議員，不會對行政有太多了解，那麼，唐英年由二零零二年開始做工商及科技局長、財政司長，到今天的政務司長，也貴為下任特首的熱門人選，在不同崗位歷煉，理應熟習政府運作官僚文化。但近二十年過去了，唐先生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除了精於紅酒較為人熟悉外，其他的，無論是應對傳媒、處理危機、政治技巧、行政運作，好像還未進入狀態，表現得力不從心。

唐英年分管財金以外的所有政策範疇，在金融海嘯惡化的今天，他的競爭對手財政司長曾俊華窮於應付，唐司長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好整以暇，從容不迫，把自己的團隊管好，推出深得民心的政策，對北方阿爺，對本地民眾，拿出一份亮麗的成績單，為競逐下屆特首打好基礎。

即使出現突發危機，也是唐司長爭取高分的黃金機

會。但觀乎唐司長近期的表現，乏善足陳，進退失據，叫他陣營中人擔心，下任特首的激烈爭逐，取勝的機會似乎愈見渺茫。

早前，唐司長率領一眾局長，就包機失職，在立法會為問責制辯護，照着政務官寫給他的口徑紙，重複又重複說着同一番話：「集體決定、集體負責」，「公開道歉，體現問責」。議員們的任何嚴詞質詢，司長像一盒甩掉磁粉的錄音帶，不斷重播。但這番辯解，蒼白無力，非但無法平息市民的怒火，反而突顯了政府團隊，常識缺乏，判斷失準，貌合神離。

曾特首已有一段時間沒開早禱會了，唐司長是出席的最高層官員。保安局長李少光在外公幹，又無相應的保安官員出席，即使如此，泰國局勢理應是會議主題吧，他們討論了甚麼呢？聲稱一直關心不斷評估的唐英年，又提出過甚麼意見？

當鄰近國家和地區，包括內地和澳門的包機升降起落，載走僑民，唐司長得知香港仍然紋風不動時，有否覺得不妥而主動問個究竟？新聞烽煙，幾乎天天頭條報道滯泰港人的處境，即使與會局長們都麻木無知，或站在旁邊看笑話，唐司長作為眾官之首，有否主動介入，

了解狀況，提出對策？

結果，統統都沒有發生。保安局的公務員召開記者會否決包機，唐司長對他們閣下大禍仍懵然不知，直至公幹的李少光來電命下屬向唐司長請示，政府才像打翻一鍋熱粥似的，亂作一團。

包機事件上，唐英年失察被動，完全不像一個稱職盡責的領袖。念念有詞的「集體決定、集體負責」，只是推諉塞責的代名詞。沒錯，唐英年、李少光已不止一次公開道歉，但當道歉變成例行公事，道歉之後又一切如常，問責只是一紙空文，道歉，只能是滿口空話。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明報》

高官消費騷，誰的餿主意？

由特首曾蔭權高調到工展會掃貨，到財政司長曾俊華低調到商場買運動衣履，再到政務司長唐英年，由副局長立法會議員前呼後擁吃麵購物，如果不是政制局長林瑞麟又帶同一幫官員議員樂此不疲有樣學樣，被街坊斥為做騷兼阻住做生意，被精英報紙的社論勸喻適可而止，這齣精心策劃，由三司十二局輪流領銜主演的消費爛騷，不知還會演到何年何月？

政客，定義上，就是在政治舞台上傾力演出的一幫人，以表演為業，做騷是一種職業需要。由「選舉產生」的特首，政治任命的問責官員，當然是政客的一種，不時做騷曝光撈民望，尤其在一個缺乏民意基礎的政治體制，當然無可厚非。落基層、抱小孩、吃饅頭、入煤坑、與貧下中農底層民工同甘共苦，是中國領導人春節新年的例牌菜，但因為劇本較為合理，媒體又配合宣傳，年復一年，以人為本的好領導形象，日漸成功建

立起來。

但香港不是內地，對政客爛騷尤其反感，又因為劇本寫得太差，效果更是適得其反。人們首先要問，消費騷的基本邏輯是甚麼？高官用菠蘿包的比喻自說自話：買一個菠蘿包可創造多少財富效應，製造多少就業機會，高官以身作則，帶頭消費，做個示範，民眾跟隨，為疲弱的消費市道帶來刺激作用。

但港人民智已開，不會因領導號召消費，民眾就會緊跟。所謂消費示範帶頭作用，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邏輯。每個月的支出收入如何，有沒有閒錢出外吃飯購物，自己心裏的算盤最清楚，不需外人來說三道四。樓價下跌、股票崩盤、基金大蝕，眼見勁賺的大公司也裁員，即使有幸保得住份工，減薪看來無法避免，供樓水電煤子女教育，統統迫在眉睫，要儲夠糧草渡過難關，還有餘力足夠心情作無謂消費嗎？

薪高糧準穩坐權位的高官，豪花千元買毛巾禮品、萬元購海味臘腸，然後輕描淡寫的呼籲人家消費，對朝不保夕的打工仔來說是何等諷刺。這種不知人間疾苦的高官，跟問人家沒有麵包為何不吃蛋糕、沒有米飯為何

不吃肉糜，究竟有甚麼分別？

這齣高官消費騷，爛戲一場連着一場，肯定不是個別高官的興之所至，而是有計劃有鋪排的公關策略。自從政治化妝師入主政府以來，實事做不了多少，但餿主意卻層出不窮，怪不得特首和整個政府的民望沉疴不振，沒有起色。

建制派議員陪高官做騷，是政治任務，那就算了。最難看的是，民主派議員擔綱「行先死先，企就兩邊」的茄喱啡角色，像攝石人般站立在旁，拿着大包細包購物袋陪着笑臉。不講理念只求出鏡，真是情何以堪。

二〇〇九年一月六日《明報》

特區政府誠信破產

曾蔭權零八年十月中發表施政報告，金融海嘯已經發生了足足一個月，財金官員三番四次警告，切勿低估海嘯對香港的影響。當時，施政報告第一一八段仍然這樣寫着：「……現屆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處理好二零一二年兩個選舉辦法，使選舉進一步民主化。我們將於明年上半年就二零一二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諮詢公眾……」曾先生和他的班子，理應對金融海嘯如何影響香港有充足的評估，才會對七百萬香港市民許下這個施政承諾，但不到三個月，曾特首突然來一次急轉彎，把政改諮詢推遲到今年（零九年）年底。把施政承諾等同兒戲，把市民的期望玩弄股掌之上，特區政府的誠信，早已破產了。

推遲政改諮詢的理由，完全經不起推敲與質問。在答問大會上，曾先生說：「考慮到現在經濟困難的高峰期很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出現，大家的主要關注是經濟民生問題，未必能集中精神討論三年後的政制問題……現

階段並非公眾諮詢的理想時候。」但在同一天向傳媒高層吹風的時候，卻又說：「即使今年第四季金融海嘯未完，也不再推遲，會硬着頭皮諮詢。」推遲政改諮詢，最強的理據，是「集中精神」，為何到了第四季即使金融海嘯持續，又能將精神分散，一邊應付金融海嘯，一邊進行政改諮詢？前後不到幾小時，曾先生又親手推翻自己最強的理據，沒需要太高的聰明才智，都看得出「金融海嘯推遲政改諮詢」，連表面理由都不能成立，連三歲小孩都騙不了。

按特區政府的慣常做法，凡有重大的政策改變，通常會先放出風聲試測水溫，看看反應，經過醞釀，才會推行。但今次事前毫無預警，事後又詞窮理屈，可見決定相當倉卒，連設計出令人信服理據的足夠時間都沒有。

為何急成這樣呢？有分析說，是要避過今年的「七一」遊行，拋出方案怕會激發更多人上街；有人說要迴避敏感日子，包括國慶六十年、西藏事件五十年、「六四」二十年等等，因此要推到年底才諮詢。但這些日子都不是突然出現的，難道曾特首去年（零八年）發表施政報告時，完全沒有想到「七一」和重要的周年紀念

嗎？

進退失據的表現，可能與緊急任務有關。聽聽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深圳的一番話，就可看到端倪，他說，在金融海嘯下，「港澳地區的政治穩定受到威脅」，「在經濟放緩、居民信心脆弱的背景下，各類突發事件若得不到妥善處理，極易引發政治風波」。周小川發出的警告，當然代表中央精神，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緊跟中央，是對特首最基本的要求，理解與否都要執行，穩定壓倒一切，其他的，及早消滅於萌芽狀態。

中央交付的任務勉強完成了，但因為技巧太拙劣，理由太牽強，整個政府的誠信和形象都受到拖累。今後，特區政府的信誓旦旦，還會有人相信嗎？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明報》

不是外來因素　只因禍起蕭牆

行政會議新貴劉皇發（零九年）大年初二到車公廟求得下籤，整個社會馬上炸開了鍋，人人爭做先知神算，將籤文對己方有利的方向解讀。眾聲喧嘩，眾說紛紜，登時令沉悶而又千篇一律的春節新聞，充滿了娛樂性。

最討人歡喜的還是那位一身紅衣的解籤先生，他對着電視鏡頭，不徐不疾，順着主人的心意，起勁地說道：「因為外來因素，對香港影響很大，好在香港地傑人靈，預計下半年比上半年，各行各業都會好轉……」氣定神閒，充滿自信，這種官方口徑、說起來比任何一位政府高官或spin doctor更面不紅心不跳。

籤詩原來是這樣寫的：「君不須防人不肖，眼前鬼卒皆為妖；秦王徒把長城築，禍去禍來因自招。」四句解詞，也淺白到不得了：「內有家鬼，自身不安，家宅不吉，求財不遂。」哪句寫了「外來因素」？哪句提到「地傑人靈」？哪句說到「下半年好轉」？解籤先生，創意

無限，無中生有。

官員日日念念有詞，要香港發展創意工業，解籤這個行業，藝術性強，不妨考慮開設解籤學院，既可製造就業機會，又可將香港見人講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求到這支下籤，平日不擅辭令的劉皇發，也是急才了得。他說：「車公大元帥很靈，給我們很大的警告和啟示。要團結，有一個和諧社會，就可以渡過難關。應該招福，不要招禍，團結，福就會來。」

近些年來，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團結」、「和諧」已成為了最重要的政治關鍵詞了，但團結以甚麼為基礎？

和諧是否明見腐敗倒退以權謀私都要忍氣吞聲？內地網民早已看透這兩個政治關鍵詞，經常戲謔誰被團結了，誰給和諧掉，本地政客還死抱「和諧」「團結」不放，真是不知人間何世。

不必再玩誰是家中內鬼這種無聊遊戲了，曾特首的親疏有別，築成一道自我封閉的政治長城，自以為可以把噪音隔於牆外，怎料行政會議成員各懷鬼胎，各有盤算，有些看到施政失誤，為了明哲保身，站在一旁看

笑話；有些批判當朝施政，比反對派還要狠辣，連最起碼的政治綱紀政治倫理都不顧。政府不成政府，內閣不像內閣。「人不肖」、「皆為妖」、「因自招」，不是句句到肉、針針見血嗎？禍起於蕭牆之內，車公大元帥真的靈驗。

「新界王」劉皇發被委為行政會議成員，是親疏有別政治交易的最新案例，唐英年被迫「口窒窒」解畫，說成是跟新界基建有關，顯得詞窮理屈，徒然惹人訕笑。如此低下的決策品質，即使不用求籤，香港的命運將會如何，不是人人都心中有數嗎？

二〇〇九年二月三日《明報》

這個政府真太假！

財政司長曾俊華的第二份預算案，滿意度只有百分之三十，僅僅高過SARS期間的梁錦松，是回歸以來的包尾第二。

論者認為，去年（零八年）派糖太多，提高了市民的期望，今年（零九年）不少民粹商粹的政黨大聲疾呼，紛紛提出派現金派消費券等措施，但預算案派糖力度太小，反差太大，不孚眾望，引起不滿。這種分析，表面理由雖然成立，但深度廣度略嫌不足。曾財爺去年處男預算案有百分之六十八滿意度，一年後跌至百分之三十，大跌一半有多，派糖多少似乎解釋不了問題的全部。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預算案公佈的數據採取的措施，水份太多，給人的感覺是：這個政府，真的是太假了。

有論者早已指出，預算案口講的和實際做的表裏並非如一。例如所謂「採取反經濟周期的開支政策」，聲言

「不會隨經濟下滑及政府收入減少而緊縮開支」，但結果是：預算總開支實質減了百分之七點六。又例如為應付「三 三四」新學制，「繼續大量投資教育」，但結果是：教育開支實質大幅削減了百分之二十三點 一。經濟下滑，基層水深火熱，社會福利需求理應大增，但結果是，福利的實質開支下跌了百分之四。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過去 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但今後三年，都比百分之二十還要低，這算是哪種牌子的「反經濟周期的開支政策」？以上這些，早有人提出過質疑。

這些表裏不一、不太老實的做法，一般民眾甚至學者都不易察覺，但硬砌死堆的所謂六萬二千個職位，實在太假，給人一種太兒戲的感覺，卻是路人皆見。目前的失業率是百分之四點六，約十五萬人失業。如果這六萬多個職位都是真的，再加上早前曾蔭權的七萬多個，共十三萬多個就業職位，十五減十三，剩下二萬多，一夜之間，變成全民就業，失業問題就解決了。兩位曾先生差不多變成上帝：「要工，就有了工」。六萬多個職位，其中四萬多個是把各培訓機構的名額整合，四千多個是大學畢業生的實習名額，這些顯然都是水份。其他的所謂職位，都只是短期工作。政治化妝，是為了讓失

業數字不太難看。

以特區官員的質素，沒有多少人會幻想他們高瞻遠矚，指引香港往何處去，甚至不會期望他們帶領港人出埃及過紅海走出低谷。唯一的是指望他們老老實實，開誠佈公，把香港的真實處境坦誠相告，讓人們有所準備。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勝利演說，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這番說話：「我作為總統所做的每項決定或政策，會有許多人持有異議，我們也知道，政府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將總是會向你們坦陳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我會聽取你們的意見，尤其是存在不同意見的時候。」奧巴馬予美國人充滿希望和期待，是他的坦誠與熱情。這些質素，特區官員，統統欠奉。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明報》

暴力議會　議會暴力

財政預算案「掃枱事件」發生後，社民連三子可謂「四面楚歌」。建制派三十立法會議員聯署，譴責社民連干擾立法會會議，用字遣詞，深思熟慮，對應《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譴責動議，就可將三名出位議員罷免。

唐英年司長，不只一次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深切遺憾，曾主席也不只一次表示要嚴肅處理。收緊會議規則，擺上日程。

泛民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也加入聲討行列，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此事。討論甚麼，方向如何，卻支支吾吾，說不出所以然來。兩黨聲明雖語調溫和，但態度曖昧，惹來社民連強烈反應，指為「『同志』在背後開槍，與專權政治沆瀣一氣」，泛民分裂，迫在眉睫。

無論是建制派的聯署，還是泛民的聲明，都用了「粗暴干擾會議」的字眼，而建制輿論，更上綱上線，用「議會暴力」來形容泛民三子的行為。香港是一個極其保

守的社會，回歸十年，更見倒退，對任何破格行為，口誅筆伐，一哄而上，務求以口水淹死之，定要消滅於萌芽狀態。

但我們若從歷史的角度回望，三、四十年前還是殖民威權統治的年代，上街示威都視為大逆不道粗暴行為，稍有不聽指令，也算暴力犯罪，殖民地警察馬上以棍棒侍之，頭破血流，坐牢拘禁。但一路走來，社會進步，抗議示威在今天已是最基本的人權，就是因為當年有人不怕皮肉之苦，不怕失去自由，甚至不懼犧牲生命，一寸一寸往前推，一分一分換回來。

如果社民連三子「掟蕉」、「掃枱」等舉動是粗暴和暴力，人們不禁要問，孰令致之？更大的暴力源頭，是這個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不合理的議會規條，更悲哀的，是坐在殿堂裏的議員，那種視而不見的鴕鳥政策和懦夫行為，須知道，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也是一種暴力。

制度上，香港立法會是一個「暴力議會」。小圈子產生的功能議員，與直選議員同票等值，已是暴力。無論議員的議案如何合理，法例修訂如何公義，也被分組點票制度粗暴否決，這算不算暴力？金融海嘯，市民水深

火熱，官員連把六千元強積金放入自願供款戶口以濟燃眉之急，即使不多費庫房一分一毫，也嚴詞拒絕，這還不是暴力？當然，最大的暴力，是只憑八百人，就能把一個完全缺乏認受性的官員，捧上權力的頂峯。

「暴力議會」，泛民應該最感同身受了。當年竊聽條例違憲要緊急修改，兩位泛民議員千辛萬苦，不眠不休，逐條審訂，提出不少合情合理的建議和修訂。但到議員表決，建制議員一聲令下，粗暴狂呼：「一條修訂也不能讓他們通過！」結果半條不剩，全遭封殺，這種霸道與暴力，回想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

沒錯，在這個「暴力議會」的強力操作下，每次會議都行禮如儀地「順利」進行，但回歸十多年，爭取全面普選二十多年，香港民主仍是蝸牛慢步，毫無寸進。每天都被「暴力議會」封殺的議員，今天卻掉轉槍頭，指向努力突破封鎖的「同志」，歷史的諷刺，莫此為甚！

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蘋果日報》

法治並非永遠　自由不是必然

港人被拒進入澳門，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情。遠的不說，自零八年十一月算起，已有不少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被攔截於澳門關口，他們有些是赴澳探親訪友，有些打正旗號到澳門關注二十三條立法。在香港特區官員心目中，民主派可能只是二等公民，對於他們在澳門受到不公平待遇，長時間一聲不吭，開口說話了，就只有「尊重澳門法律」等軟弱無力的一堆廢話。

直至今年（零九年）一月底，情況愈演愈烈，連《南華早報》記者入澳採訪也被拒，輿論壓力愈來愈大了，香港官員才表示關注。分管保安的唐英年政務司長，一派氣定神閒言笑晏晏，說「這是兩兄弟的事情」。如此低水平的回應，如果他不是根本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就是麻木不仁，認為事態一點都不嚴重。到三月初，溫文爾雅的港大法學院的陳文敏教授到澳門作學術交流，也被拒諸門外，強力炸彈引爆了，特區官員才如夢初醒。本地媒體口誅筆伐，立會議會窮追猛打，才逼得曾特首

在北京親口向何特首表示關切，換來何特首「不做不利港澳正常和有益交往的事情」作回應。何特首是否牙齒當金使，能否講得出做得到，在稍後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集體闖關，便見分曉。

澳門政府突然收緊對部份港人的入境政策，究竟內情為何，有的說跟二十三條立了法有關，有的說是因為澳門特首選舉暗戰，言人人殊。但從來沒有人相信，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會如《澳門內部保安綱要法》所言，威脅澳門安全或從事國際恐怖活動。

澳門是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鎮，居民與世無爭，由澳葡開始，長期形成了一個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政治反對力量在高度壓制下沒有發展的空間，社會制衡力量也沒有足夠養份足以壯大，媒體眾口一詞都是當權者的傳聲筒。根本不必猜度澳門發生甚麼事了，缺乏制衡的權力肯定會變得瘋狂，這只是普通常識。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一個掌握權力的人稍為想歪了，或根本發瘋了，整個政府機器就像沒有制動系統的列車，橫衝直撞、肆意破壞，還自以為永遠正確。

中共頭三十年的統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就是擺在眼前活生生的慘痛例子。二十三條立了法的澳

門、一夜之間，可以把自己龜縮成一個連學術交流都拒諸門外的孤島，澳門富豪巨賈達官貴人都力挺這種荒謬的自殘行為，除了一兩位民主派議員發出異議聲音外，全社會都幾乎鴉雀無聲。澳門今天的情況，對香港是一面鏡子，帶來值得深思的啟示。可幸的是，香港還有一定力量的反對派，還有相對獨立的媒體，擔當政府機器煞車系統的角色。但萎縮和收編時時刻刻都在進行着，法治並非永遠，自由不是必然，我們的核心價值能否完好無缺，需要每個守護香港的人珍而重之，保持着永恆的警覺。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明報》

晚清慈禧太后的政治傳播模式

人大政協曲終人散，但留下給香港的疑惑，仍然沉重地壓在港人的心頭。所謂疑惑，當然是人稱習儲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有沒有向港區人大說過挺曾的話，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有沒有就港區政協在香港參政議政，與特區政府達成甚麼十點協議。

但更大的疑惑卻是，都二十一世紀了，為何一個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每次人大政協開會，每次特首上京面聖，香港的政治傳播方式，都會在一夜之間，倒退到慈禧太后老佛爺的年代？

慈禧剛剛起牀，一幫太監圍着太后團團轉，有梳頭的，有更衣的，有遞痰盂的。太監們鑑貌辨色，解讀老佛爺今天的心情，有沒有嘆氣？有沒有皺眉？眉梢眼角，瑣事細語，揣摩今天誰人失寵，推斷他朝誰會得勢。把太后服侍妥妥貼貼後，一眾太監圍着爭論自己的觀察理解如何正確：「老佛爺那天談到誰誰誰，表面好像讚他，但卻帶着不屑，你沒看見她的眉皺着說得咬

牙切齒嗎？那人肯定出事，說不定甚麼時候會抄家滅族！」

今天的兩會，看起來起碼有七八分像晚清慈禧年代。主管香港事務的習近平，與港區人大會面，照例閉門進行。一眾人大細心聆聽，勤抄筆記，惟恐漏掉一句一字。然後，那位在港英時代紅極一時、現在成了資深人大的代表，應記者要求，拿着筆記本，一五一十的向記者重複着習儲的重要講話：「習副主席呼籲我們，繼續支持曾蔭權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香港各界應對金融海嘯，為香港發展出謀獻計……。」

好了，爭論來了，為甚麼我聽的跟你聽的都不一樣？習副有提到曾蔭權嗎？根本沒有！只說了「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習副好像不是說「出謀獻計」，而是「謀劃長遠」，她顯然是聽錯了。有沒有點名挺曾？是「獻計」還是「謀劃」？曾特首是得寵還是失勢？人人都有不同的解讀，人人都說得頭頭是道自圓其說。

那邊廂的港區政協同樣出了亂子。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就港區政協參與香港事務達成十點協議，在座的委員都力證由黎桂康親口說出，真有其事，特區政府雖然再三否認，但卻含糊其詞。由開設辦事處到向特區政府推

薦公職人員，由向特區政府提意見到禮儀上給予照顧，若然真的沒有甚麼協議或共識，會說得這麼具體而實在嗎？林瑞麟局長否認得支支吾吾，最好是找黎桂康副主任公開對質，將真相大白於天下。

就是這種「閉門會面，公開傳話」的封建皇朝模式，十多廿年來，形成一類遊走京港兩地的特殊人種：「我剛剛從上面回來……」全場馬上肅靜。「……見過阿爺……」人們都對他再加三分尊敬。「……上面說，下屆特首是……」信不信由你。有讀過沙葉新的著名劇作《假如我是真的》，就知道這種晚清傳播方式，成就了多少騙子。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蘋果日報》

這隻死貓　啃得心不甘情不願

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究竟有沒有向港區政協委員宣佈與特區政府達成十點協議？有人說，已經變成一宗羅生門無頭公案。說這話的這些人，確實對在場的每一位港區政協委員都不公平，除非他們白日見鬼，幻聽幻覺，否則令他們興奮莫名的黎桂康講話，沒理由在幾天之內突然無影無形。

如果說不公平，對《文匯報》這份香港權威黨報就更加不公平了。《文匯報》在零九年三月十一日A10「聚焦兩會」的專版內，大字標題：「特區政府中聯辦達成十協議　港府可直接薦港區委員」，內文有白紙黑字詳細的「協議」內容，包括港區委員可就香港內部發生的問題發表意見、制訂發揮港區委員的工作機制、為港區政協委員設立活動基地、特區政府可向中央推薦港區政協委員名單等等。

中聯辦是《文匯報》的領導，報道這類消息，一定會嚴謹考證、層層審查才能刊出。文章亦訪問了政協委

員曾鈺成、陳鑑林、常委陳永祺，他們的回應，間接證明了這十點「協議」的存在。

一些報紙，唯恐落後，把更敏感的「協議」內容，例如：「港區政協可向特區政府推薦人才擔任公職」等等，更詳盡地報道出來。證明黎桂康口中的「協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港區政協企圖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被泛民窮追猛打，獨立輿論亦齊聲批判，令特區主事官員陷入極度尷尬的境地，只能一再無力地否認。事情鬧大了，為了保住黨的聲譽，要犧牲的，只能是對黨忠心耿耿，指到哪裏打到哪裏的《文匯報》了。

怪異的是，黎桂康接受一家建制報紙的專訪，完全否認「協議」的存在，然後，這個專訪再由《文匯報》轉載，而不是由《文匯報》直接「更正」。《文匯報》被迫硬啃了這隻死貓，卻啃得心不甘情不願，死貓只吞下了一大半，把貓尾貓毛留在嘴角，面露辛苦無奈的表情，故意讓人看見。死貓要啃定了，但啃得並不服氣。

在電台節目中，我們曾向不少港區政協委員求證，接觸到的都支吾以對。最不識時務的要算是那位早已成為特區政府眼中釘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了，他接受訪

問，斬釘截鐵的肯定「協議」的存在，他認為「共識」的說法比較準確。他又認為，黎桂康後來又否認了自己親口說過的，感到很「奇怪」。

技術性否認「協議」的存在，明顯只在「捉字蝨」。無論「協議」還是「共識」，黎桂康的說法，完全符合了政協主席賈慶林關於「完善發揮港澳委員作用的工作機制」的精神，緊跟領導，政治上當然沒有犯錯。意想不到的是，民間會有如此強烈迴響，「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兩個權力核心」、「赤裸裸的嗜權要權」的陰影和腳步，愈來愈成為事實。

於是，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出動了，政協委員要消音噤聲，新聞報道的記憶也要如粉筆字一樣強行抹走。《一九八四》發生在廿一世紀的國際都會，而且幹得如此赤裸裸毫無顧忌，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明報》

集體失憶靈異事件

立法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研訊梁展文事件，第一波傳召公務員事務局官員作供，雖然公眾對此醜聞已有點厭倦，事件細節也成明日黃花，但頭幾天研訊，官員的表現，有點荒誕劇的味道，公眾的興趣，相信會從官員們的回應，重新燃起。

官員宣誓作供，政府嚴陣以待，法律顧問思量再三，容不得半點差錯。化妝師制訂了以為萬無一失的統一口徑（Line to Take），任何官員都依足劇本，做到滴水不漏。不少刑事案件，「玩失憶」是常用招數，令證人失憶，案件就無法再審。政府官員，竟然仿效蠱惑律師的「污糟」陰招，想出一條以為是絕世好橋的統一口徑——「集體玩失憶」。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黃灝玄，是當紅AO，精明幹練，官運亨通。他花了不到二十六小時，就在梁展文應聘新世界高職的文件上，簽名批准，絕無拖拉，但在他的腦袋裏，竟然一丁點也沒有聯想起，梁展文與紅

灣半島的關係。

二零零四年，政府賤賣紅灣，社會鬧翻了天，頭條新聞，蓋地鋪天。當時的一個焦點，是地產商賤價買了政府居屋，竟二話不說，決定將整幢新簇簇的高樓大廈，全部推倒，興建豪宅。登時輿論嘩然，激烈批判，中學小學，都以此作為通識教材，更有小學生到場抗議，表達對賤賣資產、破壞環境的不滿。城中熱話延續了超過一個月，至地產商改變拆卸決定，才稍稍緩和，但賤賣紅灣的爭議仍然沒有馬上停下來。

當年平面媒體對紅灣事件的報道評論超過二千六百篇，更有百多篇提到梁展文。除非黃灝玄生活在火星，對地球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又或黃常秘完全不讀書不看報，否則不會對當年震撼香港的大事沒有印象，審批申請也沒聯繫到梁展文與紅灣新世界的關係。研訊過程，黃灝玄兜兜轉轉，迴避問題核心：「事後覺得應該係諗得到」「考慮得唔周全、唔夠透徹」。再三追問，黃常秘竟然這樣回應：「議員如果要問我點解，我冇辦法喺度界到一個解釋。」

有違常理，不可思議的事情，當然無法合理解釋，不問蒼生問鬼神，只能解釋為超自然力量。這宗紅灣半

島集體失憶事件，是否又一宗「冇辦法喺度畀到一個解釋」的靈異事件呢？

完全有可能。因為審批申請的過程中，已有工務科的公務員提醒，梁展文替這個地產商打工，會引起「公眾觀感」的問題，甚麼是「公眾觀感」？說得白一點，就是「很難看」。前腳剛剛賤賣紅灣，後腳拿人高薪厚祿，當然猴急得太難看了。但對同事的提醒，卻換來「是否對申請持異議」的質疑，誰人再敢聲張？對傳媒的報道、對輿論的批判、對同事的警告、對社會的憤懣，完全置若罔聞，視而不見，甚麼原因呢？除了「鬼掩眼」，還有甚麼其他可解釋的嗎？為何會「鬼掩眼」？因為今天手鬆一點，審批容易過關一點，立下了先例，他朝君體也相同，退休後照辦煮碗，盡享榮華富貴。內心有鬼掩着眼睛，當然甚麼也看不到！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蘋果日報》

不哼一聲，還是哼一聲都不敢？

早陣子，夏正民法官就教統局的司法覆核頒下判辭，全港媒體眾口一詞，說法官為高官侵害學術自由案作出平反。

夏官邏輯嚴謹的判辭雖然不易明白，但記者編輯集體誤讀，在香港報業史上，也實屬相當罕見。

隔了一天，當事人葉建源發表聲明，指出判辭並沒有為任何人平反，只在技術上肯定了高官與學者的直接討論，不涉威嚇，仍屬言論自由的範圍，而任何威嚇，絕不能容許。

對當事人如此重要的澄清，跟進報道的只有那寥寥幾份報章，其他的，包括影響力極大的電視媒體，沒有報道，也沒有更正，就當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明報》將葉建源的聲明全文刊載，及後，還有大學關注組、蔡寶瓊教授和余若薇議員的文章，都能讓讀者透徹地了解夏官判辭的理據。香港傳媒人云亦云，香港

社會日益反智，我們只能做的，是不為傲慢的權力做啦啦隊唱讚歌，努力把社會沉淪倒退的速度拖慢。

傳媒集體誤讀夏官判辭又不更正，前高官也藉機為自己叫屈，除了重重複複說司法覆核還了她一個公道，還接受一家電台訪問，講出了一番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談怪論。根據《明報》的報道，前高官在電台是這樣說的：

「如果當時我真是干預學術自由，為甚麼從來沒有人說給我聽，或指出『你這樣說不正確』。」「聽的人覺得我干預學術自由，如果有這樣強烈的意見，他又聲稱我講過很多次，為甚麼從來不向我哼一聲或講一聲，當時心中是意難平，我覺得自己是問心無愧。」

這種似曾相識的邏輯，久不久都會聽到：「我咁做，你又冇抗拒，又唔大聲嗌，即係自願囉！」沒有人說：「你這樣不正確」，沒有人「哼一聲講一聲」。說這話的人，顯然沒有汲取任何教訓，為何會倉皇丟官，更沒有反躬自省，究竟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裏？高官擁有令人震懾的權力，可以決定別人的「生死」，可以影響機構的前途。指摘別人在權力面前不哼一聲，為何不問問甚麼

使人家噤若寒蟬？

擁有權力應該謙卑，慎用手上的權力，是當權者的第一戒律。但偏偏相反，高官有些飛揚跋扈，以為永遠正確，有些頤指氣使，根本不容申辯，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於是，不屑回應沉默抗議者有之，唯唯諾諾擦鞋頌讚者有之。這些高官，永遠都聽不到人們的真心說話。

前高官意難平，有相當代表性，也引起官場廣泛共鳴。高官如此心理狀態，試問，香港能有甚麼前途可言？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明報》

曾局長，港台民眾都失憶了嗎？

紅色局長曾德成出現台灣，用的不是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官銜，而是香港佛教代表團名譽會長的身份。這位疑似共產黨員、甚麼時候信起佛來？有甚麼資格代表香港佛教徒與台灣佛教界進行佛學交流？香港台灣正常交流，局長不敢用官方身份，卻要借佛教界過橋。佛門清靜，受到政治強行玷污，本地佛教團體卻甘之如飴不吭一聲。內地宗教受制於政治，宗教團體與國家機器互相連結，稀鬆平常。想不到的是，回歸十年，香港宗教已墮落到如斯田地！

局長向台灣傳媒說：台灣與香港淵源深厚；就算有一海之隔，兩地居民交往亦非常頻密，關係一直友好、融洽及緊密。他深信這次訪台後，兩地關係可以進一步發展，並預計未來特區與台灣關係會踏上新的發展台階。

曾德成說香港台灣「關係一直友好」，與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所言「港台之間的交往好像也沒有冷過」，與睜

着眼睛說廢話同類。套用范麗青在記者會說的一句話：「不知道你的資訊從哪裏來的？」曾局長、范發言人，請不要以為真理部已發揮了強大的效能，港台兩地的人民都失憶了，有些荒謬不堪的事情，歷史會永遠記載下來。

我從辦公室的抽屜裏找出一份邀請卡，是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五周年「思索香港」系列講座，題目是《從台北看華文城市的興起》，演講人是時為台北市市長馬英九，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馬英九來港的消息傳出後，反應非常熱烈，回函留座爆滿。

可惜，這個講座最後搞不成了。流產的原因，是香港出生的馬英九，到臨近演講日期了，仍遲遲得不到簽證，特區官員還厚臉賴皮的公開說從沒拒絕馬英九來港，搞得馬英九和他的幕僚七竅生煙，並對香港特區官員說了一些重話。

著名作家龍應台是「思索香港」系列的主腦人，她非常憤怒，並以當事人身份，把事件的來龍去脈，寫了一文章，收入《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書中。馬英九當時為何被拒，至今仍是謎團未解。

在此之前，馬英九已來過香港幾次。二零零一年，

他以市長身份來港出席雙城論壇，轟動一時。當時台灣已變了天，陳水扁當了台灣總統。可見市長官方身份，政權是否變色，根本無阻港台兩地正常交往。二零零五年，馬英九仍是市長，陳水扁仍是總統，但卻把統派的馬英九粗暴地被拒諸香港門外，特區政府擺出一幅無賴本色，事前事後都沒有解話。經此一役，香港台灣關係受挫之深，到今天仍未完全恢復。

把這宗舊事再拿出來議論，不是想翻舊賬，只是想說明官員決策品質之粗疏紕漏，誤了國家大事卻又死不認錯，是常態而不是例外。如果「港台淵源深厚，關係密切融洽」，兩地交往，就不應受制於台灣政權的更迭，也不能局限於兩岸關係的鬆緊。「一國兩制」，香港理所當然特事特辦，在統一問題上扮演獨特的角色，不然，與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有何分別？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日《蘋果日報》

《非議會語言名冊》必成笑話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倡議，制訂《非議會語言名冊》，日後如有議員越軌，毋須爭拗，一翻名冊，就作決定。曾主席又補充，即使不在名冊，也可以裁定為「非議會語言」，觸犯者將受被逐處分。

我熱切期待這份名冊誕生，肯定掀起一番熱鬧。研究粗口的語言專家學者激烈爭論，逐句逐字考據其來源意義，歷史沿革，變音變義，是粗言穢語還是市井用詞，整個辯論也充滿教育性和娛樂性，為沉悶的香港政治帶來一點新刺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我擔心的是，這份名冊何時能夠完成？要各方接受，市民共識，恐怕到了二零一七特首普選，也未必能夠面世。

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手上有一本天書，名曰《廣播不良用語》，年前經典港產片《秋天的童話》被廣管局勸喻禁播，引起軒然大波，也是根據天書作出的裁決。曾鈺成主席要制訂《非議會語言名冊》，大可依據天書做個參考。

天書把「不良用語」分做三級。A級：用語雖然已經融入日常生活，但仍不能在兒童節目播放。B級：詞彙亦已成日常用語，但因仍惹人反感，不可在兒童、闔家歡、青少年時段播出。C級：強烈惹人反感，除非有充份理由，否則任何時段都不能播出。

有《廣播不良用語》做參考，曾主席的《非議會語言名冊》不是很快就可以完成嗎？問題就在這裏。這本天書沿用多年，多番修改，但仍爭論不休。以「冚家」三兄弟為例，三兄弟三個名字，分別是「伶」、「鏟」和「富貴」，為了讓老外看得明白，特別作了翻譯，三兄弟的英文意思都是一樣：to hell with your whole family，詛咒別人全家死去，但待遇就有很大的不同，「伶」和「富貴」列為A級，電視電台廣播，只要不是兒童節目，就可見到天日。至於「鏟」呢，對不起，C級，任何時間都不能播。《秋天的童話》被廣管局勸喻的一個原因，就與「冚家」這位二哥有關。如此準則，是否人人同意心服口服呢？當然不可能。

這個例子充份說明，廣東方言俗字，市井日常用語，變種甚多，諧音走音、每天都有新的詞彙出現，日後制訂了《非議會語言名冊》，如何取捨更變，怎樣與時

並進呢？「冚家」那三兄弟，是三准其二？還是三個都被禁？內地的「草泥馬」和「法克魷」呢？特首先生否認說過「狗噏」，但他發明的「夠噏」和「鬥噏」今後可用嗎？「豬噏」、「雞噏」、「貓噏」這些變種，又可以接受嗎？被禁的「仆街」，變為英文的「poor guy」，或普通話的「不該」，好像過了關，但「PK」、「趴街」、用最斯文的「我詛咒你倒斃街頭」，又會被趕出議事堂嗎？

所謂「非議會語言」其實不是甚麼新東西。有些西方民主國家約定俗成，人人遵守，有些明文規定，寫下約章。但請記住，人家都是一人一票有民主傳統的政治制度，但我們的議會，代表性殘缺不存，我們的特首，認受性江河日下，要仿效人家制訂議會用語天書，沒有民主制度作為基礎，肯定草泥馬不休，也會笑話不斷。

二〇〇九年四月八日《蘋果日報》

這位副局真太爛！

都甚麼年代了，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還有甚麼比發生這種事情更匪夷所思呢？

三四十年前，仍是特權橫行的時代，一張權貴的名片，令人望而生畏，嚇得屁滾尿流，繼而後門大開，手續暢通無阻。但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居然還有官員拿出名片到處招搖，要求享用特權，高層官員竟然又會為其掩飾說項，把部門和自己的聲譽全都押了上去。時光倒退了幾十年，我們彷彿一下子又回到貪污腐敗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副局長又發表聲明，又公開致歉，承認做得「粗疏」，對同事造成「不便」，但始終沒有面對問題的核心。副局長又解釋：「去年（零八年）八月才加入政府，薪酬與過往不同，還未收到新一年的稅單，菲傭把名片帶到入境處確認身份，證明經濟狀況符合資格。」邏輯太爛，完全經不起推敲，是向小孩子說明甚麼是「欲蓋

彌彰」的最佳例子。

庫務局糧單是最有力入息證明十多萬公務員、政府合約僱員，和服務提供者都可以做證，每次收取政府的工資服務費，無論是甚麼性質，都會準時收到庫務局郵寄的通知信。這張被稱為糧單的文件，都印着包括姓名、地址、時間和銀碼等等詳盡資料。由去年八月算到今年（零九年）三月，副局長起碼收過七、八張這樣的糧單，每個月收取二十多萬的薪酬清清楚楚的印在上面，這都是最有力的入息證明，把這些糧單交予入境處證明自己的收入，又何須動用他那張尊貴的名片？

副局決定捨糧單而用名片的時候，心裏在想些甚麼呢？要測試單單用名片是否已經「夠照」？要測試入境處會否「畀面」名片背後代表的權力和地位？要測試有人「踢爆」事情後，部門高層會否捨身辯護？如果真的是這樣，副局要測試的東西，果然全部都得到證實了。

捨糧單而用名片，一言以蔽之，是要體現權力背後的虛榮，是要證明一張名片果然也能發揮到它應有的威力。要用如此不堪的方法來證明自己，「爛」這個字也無法形容得透徹，這種行為心態，在極度落後的人治制度

才會出現，在稍為講究程序、公平和透明的社會，掌握權力的人，只要稍有一點理智，恐怕連想都不敢想。

但最最不堪的還是替副局掩飾辯護的那位入境處高層官員了，「要用腦，不是鐵板一塊」，「兩三成都有用酌情權」，「即使連名片不用都可以」。這些說辭，連三歲小孩也騙不過，這位署長竟敢臉不紅心不跳的公開說出來，證明制度的腐敗、已經深入香港的骨髓。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明報》

揪出whistle-blower殺雞給猴子看

副局長名片醜聞，再三道歉，承認粗疏，本來、應該告一段落。按常理，香港節奏之快速、傳媒之淺薄，港人之善忘、不足三天、再不會有人提起。這位副局，仍然前途無限，高官我自為之。

無奈，副局欲靜而風波不息，期盼「不再提起」的良好主觀願望，全然落空。不是傳媒窮追猛打，不是政客咬着不放，而是入境處不去檢討反省陋規，而要對泄密者秋後算帳，使這宗醜聞，無法停止在傳媒燃燒，也成為復活節假期後立法會開議的大好題材。

入境處今次沒有遮遮掩掩，大大方方承認要揪出泄密黑手。新聞官回應得理直氣壯：

「作為政府部門，入境處人員需遵守相關規定，包括不得泄露部門所備存的個人資料，以保障眾多出入境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市民大眾對本處在這方面的工作亦有很高的要求和期望。

「若處方發現有違反或懷疑違反相關規定的情況，會作出跟進，至於相關的跟進工作，則需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

從技術層面看，入境處職員只是向傳媒披露了副局用名片代替入息證明這個環節，既沒有副局的地址電話，也沒有外傭的個人資料，這算得是甚麼私隱？最大的隱秘，是入境處高層竟然接受這種低俗的特權，還想方設法為其說項。明眼人都知道，追究所謂泄密者，是殺雞給猴子看，以後誰還敢把部門的醜聞陋規給捅出去，誰就有這樣的下場！

入境處高層為了掩飾錯誤，先把特權說成是酌情權，諂媚權貴大開後門的陋規，說成是靈活變通的表現，這種回應，已成為管治災難和笑話。

如此做法，行之已久，習非成是，入境處沒有檢討自己的錯誤，沒有堵塞行政上的漏洞，沒有懲處縱容特權的高層，卻高調宣佈要揪出向傳媒泄密的入境處人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莫此為甚。

最匪夷所思的，要算是入境事務主任協會的取態。作為職員工會，他們非但沒有譴責管方的秋後算帳和白

色恐怖，反而同意調查所謂泄密者，說這樣可以還入境處職員一個清白。我無法理解這種邏輯是如何訓練出來的，按常理，入境處應該不是一個斬雞頭燒黃紙拜關二哥的講義氣集團吧，但揪出「二五仔」家法處置的運作模式，卻又何其相似。

入境處的這位whistle-blower，香港市民都應對他致以由衷的敬意，因為他讓我們知道香港還未根治特權橫行後門大開的惡習。特首先生也應該打從心底裏感激，因為他讓特首明白，已到了下定決心嚴厲整頓的時候。保安局長先生，我在這裏呼籲，制止你的下屬，不要一錯再錯。好好保護這位檢舉人揭發者，他是香港廉潔的寶貴資產。這類人已經瀕臨絕種，非常稀有。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明報》

六四，當然是大是大非

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被全民投票罷免，是學生會成立近百年來第一個被罷免的會長。

觸發罷免風波，緣於陳一諤在港大「六四」論壇中說的一番話：「中央政府可能喺呢個鎮壓上面，手法上面係有問題嘅。」又附和內地學生，把學運領袖柴玲描繪成「走佬學生領袖」，觸發公憤，傳媒口誅筆伐，激起罷免風波。

有不少人為陳一諤抱不平，指他有言論自由，年輕人也有說錯話做錯事的權利，他只是用另類角度思考「六四」。有經歷過「六四」年紀也不小的專欄作家引述贊同他的學生說：「不明白為何『六四』一來就是大是大非，連是否應支持平反『六四』都不能討論。一提出就被萬箭穿心，被唾罵至死……畢竟那是發生於二十年前的事件，我們能要求他們甚麼？」另一位專欄作者也表示同情：「新聞變成欺凌事件，已跟言論自由人權民主

沒關係了。」一位資深傳媒人更義正詞嚴，指摘傳媒干預學運，意圖操縱。

老實說，陳一諤的言論真的不算甚麼，這些年來，更冷血的、大有人在：「戒嚴令都下了，還跑到街上不是找死嗎？被打死不是活該嗎？」「如果不是學生把政府逼急了，會開殺戒嗎？」「甚麼民主運動，根本就是西方策劃的，不平亂，中國已變了殖民地！」「不採取果斷措施，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能大國崛起嗎？」陳一諤們還不至於有這種說法，至少令我們稍為告慰一些。

聽得最多的，是一些年輕學生領袖的思考模式：「對『六四』，我們持開放態度，沒有既定立場。」「要批判思考，究竟是屠城，還是鎮壓，還未有定論。」「政府有錯，學生沒有錯嗎？」「對歷史這麼快就下結論，不是有失客觀持平理性嗎？」年輕人懷疑一切，是青春荷爾蒙分泌的結果，無可厚非，但懷疑過後，要尋找事實、嚴謹推敲、得出結論。模稜兩可是他們的習慣，拒絕表態是他們的特色，這樣，只能永遠的繼續犬儒下去懷疑下去，連成年資深的知識分子都為這種態度說項辯解，焦點只會變得愈來愈模糊。學校不教，老師不講，沒有

課程，不用考試，再過二五年，「『六四』究竟有沒有發生過？」「鏡頭是不是電腦科技？」，可能會成了人人都確信的真理。

這種懷疑論我們是不會陌生的。有反猶太組織和國家懷疑二戰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是不是真的？不少日本人也認為只有「進出」南京而大屠殺子虛烏有。歷史上，加害者都會想方設法為犯下的滔天罪行開脫逃責，「六四」當然是大是大非，只要我們鍥而不捨，正義的聲音堅持真理，一刻都不能放鬆，才能把歷史的真相呈現出來。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明報》

首長啊，你們猴急甚麼

一位香港公務員，勤勤懇懇在他的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爬升到今天首長級的位置，少說，也有十多萬月薪，再加上福利醫療假期交通房津子女外國升學等等特權，加起來，一個月起碼多幾萬元。

高薪養廉，任內高薪酬高福利，若有非份之想要考慮極高的機會成本來，退休後，一筆過幾百萬的退休金和一個月幾萬元的長俸，確保他們可以安享晚年，也是使公務員廉潔奉公的最佳保證，因為萬一有任何行差踏錯，晚節不保，一切馬上化為烏有。任內高薪，退休長俸，雙重保證，讓他們踏踏實實做一個安安份份的人民父母官。

殖民地時代，高層官員由英國人出任，他們退休後回國安度晚年，留港的也大多循規蹈矩，低調行事，鮮有露出那貪得無厭的銅臭嘴臉。港英政府設計出來的這個制度，起碼在表面上一直行之有效，回歸十年，卻被聰明絕頂的華人首長們見縫插針，弄得千瘡百孔。到今

天，這個制度已變得腐敗不堪，臭不可聞。

多謝立法會聆訊梁展文事件，讓香港市民大開了眼界。這邊廂，地產富豪公子在立法會作供，一臉不屑，直斥因為立法會選舉，把事情搞得政治化，累及他們失去這位「忠誠可靠經驗豐富」的人才。那邊廂，負責審批的政府高官不止繼續集體失憶，更是集體失常，連退休高官的聘用合約，也隻字未見，今天負責內地業務，明天調任集團香港公司掛帥，如此關鍵的條款，有關高官竟然聞所未聞。人們不禁要問，高官們如此把關，與中門大開，任由賊匪自出自入，抬走香港市民的血汗稅款，究竟有何分別？

為了安撫民怨，特區政府成立委員會，檢討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機制，諮詢期完結，收到不少退休高官和現任首長集體呼冤，把他們的陳情表一一細看，包保令你嘆為觀止。

其中一位警務處首長，用了處長辦公室的信紙，以署理處長的名義，語氣堅定，措詞強硬，用英文寫了十大張紙，去信檢討委員會。有關「公眾利益」，這位首長如此理解：公眾利益不應凌駕公務員離職就業的個人重要權利，是得到《基本法》確認和支持的。首長又說：

這樣做，只會削弱公眾對政府堅守這些原則的信任和信心。

祭出了《基本法》的大旗，誰不膽怯。但首長們，公眾利益是甚麼，你還沒有搞清楚啊！政府的整體形象，公務員的操守廉潔，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都不及你們退休要搵真銀重要嗎？歷任警務處長，除了極個別例外，上半身還在處長辦公室，下半身已急不及待當上地產富豪的要員，早已招人非議，今天，你還要白紙黑字寫下來，公諸於世，不怕丟人現眼嗎？你是否害怕輪到你退休了，遊戲規則突然改了，竹籃打水一場空？你們一位前任處長說過，幾萬元長俸一個月，夠食了。我明白阻人搵食，罪大惡極，但你是紀律部隊的阿頭，請注意形象，來日方長，你還在精壯之年，猴急甚麼？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蘋果日報》

典型醒目香港仔的生存之道

討論曾蔭權的「六四」亂語，是否能大言不慚地代表整體港人的意見，又或只代表一般港人的意見，我認為是在浪費時間。這是連三歲小孩都懂得回答的問題：特首由八百人小圈子產生，這八百人又有不少來歷不明，身份成疑，港人連名都叫不出的陌生者，試問又怎會有代表性，怎能代表你我他七百萬港人的意見？

我反而有興趣他早已準備好的「貓紙」答案：「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帶來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的看法。」這條標準的Line to Take，在短短幾分鐘裏，在跟議員的你來我往中，足足講了四次，每次都一式一樣，尤其「國家的驕人成就」帶來「香港的經濟繁榮」，更一字不漏，順口流利。可見這條Line to Take，曾特首他的班子，都認為是嘔心瀝血萬無一失的得意之作，直到吳

質儀追問曾特首個人的「良知和原則」：「係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咗分享利益，係咪就應該埋沒良心呢？」才令他方寸大亂。

這也難怪，良知公義原則這些東西，對這位在官場打滾四十多年爬到今天高位的官員來說，已經久違了，非常陌生了，認不出真面目了，不知丟到哪裏，任其蒙塵發霉變壞生銹了。特首面對「良知和原則」突如其來義正詞嚴的詰問，不胡言亂語才怪。

目睹殺人全家，分了贓款財物，就應該一聲不吭。「分贓論」的強盜邏輯，在文明社會已很久沒聽過。但「六四」後頭幾年，類似冷血無良的話語，的確曾出自政治強人之口：殺一批，關一批，趕一批，換個二三十年穩定。強人已去，這些年來，「六四」已成為領導人的禁忌，由暴亂而動亂，由風波而事件，再也不敢多提，彷彿說出了口，「六四」冤魂就會纏繞不去。

國家領導人對「六四」避之唯恐不及，迫不得已，只會用「黨和政府早有定論」輕輕帶過，絕不會直接回應。曾特首和他的班子，竟敢明目張膽高調提出「分贓論」，挑起香港人、民運人士、「六四」遺屬，甚至是還

有良知公義和原則的共產黨幹部的神經，這是因為他們如「文革是極端民主」論一樣不諳國情，以為鞋油愈多，位置就會坐得愈穩。又或其實甚麼也不是，只是一個自以為是，全靠醒目執生往上爬的典型香港仔，不學而有術，面對任何變亂，一種自作聰明看面色睇風頭識做人的生存之道。

買辦時代已經變了，曾先生，你應該對甚麼叫普世價值，好好的補上一課。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明報》

埋沒良心是管治精英的核心價值

特首曾蔭權就「六四」的所謂失言，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都集中研判可以為「六四」集會或「七一」遊行帶來多少進賬，催谷多少人數。把民眾情緒一時一刻的高低起伏，建立在掌權者的失誤失言上，這種工具性的計算方法，非常庸俗不堪，完全沒有民主運動的廣闊視野，也缺乏政治人物的高瞻遠矚。

曾蔭權「六四」論述的要害，不在乎他能不能「代表整體香港人的看法」，也不在乎謀臣計算後察覺眾怒難犯閃電道歉。關鍵在，他老早準備好，前前後後說了四次，每次都說得一字不漏的那一番標準答案：

「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的看法。」

曾蔭權說這番話已不是第一次了，二零零五年六月

四日當天，他宣佈參加特首選舉不久，接受電台訪問，亦說過類似說話：「『六四』時候，每個香港市民的激昂和衝動，我都有同感，但經過十六年後，看見國家做了舉世矚目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給我們比較客觀的比較，心情也平靜下來。國內現在的經濟民生發展，和安定的環境亦令香港受惠，給我們機會分析到『六四』的歷史地位是怎樣的。」

當時，聽眾來電反應也頗為激烈，指他開始露出「猙獰面目」，聽眾說：「如果你用十六年的經濟成就來換取大家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非常不認同，這等同用金錢成就來換取罪惡。」跟今天吳靄儀所說的：「係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咗分享利益，係咪就該埋沒良心呢？」聽眾當時的回應異曲同工，基本一致。只不過曾先生當年仍然民望高企，沒有引起社會那麼大反響而已。

曾蔭權四年前說過的那番話，引來港人毫不客氣地直斥其非，但他並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四年後，又再說出調子基本相同，但更赤裸更露骨的同一番話，說明這是曾蔭權和他的班子對「六四」的真正立場，再仔細觀察，這根本是他們對政治，甚至做人的核心價值。

沒錯，我說的是「他們」，恐怖之處就在這裏，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真的，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鈎，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悲哀的是，當這幫管治精英的地位愈穩固，愈紅火，香港就愈向下沉淪。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偷摸閃縮　心中有鬼

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年過六十的金管局總裁任志剛，離開他工作了十六年的崗位，由新人接替，就像春去秋來，日出月落般，本來是正常不過的事。為何一宗簡單的人事更替，會突然變成一場即將爆發的政治風波？在在反映出，香港有很多仍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

沒錯，根據外匯基金條例，金融管理專員（即金管局總裁）一職，由財政司長全權委任，毋須徵詢任何人的意見，理論上，財爺午夜夢迴想起某個人，一拍腦袋，就可送上聘書，旁人不得說三道四。即使引起群情洶湧，民眾上街，法律上，他也可以一意孤行，雖千萬人吾往矣。

但我們這個政府，缺乏認受，有權無票，獨裁沒膽，民主無量，別無他法，做起事來，只能鬼鬼祟祟，閃閃縮縮。

曾俊華宣佈任志剛（零九年）十月一日離任，只說「物色接替人選的工作經已進入最後階段」，絕口不提繼任人是誰。過了一天，同一個財政司長，又在立法會突然交代，政府委任了馮國經、張建東和龐若翰三人小組，負責遴選金管局新總裁。如在夢中的議員們原本以為工作還在進行中，消息人士又傳出，工作「還未開始，已經停止」，小組早在去年（零八年）底秘密成立，由一位退休資深獵頭人士向小組提出以十計人選，最後選定了「眾望所歸」的特首辦主任陳德霖。後來，政府又急忙澄清：「最後」的人選不止一位，現在還未到「最後」拍板的時候。

找一個繼任人，為何不能光明正大，要做得如此偷偷摸摸？有關事實，為何不是一開始就開誠佈公，要像擠牙膏般，在議員和輿論的壓力下，逐毫米的給擠出來？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心中有鬼。

陳德霖由金管局副手而銀行高層、再因「選舉」論功行賞當上特首辦主任、單論經驗履歷、做金管局總裁亦無不可。但陳先生卻是一位極具爭議的人物，眾所周知，他是曾馬房的主將之一、特首明益自己人之嫌無法

洗脫。副局政助的委任一塌糊塗，能力成疑。傲慢跋扈的行事作風，人和也相當欠奉。明知把這個人名拿出來會民意強烈反彈，於是整色整水，想出一個三人小組舉賢與能的辦法來。

怎料出閘脫腳，成了給反對派咬着不放的點心。

現代社會，除了合法、適才，程序公義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以為提出金管局總裁減薪就可以平息眾怒，又是對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另一次錯誤解讀。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明報》

駁斥謊言　呈現真相　拒絕遺忘

兩年前（零七年）的「六四」十八周年，《成都晚報》在內頁刊登了一則面積如一支香煙般大的分類廣告：「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引發軒然大波，《成都晚報》被整肅，登廣告者被拘捕，廣告公司被取締。

事後查明，負責廣告是一名生於八十後的員工，「六四」在內地視為最大禁區，長久從公共視野消失，從歷史領域洗掉。年輕人對「六四」一無所知，誤信登廣告者之言，「64遇難者」是指六十四位礦難的死者，於是搞出這場風波。事件反映當局的洗腦政策是如斯成功，卻又徹底得自食其果，不能不算是歷史的諷刺。

當局要人民將「六四」從記憶中抹去，根本徒然，當年「六四」參與者目擊者成千上萬，二十年過去，記憶仍無法磨滅。當局不准提，缺乏公開紀錄，年輕人也沒有親身參與，記憶成了斷層。久而久之，他們或會當作遙遠的一個故事，甚或一千零一夜的天方夜譚。一代人過去了，歷史就會從此消失。因此，記憶作為一種

對抗獨裁強權的武器，口傳面授，把血腥的史實傳揚下去，是這代人不可推卸不能忽視的責任。

香港是個資訊發達言論自由的社會，我們本應珍惜這份寶貴的特權，把「六四」的真實史料蒐集、保存、分析、呈現，代代相傳，留之後世。但有人卻偏偏利用香港的自由，將「六四」淡化、歪曲、抹黑、顛倒，避重就輕，混淆視聽。「六四」二十年，近幾個月來，互聯網上充斥着不少號稱「六四真相」的資料，重複又重複的在討論區、博客等網站散播。他們花了不少功夫，蒐集一些不盡不失的素材，剪輯當事人的片言隻語部份事實，盡量把事情弄得糊裏糊塗模稜兩可，使毫無親身經歷的年輕人信以為真。

我無法猜測這些人的動機，也不知道有沒有官方背景。但互聯網的威力強大，片刻之間複製訊息成千上萬，影響力絕對不能小覷。我們最近聽到的「學生領袖走佬論」、「政府有些問題論」、以及「香港人北上派錢論」、「學生領袖組織敢死隊殘殺解放軍論」等等，都在這些網頁上時有所聞。還有：「六四」算不算「屠城」？天安門有沒有死人？死在坦克下的軍人還是學生？似是而非的問題，更是這些網頁的主打。

年輕人對這些所謂資訊照單全收，還以為自己對「六四」主流論述「批判思考」，然後一些號稱為客觀公正的大學者又撰文支持。結果，三十萬解放軍入城，用爆炸子彈用坦克鎮壓學生屠殺人民，二十年來連公開祭祀的權利都被剝奪，異議者被殘酷懲罰，逃亡者不能歸家，「六四」這些大是大非，在這些零零碎碎的討論和爭辯中，都被忽略被淡忘。在在顯示，互聯網正在發揮着侵蝕作用。

其實這都不是甚麼新招。南京大屠殺被極右日本人質疑是子虛烏有，二戰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也不斷被反猶國家納粹黨殘餘指為捏造。別無選擇，只能挺身捍衛歷史的真實。對「六四」，我們這一代人也別無選擇：只能駁斥謊言，呈現真相，拒絕遺忘。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蘋果日報》

除非把六月四日從日曆抹去

自我審查，始作俑者，是自己的良心。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外人還未發現，就已完成任務。

自我審查，無色無味無臭，無影無形無蹤，就像塵垢病毒污染髒物，無處不在，處處都在，如影隨形地長伴着我們的良心。

一本稱自己為「君子」的雜誌，粗暴地抽起「六四」專輯。我一點都不意外，過往二十年類似事件在其他傳媒已不斷發生，下命令的人技巧可能沒有那麼拙劣，接命令的人也沒有把事情捅出去，外間無從得知。更多的，是有人揣摩了老闆的意思，估量這類政治敏感的題材一定無法過關，自己又有一層豪宅還未供完，兩個化骨龍仍在英國念寄宿學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六四」，未提出，已被自我審查「和諧」掉，當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臨上印刷機把整個「六四」專輯抽掉，即使沒有員

工憤憤不平，沒有編輯在博客把醜聞公之於眾，做得如此狼狽匆忙，連頁碼都不連貫，目錄介紹也來不及更改，紙始終還是不能包得住火的。高層甘冒聲譽受損的風險，也要非做不可，在他們心中，利益當然比清譽更重要。

「西環」是第二個權力核心，早已壓倒「中環」。「六四」二十周年臨近，大為緊張，四出與傳媒高層吃飯，打聽「六四」報道的動向。

低酌淺斟酒酣耳熱，閒話休提，轉入直路：二十年來，國家取得驕人的成就，「六四」就不要做太多了吧！

這類事情，過往屢屢出現。經驗老到的傳媒高層，酒醉三分醒，當甚麼都沒有聽到，打個哈哈就能應付過去。神州動向「六四」專輯，一切按新聞規律辦事，該做的，都給予資源，足夠空間，讓其順利出街。

有些傳媒高層，獻媚唯恐不及，以為自己受黨領導，當「西環」是直屬老闆，三分要求十足回應。嚴審下屬「六四」計劃，要麼縮小規模，要麼淡化批判，無法徹底抽起，也要把數量限在最小範圍之內。三令五申，如有隱瞞，後果嚴重。編輯記者不勝其擾，正常

工作無法展開，有些堅持到底，有些消極抵抗，士氣傷害，無法挽回。

應要求嚴限「六四」報道，除了自我暴露醜惡面目，激起更大的民憤，在香港這個資訊自由的社會，根本起不到丁點作用。你可以抽起「六四」專輯，可以淡化「六四」報道，但卻不能把「六四」屠城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除，正如無法把六月四日這一天從日曆抹去一樣。

這樣做，除了變成歷史的小丑，甚麼都沒有得到。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明報》

眼前鬼卒皆為妖

感謝互聯網，特別感謝YouTube，如果不是人們創建了這些資訊科技，成為一般平民百姓都可使用的平台，歷史將長久不見天日，真相將永遠長埋黃土。多少年輕人靠互聯網的資訊，靠YouTube的視頻，細看塵封的血腥歷史，了解掩蓋的屠城暴行。曾經聽過這樣的一個說法：冰封「六四」，讓三十歲以下年輕人的「六四」記憶永遠消失。休想！有了互聯網這個偉大發明，記憶就可以一代一代的承傳下去，永遠洗不去，永遠抹不掉。

單靠互聯網來了解「六四」當然有所不足。年輕人需要多讀點書，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和當年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交叉閱讀，都極具參考價值。

二十年前，我們都神經繃緊的在電視機前，關注着神州大地的一分一秒，淚流滿面錐心泣血，把「六四」的歷史全程錄載。今天，熱心的港人，將這些珍貴的片

段，上載互聯網。於是，YouTube成為了一面照妖鏡，當年今日的人獸鬼，在先進的科技面前，一一現形。

港台的《議事論事》，把一位工會領袖左派紅人政黨主席，二十年前、十年前到今天的言論一併比較。二十年前，他說：對於昨晚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我強烈譴責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北京的學生和群眾。十年後，他是這樣說的：不少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定性、功過，即使過了幾十年、幾百年，仍然會爭論不休，並無定論。再過十年的今天，這位政黨領袖皮笑肉不笑的對着鏡頭：我們都是不會評論的，多謝你的訪問，多謝你……

把他們醜惡嘴臉暴露的當然不止這個視頻。當年兩間免費電視，在「六四」前後，由「危城告急」到「血洗京城」，幾乎每晚都有新聞特輯，都邀請了包括左中右的意見領袖作現場評論。當年的左派頭頭，不知是受到學生群眾的愛國熱情所感召，還是經計算後自以為精明的站隊押寶，其表現出的慷慨激昂痛心疾首，不下於被視為反動勢力的民主派。他們當年激烈的煽動言論，振臂呼喊的感人場面，只要鍵入他們的名字，再加上「六四」這個關鍵詞，都可以一一在YouTube找到。有片為證，無法模仿那位政治家，當年有沒有去過「民主歌

聲獻中華」，可以巧言令色地迴避。

有心人還可以把當年在報章上發表呼籲廣告、登載譴責屠城聲明的城中名人，把他們的名字，把原裝剪報，一一上載YouTube。他們包括了今天的行政會紅人、左派工會領袖、有可能做特首的司長、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左派元老……你懷疑自己的眼睛，他們是同一個人嗎？

今昔對比，其拐彎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沒有絲毫氣喘心跳，不能不令人讚嘆。眼前鬼卒皆為妖，只要問問，他們或他們的祖師爺，當年有沒有吹捧過林彪四人幫華國鋒，呼喊過反擊右傾翻案風走資派還在走的口號，塵埃落定，確定誰真正當權，又轉軚堅決支持復出的鄧小平，就知道這是久經考驗才能練成的驚人技藝，即使一百八十度急轉彎，也難不到他們。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蘋果日報》

擺明自我河蟹，絕非「是是但但」

事事關心的無線新聞，製作的水平、角度和視野，曾幾何時，是全港之冠，更成為同行模仿羨慕的對象。

俱往矣，上一世紀的輝煌，只可用來回味。無線雖然仍舊財雄勢大，新聞製作仍然亮麗出眾，燈光服飾佈景仍是優於同行，新聞系的俊男美女仍想爭相進入，無論形式如何活潑跳脫，主播如何濃妝艷抹，燦爛的外表，掩蓋不了內容的蒼白，遮蔽不了那軀體的貧血。

無線維園直播「六四」燭光晚會，給聽眾舉牌惡搞，「無線新聞，事事旦旦」的視頻，在YouTube熱播，瞬間已有上十萬收視。多才多藝的網友，製作了多個版本，令人噴飯捧腹。網上討論區對無線新聞的惡罵劣評，鋪天蓋地，令人眼花繚亂。人們可能會問，曾經一度是港人至愛同行典範的無線新聞，為甚麼會淪落為惡搞揶揄甚至唾棄的對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新聞部主管與其暴跳如雷，誓要揪出所謂內鬼，不如自我檢

討，看看自己身上出了甚麼問題。

稍有新聞常識的人都知道，判斷是新聞管理的靈魂、甚麼新聞重要、用甚麼角度大做、放在頭條二條或三條，表面上，好像是拍拍後腦勺就決定了，但每一刻，都在考驗着新聞管理人的經驗、水平、膽量和識見。

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即使毫無經驗的編輯，都掂量得到這宗新聞的爆炸性和重要性，除非是黨的喉舌，都知道應該放在頭條。但無線晚間新聞竟然獨無，到深宵才覺得太不好意思了，補救播出。這是一條全世界都拿得到的外電，不是甚麼獨家，無線如此處理，擺明是經政治考慮後，自我河蟹掉了。

把「六四」燭光晚會放在「學生濫藥」、「長者港鐵優惠」之後的第三條，連新聞判斷的初階都不合格，自我審查的痕迹太明顯了，三歲小孩也騙不了。年前處理程翔間諜罪的新聞、月前直播財政預算社民連抗議馬上縮小畫面消失聲音……只是太明顯的其中一些例子，再數下去，簡直罄竹難書。

那位舉牌惡搞的市民可能弄錯了，無線新聞落得

如斯田地，不是「是是但但」的結果，而是深思熟慮的考量。無線新聞一步一步的自我河蟹，甘心情願成為喉舌，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統戰成果。自我審查在其他媒體當然存在，但無線新聞確實做得太難看，難怪給市民「草泥馬」了。

不少知識界文化界的朋友，已不看「CCTVB」無線新聞多時了。無線新聞被惡搞，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不也需要撫心自問自我警惕嗎？

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明報》

又是「內外策劃」的結果？

「六四」二十年，維園二十萬燭光，是一座燈塔，照亮了中華民族的良知。燭光如海，口號如雷，昂首挺胸告訴當權者，二十年來，我們仍然拒絕遺忘。二十萬燭光，要向香港那位「世界仔」小家僕大聲宣告，我們拒絕接受「殺人分贓」的歪理，你的「代表論」，經已完全破產。

燭光集會擠滿八十後的年輕人，遺忘與記憶的鬥爭，勝利站在我們這邊，要三十歲以下年輕人把這段歷史完全抹去的陰謀，暫時未能得逞，歷史的傳承，還能見到希望。但港人不能一絲鬆懈，要走的路，既崎嶇又漫長。

燭光集會擠滿自由行的大陸同胞，他們專程趕來參與祭奠。神州大地，「六四」仍是碰不得的禁忌，六千網站被關，網民索性將「六四」這段日子，變成恒常固定的網站維修日，以示抗議。官方如臨大敵，天安門五步一哨十步一崗，連大學生穿白衣也成為管制對象，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南方這個蕞爾小島，才能享有悼念的自由、流淚的自由和記憶的自由。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天掉下來的餡餅、自由可貴卻非常脆弱，需要永恒的警覺。

二十年二十萬燭光，北京如何解讀？左派傳媒視如蛇蠍，好像六月四日這一天，已經從日曆上抹掉。左派紅人也緊跟中央，不是閉口噤聲，就是語無倫次，避之惟恐不及。北京的看法，無從得知。

一份甘為喉舌的老牌香港報紙，扮演了傳話的角色，從中可以窺見中南海的思維。燭光集會人數創歷史紀錄，翌日，喉舌報以「中央民主派對峙持續」為題，發表了署名分析，文章引述接近中央人士，指「今年（零九年）二十周年的連串行動，是『內外策劃』的結果，既有香港泛民主派及海外民運人士不擇手段『谷到行』動員市民參加，亦有外國勢力的介入。」

我希望這種所謂分析只是信口開河，用來充塞版面。但如果這位接近中央人士是確有其人，確實反映中南海高層的想法，真的教人心寒。這種近乎條件反射的思維，似曾相識，幾十年來，不管包裝如何，邏輯思路，一絲一毫都沒有轉變，幾乎可以追溯到延安革命時

代。

二十年前的「六四」慘案，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胡耀邦猝然而逝，爆發大規模學潮，學生提出反官倒反貪腐的訴求，有人謊報軍情，指為有計劃有陰謀的動亂，鄧小平親自拍板定性，半步不讓，把一場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民主運動，一步一步推向無可挽回的血腥屠殺。中共元老這種容不下異見，無法處理群眾訴求，動輒以外國勢力陰謀視之，沿自革命時代，新一代領導人、也繼承了這種花崗岩的思路，完全不適合現代社會化解矛盾容納異見的新時代。

如果中南海真的如此理解香港二十萬燭光，是中國的不幸。喉舌非但沒有向北京分析箇中謬誤，還應聲附和，是香港的悲哀。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蘋果日報》

請不要再製造冤假錯案！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明報》「觀點」版刊登了一篇鴻文，作者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斗大的標題，嚇人的內容，肅殺之氣，撲面而至。一不留神，以為是幾十年前「兩報一刊」，稍有錯覺，恍若十年浩劫又再重臨。

「解決中共政權是否港台的責任？」港台負責人單看標題，已經驚得一身冷汗。針對「六四」二十周年晚上播出的一輯《議事論事》，文章有如此這般的大批判：「李小薇的旁白，是慨嘆當年的學生運動沒有推翻中國共產黨，以東歐的經驗，大約需要三十多年就可以大功告成。八九年『六四』作為一個起點，中國人民就要再堅持下去。言下之意，中國共產黨政權大概還有十多年的壽命。搞政治動員，最終還要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執政黨的頭上來。」

這輯《議事論事》有上述的說法嗎？上網查證，原來「有問題」的旁白，原文是這樣的：「東歐嘅民主化運

動，抗爭歷時三十幾個寒暑，喺一九八九年先至開花結果。如果八九年係中國民主化嘅一年，往後嘅路更需要人民堅定、慢慢咁走落去！」

沒有繃緊「階級鬥爭為綱」這根絃，沒有追蹤「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靈敏嗅覺，沒有上綱上線的超凡能力，一般人無法理解這種栽贓誣陷的「言下之意」。

八九「六四」對蘇聯東歐的崩潰，起着關鍵的催化作用，是中外學者的共識。

八九民運以血腥鎮壓告終，對民智的啟迪，對今天遍地開花的維權運動，帶來不可磨滅的直接影響。李小薇的旁白，全部都是歷史的陳述，只不過筆觸略帶感情。想起二十年前的慘案，除非良知泯滅，誰也會悲從中來，誰都會錐心泣血。

反右運動，四十萬知識分子一句話被打成右派，顛沛流離。十年文革，更多人因為黑材料被打成反革命，家破人亡。八九民運，李錫銘陳希同謊報軍情，把愛國學生運動打成動亂，刺激鄧小平調動大軍血腥鎮壓，多少年輕生命，冤死在爆炸子彈和坦克履帶之下。為了自保、為了邀功，為了獻媚，為了奪權，六十年製造的冤假錯案，還不夠嗎？

上綱上線批判港台「政治動員」，砌詞誣陷「六四」專輯「解決中共」，是另一起徹頭徹尾的冤假錯案。如果連談論「六四」蘇東波都說成是超越阿爺的底線，製造新的禁區，這還是「一國兩制」的香港嗎？港台早已風雨飄搖，命懸一線，再經不起粗暴的干擾和政治的折騰了，請不要再製造冤假錯案，讓這幫致力公共廣播的書生們，放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港台高層，對外界的嚴重指控不實誣衊，只懂閃避龜縮、不敢義正詞嚴、回應軟弱無力，難怪士氣低落人心惶惶。領軍統帥，做好自己的角色了嗎？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明報》

警察上街危機　管治一葉知秋

事先張揚最後難產的警察遊行，有關組織者一廂情願，抗拒與三十二年前（一九七七年）那次上街作任何比較。但非常不幸，不少香港市民，都無法沒有類似聯想。同樣是「有槍的」對政策不滿、同樣是警察「晒馬」、同樣是政府在很難看的情況下作出讓步。

警務處長拍心口一力承擔，遊行變成了室內答問大會，表面降溫了，危機解除了，但事情的本質，卻一點沒有改變。三十二年前二千名警察上街，導致警廉衝突、港督頒布特赦，事件才能平息。三十二年後，警察要脅上街、特首溫情勸阻，處長承諾擔保，才緊急叫停。兩次事件，都是警察集體行動，挾迫當局讓步。兩次事件，都付出極大代價，賠上管治威信。兩次事件，對警察形象，都做成沉重打擊。

警察作為公民，當然也有上街示威和平表達訴求的權利。但問題是，警隊作為「最先與最後一着」，任何集體行動，都茲事體大。正正由於警察集體抗議，都對管

治權威做成極大衝擊，作為管理者，都應在事情惡化之前，將任何火苗，撲熄於萌芽狀態，而不是等到大火燎原，才上叫下跳倒瀉籮蟹般，急着救火。

紀律部隊薪酬報告，去年（零八年）十一月早已提交，公務員事務局長亦公開承諾今年（零九年）中前提交行會，但半年過去，未有任何音信，未見公開交代。如果因為金融海嘯，不能一時三刻馬上落實，理應開誠布公，誠懇解釋，公布落實的條件和時間表，取得警務人員諒解，向社會明確交代。能這樣做，事情會搞到今天如斯田地嗎？

警察威脅上街，政府的研判，是民氣可用。大批吹風手化妝師，一方面把警隊描繪成貪得無厭不肯與港人共度時艱，又把民意與警隊對立起來，無論私下或公開，都高唱「警隊上街有損形象」的調子，用民意向警隊施壓。

如果警察認為，形象和聲譽比增薪點退休金更重要，民意牌可能會嚇退他們，但虛浮的東西顯然沒有任何作用，警察企硬，響應上街的人數，遠超預期。事態愈來愈嚴重，阿爺也愈來愈不耐煩，任何辦法都不奏效，最後鄧竟成只好趕回來，一力承諾，把薪酬調整追

溯到去年十一月，才換得警察取消上街。最後關頭的城下之盟，比談判初期的讓步，對政府管治威信的打擊，當然要嚴重百倍。

一葉知秋，警隊上街的危機雖然暫緩，但反映整個管治團隊、都是一幫顢頇無能之徒，只在反應遲鈍和反應過敏兩個極端遊走，見步行步，沒有洞察能力，缺乏長遠規劃，不懂深耕細作，只識臨急救火，不去掌握民情，只慣操弄媒體。連自己伙記都無法瞭解，連自己團隊都控制不了，市民的訴求是甚麼，怨氣情緒會因何爆發，七百萬港人，能對他們抱多大期望？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明報》

不要誤讀誤解七一遊行的民意

今年（零九年）「七一」，七萬六千人上街，究竟算多還是算少？跟往年「七一」上街人數多寡的爭拗一樣，是一個相當無聊的問題。一個有七百萬人口的現代城市，每年都有幾萬甚至十幾萬民眾，頂着三十多度的高溫，用足三、四小時，走完四公里路，向他們的政府表達對施政的不滿。除了零星的推撞和衝突，全程都和平理性，路走完，就散去，明天照常上學上班，對整個城市的秩序沒有帶來丁點影響。香港為甚麼會出現這個現象，而且連續七年沒有間斷，才值得管治者們深深思量。

但特區政府官僚們的反應，卻使人啼笑皆非，完全摸不着頭腦。可能，今年上街的人數不夠震撼，抗爭的行動不夠激烈，不足以動搖特首及其一眾官員們的地位。於是，他們的幕僚化妝師們氣定神閒，不慌不忙從電腦檔案裏找出過去幾年的新聞稿，剪剪貼貼，改頭換面，遊行未完，稿已擬好：「虛心聆聽」「市民所需」「清

楚聽到」「廣泛接受」……說着說着，活像一部甩掉磁粉的人肉錄音機，發言的內容，放在每一年的「七一」遊行，都會適用。

我不知道有多少政府官員，會微服出巡、或派出探子來到遊行群眾中間，了解他們的訴求，掌握真正的民意。如果沒有這樣做，他們就錯過聆聽民情的黃金機會，如果他們拒絕這樣做，他們就只是鴕鳥，埋首沙堆，拒絕承認香港管治四面楚歌的殘酷真相。

「七一」是港人一年一度集體表達抗議的難得機會，因此，訴求多元是必然現象。但誰也不能否認，遊行的核心仍是民主政制，仍是雙普選。各種形式的標語口號和扮相，吸引了傳媒的鏡頭，把對政改不滿的怒憤稀釋了淡化了。如果曾特首以為港人對普選已再沒有要求，對虛無縹緲的承諾已經收貨，那就大錯特錯了。

遊行過後，心戰室的官僚向傳媒吹風，對遊行人數低於預期、對遊行訴求各適其適，感到「鬆了一口氣」。他們認為，派糖奏效了，火頭救熄了，民怨降溫了，繃緊的神經可以放鬆了，「只有」七萬六千人上街，學者更說不到五萬，差不多可以集體慶功了。

稍為理智的港人，都會對這種「鬆一口氣」的邏輯

感到不解。如果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每一項政策，都有民眾不滿的聲音，他們不只發發牢騷，更付諸行動，處理得不好，社會衝突隨時爆發，那有甚麼值得「鬆一口氣」可言呢？更何況，我們的特首可曾聽到，遊行叫得最響亮，最一呼百應的口號，是「曾蔭權下台！」，這是對上幾次遊行都沒有發生的現象，危機的訊號已經出現，這不是更值得深思嗎？但圍在曾蔭權身邊的師爺們只挑好聽的來麻痺大腦神經，使人人自我感覺良好，誤讀誤解誤會了遊行核心的訴求，到民怨累積，集體爆發，才驚醒過來，已經太遲。

把所有會引起爭議的政策推遲，避過「七一」風險，是曾蔭權今年的施政重點，但不做不做還需做，政改方案，無論如何都要在年底面世，如果真的如傳聞般倒行逆施，上街，還要等到「七一」嗎？

二〇〇九年七月八日《蘋果日報》

我還愛你嗎

央視史上「最牛」新聞報道

今年（零八年）「六四」，維多利亞公園如常舉行燭光集會，五萬市民，悼念逝去十九年仍未得到安息的亡魂。「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天災人禍，全國哀慟，也成為了「六四」燭光集會的主題。

香港是國境內最大悼念「六四」的特區。在大陸，「六四」仍是禁忌，宣傳部門嚴密監管滴水不漏，「六四」，內地媒體隻字不提，當甚麼都沒有發生，全屬意料之內。

因此，當人們在中央電視台的網頁上，赫然發現有「六四」燭光集會的報道，當然是轟動國際的大新聞了。這則消息六月五日開始出現在CCTV.COM的體育欄目內，題為「香港四萬市民燭光晚會哀悼地震遇難同胞」，六張現場拍攝的圖片，附有簡單說明：黃昏市民開始進場；在足球場上席地而坐，人手一支蠟燭；燭光越聚越多，滙聚成海洋；一根蠟燭的大特寫鏡頭；燭光在黑夜裏無聲地表達港人對同胞的哀思和美好的心願；零星小

雨阻擋不了香港人的熱情和真誠。參加燭光集會超過四萬八千人，佔據了整整五個足球場。

最後，報道以這樣的一段文字結束：該次燭光集會歷時約二小時，有朗誦、歌曲、默哀、向烈士紀念碑獻花等環節，現場籌得所有捐款將由主辦方連夜清點後交予香港紅十字會，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

文字不多，寫得技巧細緻。「零星小雨」，不在現場當然不會察覺出來。整個報道雖然沒有提及「六四」，但「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卻成了點睛之句，懂行的內地讀者，當然知道這是甚麼的一回事。

燭光集會的報道，六月五日開始出現在央視網頁的體育欄目內，引起了廣大網民注意。六月七日，海內外包括香港的討論區已鋪天蓋地轉載，直至六月九日，香港媒體大幅報道，網頁才被刪掉，轉載了這個報道的內地網站，也陸續被刪帖。報道留在央視網站已整整四天多，要看的人都看了，要下載都下載了，消息已經傳播了，影響已經造成了。

內地網民對這次「六四」報道，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有指摘央視網頁把香港同胞悼念「六四」寫成哀悼地震遇難同胞，是歪曲事實，混淆視聽，直斥做人不要

太CCTV。亦有指央視網頁今趟擺了一個大烏龍，編輯根本對「六四」一無所知，香港每年悼念也毫不知情，這則轉載自「網易」的報道，編輯真的以為集會是悼念地震死難同胞。這看來並不可信，責任編輯「谷晴」曾參與不少報道，並不資淺，擺烏龍的機會不大。

把燭光集會的報道放在不起眼不敏感的體育欄目，是為了避過審查，用心良苦。金盾工程再加網上警察，但有心人仍可以把報道放在網頁達四天之久，說明失道寡助。平反「六四」的呼聲，海內外從沒間斷，鐵桶一樣的審查，也可以想方設法避過，來自內部，更是防不勝防。有內地網友盛讚這是央視有史以來「最牛」的報道。亢奮過後，我們要來關注「谷晴」這位責編的命運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一日《蘋果日報》

公安毆港記事件不會重演嗎？

一個名叫「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疆獨組織，發表了一個錄影片段，聲稱會在奧運城市發動恐怖襲擊，用「前所未有的手段」，阻止奧運進行。組織並將早陣子在內地發生爆炸縱火事故，全數攬在身上，承認是他們所為。

滑稽的是，他們供認的「傑作」，有些錯了日期，有些錯了經過，甚至將奧運城市，七個說成了八個。「蝦碌」得甚為搞笑，恐怖組織親手做過的事，絕對不應記錯，今回卻錯漏百出，有人懷疑他們只在邀功，以壯聲勢。亦有分析指出，「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故意搞錯，讓當局掉以輕心，攻其不備，製造更轟動的效果。

恐怖組織用恐襲威脅，引起一般平民百姓的恐慌，令其惶惶不可終日。即使這個「伊斯蘭黨」沒有多大能耐在多個城市發動恐襲，但恐怖組織的目的已達到了，在「伊斯蘭黨」發出聲明之前，各式各樣確保「平安奧運」的保安措施，早已把京城圍得像鐵桶一樣，到了風

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一些北京居民對戒備森嚴的管制措施感到厭煩，在大批外來人湧入京城觀奧的同時，他們卻千方百計離開，不少居民要像避年一樣「避運」（避開奧運，與「避孕」同音），有生意頭腦的旅行社，配合熱潮，設計了到外地旅遊的「避運旅遊套餐」，簡稱「避運套」。百年奧運夢，並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想在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的戒嚴氣氛中度過。

在疆獨組織發出恐襲聲明的前一天，發生了一起轟動中外的公安毆打香港記者事件，大陸公安野蠻粗暴目無法紀，已透過電視鏡頭，發佈全世界。一些不明就裏的老外，不通國情的港人，會好生奇怪，大陸警察，竟然橫蠻到這樣的地步，跟流氓有多大分別？了解國情的人，見怪不怪，這不是例外，而是常態。天子腳下的警察尚且如此不顧形象，如此缺乏水平，其他城市縣鎮的公安是如何無法無天，如何貪腐專橫，一些不幸碰上的國人港人都會有一大籮苦水可以訴說。

事後，京奧新聞當局明白事情嚴重，自知理虧，就公安毆港記事件，為香港記者設茶敍安撫，但問到會否徹查事件，甚麼人需要負責，發言人卻支吾其詞，滿腔

苦衷。公安是專政機關，地位特殊，老虎屁股摸不得，當局只能自己認錯。徹查公安？京奧當局有這樣的膽子嗎？

恐襲威脅升級，公安將被賦予更大權力，確保「平安奧運」，做到滴水不漏。權力毫無制衡，公安將更肆無忌憚。北京早已處於半戒嚴狀態，新疆人遭殃了，他們可能被視作嫌犯；上訪人士受罪了，他們早已被掃地出門，粗暴對待；一般老百姓也受連累，日常生活都有重重關卡，也為貪腐大開方便之門。公安毆港記事件不會重演？說得太早了！公安有了更大權力，意味着採訪工作更困難，說不定會伺機打擊報復，各位港記，只能小心為上，自求多福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日《蘋果日報》

作假已成中國國技

京奧開幕，電視直播，二十九個煙花腳印，一個一個綻放，由永定門邁大步進入鳥巢，令多少人歡呼驚嘆，目瞪口呆。那位九歲的紅衣小女孩，歌唱祖國的微笑小天使，令多少人感動落淚，不能自已。但真相卻傷害了中國人以至世界人民的感情。

你們看到煙花腳印，只有一個是真的，其餘二十八個、都是電腦動畫。歌唱祖國，歌聲不是幕前的林妙可，而是比她少兩歲的幕後代唱楊沛宜。

官方當然有一番解釋。空中禁飛無法航拍，追蹤拍攝危險重重，實時轉播難以掌握……花了一年時間，用電腦製成3D動畫、套在北京實景上，還請教過氣象部門、在最後一刻把天空造成灰濛的樣子、製作人員帶着謙虛地說：和實景比較，天還是亮了一點。作假要如此一絲不苟，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為何要用林妙可的樣子楊沛宜的歌聲？

表面理由是楊沛宜歌聲美妙但不夠林妙可漂亮。音樂總監陳其鋼接受北京電台訪問，多透露了一點內幕：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在聽錄音的時候，給我們提出了意見，必須要作出改變，這個是沒辦法……陳其鋼的表情帶着無奈，像有不少難言之隱：全國的觀眾應該有這樣的理解，這裏有國家利益，作為國家音樂文化的形象，尤其是國旗進場，是非常重大，非常嚴肅的事情……這是陳其鋼的個人觀點，還是那位中央政治局領導的原話？

如果說，為了直播的效果更完美，要用電腦動畫代替腳印煙花是情有可原，你也可以事後向觀眾立即說明呀，但卻沒有這樣做，全世界給騙了整整四天，才被揭發。這根本就存心一騙到底，紙不能包住火，才被迫和盤托出。

幕後代唱絕對無法原諒，但我倒同情這位音樂總監的處境。政治局委員親自過問，掄起「國家利益」的大棒，誰敢不從？你有多少個腦袋可以搬家？中國知識分子就是骨頭太軟，沒有拍案而起的勇氣，讓瞎指揮的官僚們、對每個動作每個細節到處伸手，結果令《紐約時

報》驚為天人的「天籟之音」，變成了欺騙億萬觀眾的彌天大謊。中國運動員取得多少塊金牌，都無法補救作假的國家形象。

假雞蛋、假老虎、假名牌，作假，已成了中國國技，萬想不到，作假竟然作到萬人矚目的京奧開幕式來。大家有沒有懷疑，宣佈開幕的胡錦濤主席，會否是假的？李寧的夸父追日，會否只是電腦動畫？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明報》

為後京奧做一個盤點

京奧閉幕，中國已成為首屈一指金牌大國，遠遠拋離其他對手。京奧期間，民族主義的亢奮與激情，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狂熱過後，進入後京奧時代，中國是向前推進，還是向後倒退，是時候做一個盤點。

體育運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無疑是綜合國力的重要反映，但中國的政治體制，以能夠不惜代價迅速集中資源見稱，中國幾乎用了戰爭的動員方式來辦京奧，用舉國之力爭奪金牌，這並非常態，只能反映了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中國金牌數目是否與綜合國力成正比，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為了取得奧運主辦權，中國曾信誓旦旦的向全世界承諾：開放採訪，改善環保，重視人權，並以「科技奧運、綠色奧運、人文奧運」作為口號。開放採訪？公安打記者的鏡頭，人人都見識過了，解禁幾個敏感的網站，絕對無法修補這種野蠻的形象。重視人權？京奧前，上訪者、民工學校早已清場，異見人士被嚴密監

視，為了平安奧運，無辜的少數民族被當成嫌疑犯看待，破天荒開設了幾個遠離京奧場館的示威區，不但冷清寥落，更成為誘捕申請示威異見人士的陷阱，京奧沒有提升中國的人權水準，而人權倒退的事實，卻全部掩蓋在金光燦爛的金牌和吶喊歡呼的亢奮中。改善環保？部份外國運動員戴口罩入境以示抗議，可見一斑，毋須浪費時間再議。

京奧開幕式鬧出造假醜聞，假腳印煙花，假唱，一度成為討論焦點。但上事者卻不以假為恥，還臉不紅心不跳的辯護，表示為求完美，為了國家利益，造假又何妨！這種完全違反奧運精神的歪理，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激情中，竟然得到不少國人附和。

開幕式造假的爭論還未落幕，又驚爆中國女子體操運動員年齡造假疑雲。按規定，女子體操運動員必須滿十六歲，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底前出生，翻查紀錄，幾位金牌運動員去年（零七年）參加中國城市運動會的時候，無論是傳媒報道，還是領導講話，都說他們只有十三、四歲，為何過了一年，突然變成了十六歲？面對質疑，體育官員竟可在二十分鐘內齊集護照身份證等文件，交與國際奧委核對，可見我國官員連有人質疑都料

事如神，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接二連三的弄虛作假，中國將無法擺脫「造假大國」的污名。

劉翔因傷突然退出比賽，除了引起國人驚愕，還議論紛紛，網上流傳的陰謀論層出不窮。運動商品化在西方也相當普遍，但中國的運動體制，權力至上，金錢掛帥，視運動員為體育官僚集團的財產，是搖錢樹，是生金蛋的鵝，運動員全無主體性，只能淪為附庸，這是在中國體制下一樁無可避免的典型悲劇，劉翔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是最後一個。

山呼萬歲，萬邦來朝，從民族主義角度看，京奧無疑是成功的。在激情狂熱裏掩蓋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會在京奧之後爆發出來，令人擔憂的是，執政者滿以為已得到天命授權，會更嚴厲地鎮壓異見。全世界都注視着，京奧以後，中國會否出現大幅倒退。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蘋果日報》

隱瞞「腎石奶粉」與奧運無關？

飲三鹿奶粉患腎石的受害嬰兒，行文時已增至 ·千二百多人，兩名甘肅省的兒童，數月前已因腎病致死，數字相信還會陸續上升。當局宣佈，有近二十名疑犯被捕，河北省的一對奶農兄弟，已供認他們在牛奶中摻加三聚氰胺，目的是在驗收時，給人提高了蛋白質含量的錯覺。

「腎石奶粉」已成為國際醜聞，事件是否純為奶農摻假而起？當局是否抓了幾個毫無反抗能力的奶農，給他們吃了「死貓」、就匆匆結案？號稱有一千 ·百度嚴格檢測程序的三鹿，為何無法查得出來？這宗喪盡天良，與謀殺無異的奶粉摻假案件，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會否因為奧運而刻意隱瞞？實在疑點重重，愈揭愈發現當中鬼影幢幢。

據內地傳媒取得三鹿集團的資料顯示，早在今年（零八年）三月，三鹿已接到消費者投訴，指飲用該奶粉的嬰兒出現「尿液發紅，有結晶現象」，三鹿派人了解並

把奶粉樣本送交國家部門檢測，結果顯示：符合國家標準。

今年（零八年）六月，國家質檢總局的網頁上，有消費者報料留言：湖南兒童醫院有五名嬰兒得了腎結石病，年齡分別為六個月、八個月和十個月，他們都長期吃同一個品牌的奶粉。地點、人物和時間都有了，質檢總局以資料不詳為理由，把如此重要的線索大事化無，不了了之。

投訴愈來愈多，嬰兒入院檢查證明患上腎石。三鹿再深入檢測奶粉並向專家諮詢，到八月一日得出結論：奶粉摻加三聚氰胺是腎石嬰兒的元兇。三鹿採取了甚麼行動呢？據三鹿董事長田文華向內地傳媒透露，他們並沒有馬上回收所有產品，而是向「有關部門」滙報。「有關部門」是甚麼部門？田董事長沒有進一步透露，事實證明，「有關部門」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要求回收產品，而是讓毒奶粉繼續在市面銷售，不斷殘害無辜嬰兒的生命。八月一日，離北京奧運不足一星期。

新西蘭恒天然公司擁有三鹿集團四成三股權，在八月初知道有關情況後，一直要求三鹿回收產品，但不得要領。九月初，恒天然公司向新西蘭總理克拉克求助，

新西蘭政府於是直接向中國高層反映。

到九月十一日，三鹿接受傳媒查詢「腎石奶粉」的事情，發言人還想刻意隱瞞支吾以對，直至晚上衞生部發出通報，三鹿才承認奶粉有問題，並宣佈回收。紙終於包不住火，事件一發不可收拾。從事件發生的時序看，三鹿集團從三月初知悉事件到九月中宣佈回收，足有半年多時間，數以千噸計的「腎石奶粉」繼續毒害各地嬰兒。即使從八月一日三鹿證實三聚氰胺這個元兇然後滙報給「有關當局」，到九月中旬宣佈回收產品，也有個半月時間，受害嬰兒不斷地吸吮有毒的奶水。

衞生部黨組書記高強在記者會上強調，此事與奧運無關，何況殘奧還在舉行，他說：「三鹿集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向政府報告，在這個問題上，三鹿集團應該承擔很大責任。」八月初，三鹿已向「有關部門」滙報了，「有關部門」算不算是政府呢？八月初離八月八日奧運開幕太近了，有關部門的隱瞞和不作為導致大災難，無法不使人聯想，這能與奧運無關嗎？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七日《蘋果日報》

李長江下台改變不了「播毒大國」

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下台了，內地網民的評語是：早該下了。自質檢總局二零零一年正式成立以來，李長江已擔任局長了，後來又由黨組副書記升任黨組書記。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成立後，非但沒有改善「中國製造」的質量，而是事故不斷，規模愈來愈大，也愈來愈轟動，由中國本土，蔓延至全球國際。

李長江任內的有毒食品事故，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犖犖大者，包括了二零零三年的「大頭娃娃」奶粉、二零零四年的石蠟火鍋、二零零五年的蘇丹紅和孔雀石綠、二零零六年的甲醛粉絲、二零零七年的三聚氰胺貓狗糧食，今年（零八年）初，又發生出口日本毒餃子外交風波，和最新爆發的「腎石奶粉」……如果連地方發生的「小事故」也包括在內，相信整版報紙也裝不下，寫一本書也不夠。

中國製造的產品接二連三出問題，造成國際事件，殘缺不全的監管制度固然是罪魁禍首，但負責質量監督

檢驗檢疫的李長江，其官僚意識和態度，實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歷次有毒食物事故，李長江都是搶先淡化、找幾個魚毛蝦將認頭，諉過於人，最後是大事化無，不了了之。

就以今次禍及四萬嬰兒的「腎石奶粉」醜聞為例，李長江在事件曝光後近一星期，才召開記者會，宣佈對內地百多個乳製品企業的檢測結果。李長江當時的嗓門提得很高，理直氣壯的這樣說：「我們對一百零九家企業進行了專項檢查，有問題的是二十二家，佔百分之二十左右，那就是說，百分之八十的企業所抽查的產品是合格的。此外，有些企業，我們抽查的批次很多，而不合格的批次是少數。比如伊利，我們抽查的樣品是三十五個批次，不合格的僅一個批次。蒙牛，我們抽查的二十八個批次，不合格的僅僅是三個……」

人血不是胭脂、人命不是數字。毒奶事件還未查個水落石出，負責質檢的李長江就急不及待跳出來淡化、為播毒的企業抹粉塗脂。如果我們不認識講話的人是誰，還以為是伊利、蒙牛這些大企業的公關代言人。但李長江的邏輯實在太差勁了，查出有問題的乳品企業雖然只有二十二家，但市場佔有率高達八、九成，即是

說，民眾買的每一罐奶粉、每一盒牛奶，都有極大機率中毒。不說別的，就是這番麻木不仁、視人命如草芥的話，已夠他下台幾次了。

但李長江下台了又怎樣？這種走過場的遊戲，民眾早就看得麻木了。遠的有鐵道部長丁關根因火車事故下台，在官場轉了幾個圈，愈升愈高，最後官拜掌管意識形態大權的中宣部長。近的有因沙士被炒的北京市長孟學農，竟然調任山西省長，最近就因泥石流造成死亡事故被撤職，人們都等着他甚麼時候再度升官。六十四歲的李長江年事已高，恐怕再難升官了，但他的下台，可以解決中國由世界大工廠，變成「播毒大國」這個殘酷事實嗎？體制缺乏制衡、媒體失語噤聲，官僚相互包庇，這個有毒的制度一天不改，有毒的製品食品肯定會如潮氾濫。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蘋果日報》

何時才讓孩子喝到一杯乾淨的牛奶

神七問天，內地媒體鋪天蓋地，人民歡欣鼓舞，毒奶新聞，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幾乎全部掩蓋。號稱新聞自由的香港也無法倖免，升空、對話、出艙、返回的影像全程直播，不在話下。各大電視台都派重兵到宇航員的家鄉，報道鄉親父老的激動場面。報道的內容和手法，千人一面，每個電視記者採訪的每個人都幾乎說着相同的話：很激動、很驕傲、很自豪。這種所謂訪問，採訪金牌選手、選秀冠軍、考試狀元……全都用得上，根本毫無分別。電視新聞的主管和記者們愈來愈不用腦袋，只靠本能反應，變成人有我有，搞不清新聞與宣傳的分別，缺乏自己的角度，浪費觀眾的時間。香港的新聞自由暫時沒有受到甚麼限制，但編輯記者視野和知識的不足，卻使新聞質素愈來愈倒退。

香港傳媒跟着內地的口徑，眾口一詞，只說神七升天，太空漫步，是中華民族了不起的成就。沒錯，關起門來稱大王，這個結論或許正確。但與美俄等太

空強國橫向比較，中國處於一個怎樣的位置呢？如果由一九六一年算起，前蘇聯太空人加加林首先進入太空，距今已近五十年。如果由一九六九年美國太空人岩士唐在月球邁出人類一大步來算，距今也近四十年，中國在太空計劃、空間科學的國際座標上，處於一怎樣的水平和位置，內地媒體或許有他們的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但本地傳媒卻連這樣的比較角度也欠奉，就無法不令人搖頭嘆息了。

神七由發射到出艙到返回，除了打開艙門有點困難，誤報火警一場虛驚外，幾乎是零缺點，全按原定計劃行事，說明規劃和管理一個如此龐雜的工程體系，中國人是有能力辦得到的。為何神七升天可以做到分毫不差，但監管一個乳業系統就搞到一塌糊塗，有毒奶製品傳遍世界，「中國製造」變成鬼魅，避之惟恐不及，China Free由一句口號，一個運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風暴。四年前（零四年）安徽阜陽由劣質奶粉引發的大頭娃娃慘案，溫家寶總理含淚宣示，信誓旦旦，說「不能讓慘劇再發生」，話音未落，更大的慘案又再重來。人們不禁要問，孰令致之？

中國人有能力製造載人太空船，有技術製造一套

國產出艙航天服，有條件做各種各樣的太空實驗空間研究，成為第三個完成太空漫步的太空強國，說明中國的科技能力，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為何太空技術站在世界前列，但建築水準卻如此落後，四川地震令數以千計豆腐渣學校倒塌，萬計的孩子慘死在瓦礫之中，傷心欲絕的父親母親要討回公道，要當局給個說法，卻遭地方幹部粗暴恐嚇，百般阻撓。人們又不禁要問，孰令致之？

中國人有能力辦奧運，甚至可以控制老天爺甚麼時候下雨，卻無法確保民族的下一代能喝到一杯乾淨的牛奶。中國人的錢多到漏油，有條件拯救美國華爾街於水火之中，卻無法確保自己的孩子能在安全的校舍裏認字讀書。這種荒謬而奇特的體制，世界罕有。奧運夢圓了，飛天夢也成為現實，讓我們的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下快樂成長，讓他們吃的時候可以免於恐懼，這些卑微的要求，甚麼時候才能真正實現？

二〇〇八年十月一日《蘋果日報》

誰為成龍的話熱烈鼓掌

影星成龍在博鰲亞洲論壇的一番狂言，引起了大陸十三億同胞、台灣二千三百萬民眾、香港七百萬市民的強烈反響、不絕回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還未知有沒有後之來者。單從這次事件的反應強度來計算，成龍大哥在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堪稱第一，無論是負面抑或正面，創造了這個紀錄，大哥這個稱號，真的是實至名歸，無人能及。

香港網民鬧翻了天。台灣青年組成了「青年火大聯盟」，準備遊行示威，議員和民眾，到台北市政府抗議，要求撤銷成龍「聽障奧運會」代言人身份。大陸知識分子，水平最高，發表聯署：「奴才不會『成龍』——致國際武力影星成龍的公開信」「身在福中不知福……當上了人上人，卻不知自由之珍貴……設想一下，如果上天讓你投胎香江另一岸，恐怕你連在博鰲大放厥詞的機會都沒有！」

成龍博鰲狂言的反應，豈只在兩岸三地引起迴響，

也成了國際新聞，英美日傳媒都有報道，成龍作為國際武打影星的影響力，當然不容小覷。

「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很混亂。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成龍在一個國際論壇說了這番話，儘管在兩岸三地惹來口誅筆伐，但人們所忽略的，是台下聽眾的反應。都是老外眼利，據美國霍士、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他們都不約而同報道：「成龍的發言，引起台下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與會者的鼓掌歡迎。」看見嗎？成龍的說法，不只是個人意見，還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裏了。

有條件有資格出席論壇的人，當然不會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非富則貴有勢有權處於頂層的統治精英。成龍說：「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幫聽眾打從心底裏同意，同意得由衷地鼓起掌來，是因為他們都是管人的，不是被管的。或許，他們仍會被更高層的管着，但相對他們底下的部屬職工蟻民，優越得多，自由得多，約束也少得多了。這種優越和自由，與權力分配的多寡成正比，而且權力愈大，在經濟上能夠以合法名

義掠奪的，也會愈豐厚。

成龍這番話，也可能會引起位高權重的老外精英共鳴，但他們不會也不敢大剌剌的鼓起掌來，因為這與他們自小的教育接受的價值有所不符，但對當今的中國統治精英就不同了，成龍這番話說得透徹，說到他們心坎裏：把中國人好好管住，不得亂說亂動，不許有太多自由，要不然，亂起來，他們就會找上門搶奪我們的既有利益，把既有的體制成規打破，權力和利益，就無法一代傳一代，千秋萬世，子孫後代，永遠享有。

成龍的電影界朋友為成龍辯護，指他說錯話，又說藝員不應談政治。他們統統都搞錯了，成龍最懂政治，最能明白中國的統治精英、最需要的是甚麼，最恐懼的又是甚麼。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蘋果日報》

防火防賊防記者　一下回到六年前

·改六年前（零三年）沙士之疫的掉以輕心，香港特區政府這回學精了，對豬流感從嚴從重。雖然給人批評反應過敏，但特區政府一於我行我素，寧可過頭，不可做漏，迄今為止，本地民情相當受落，曾蔭權班子似乎又過了一關。

中國大陸是當年的沙士源頭，今天，表面上對付豬流感也是從嚴從重，禁止進口墨西哥豬肉，觸發貿易戰的疑懼。對來自墨西哥的旅客，即使全無病徵，也一律隔離，引起墨國當局不滿，指為歧視，惹來不大不小的外交風波。表面看來，大陸政府也學乖了，對蔓延全球的疫情，嚴陣以待，絕無半點鬆懈。

正當我炎黃子孫稍為有點安慰之際，消息傳來，令人涼了一截。報載，為避免新流感疫情造成社會恐慌，北京近日下達新聞管制令，要求電視、報紙、網絡不得隨便報道疫情。

如何管制呢？非常具體。為了防止網站「散播謠

言」，負責管控北京註冊網站的網管辦規定，各大新聞網站對北京新流感報道，只能用《北京日報》或「千龍網」內容。「回文跟帖」不得傳播對疫區到京人員醫學觀察等內容。報道規模受嚴格限制，要用「規範稿源」，以防控措施為主，不得凸出疫情和社會恐慌反應。

看了這則消息，心情異常沉重，一下子回到六年前，彷彿甚麼都沒有改變。沙士爆發，感染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衞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卻刻意隱瞞，公開說謊，指一切已經受控。在三零一醫院任職的蔣彥永醫生，耳聞目睹的，與官方的公佈大有出入，毅然投書內地媒體，但在宣傳紀律的緊箍咒下，沒有一家敢報道真相。基於知識分子的良心，蔣醫生再冒險向海外媒體揭發，於是，中國大陸的疫情得以在外國媒體曝光。雖然沙士病毒早已散播，禍及香港蔓延世界，但如果不是蔣彥永醫生的奮不顧身，冒險犯難，疫情可能更為嚴重，死的人將會更多。

六年過去，當局防火防賊防記者的心態和政策，非但一點都沒有改變，反而更變本加厲，凡有甚麼大事發生，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以防止發生恐慌為名，加強新聞審查，收緊採訪紀律，以為人民不知道，一切就

萬事大吉。但效果卻偏偏相反，因為資訊無法流通，謠言四起，無法止息，民心不穩，禍亂由此而生。北京網管辦管媒體規管口徑的條件反射，儼如刺盲了政府的耳目，有關部門無法透過媒體的報道防患於微，更無法把疫情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會問：中國大陸至今沒有一宗新流感個案，究竟是不是真的？

張文康和孟學農因隱瞞沙士疫情而下台，但不久後又再易地易位升遷。揭發疫情的吹哨者蔣彥永醫生，後來又上書為「六四」死難者鳴冤為中國民主呼號而遭多次軟禁，長期過着受監控的生活。壞人續享榮華富貴，好人屢受打擊報復，再看到今次在疫情下內地又對媒體實行嚴厲管制，這是中國體制的必然，使人無限欷歔。

二〇〇九年五月六日《蘋果日報》

把冤死孩子的名字刻在川震紀念碑上

川震一年，在民間壓力下，四川當局又一次公告死難學生人數，省教育廳長涂文濤說，全省遇難和失蹤學生共五千三百三十五人，是根據申請撫慰金和救助金的人數統計的，「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這個數字是可信的」。有關官員「很負責任的」公告學生死亡數字，已經不止第一次了，同一個教育廳長去年（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就說過，遇難學生六千三百七十六人。去年十一月，副省長魏宏宣佈，學生死難人數高達一萬九千零六十五，後來又說這是口誤。

究竟哪個數字才最「負責任」？詩人艾青的兒子，一直進行民間調查的藝術家艾未未對我說，官方數字，粗疏模糊，沒名沒姓，真偽難辨。艾未未在網絡上組織發動了幾十個志願者，深入地震災區，挨家挨戶做調查訪問，把死難學生的姓名、年齡、地址、學校、班別、父母，全記錄下來。按現有資料推斷，死難學生相信高達七千人。

同樣做民間獨立調查的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三月底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當局拘捕，至今音信全無。艾未未可能背景較硬，除了不時把他的博客文章刪掉，當局沒有對他採取甚麼行動。但民間調查的志願者，被驅趕、拘禁、警告，材料被沒收，幾乎每天出現。災區都被公安盯梢，有些圍得像鐵桶一樣，連蚊子也飛不進去。

為甚麼要千方百計阻撓民間調查？為甚麼害怕公佈死亡學生的真確人數和真實姓名？當然與「豆腐渣工程」有關。有名有姓，哪家學校師生死亡的百分率多少，就可清晰無誤的作出比較。

例如洛水二小，二百多個師生，死了一百六十多人，地震時學校在極短時間粉碎式倒塌，學生連逃命機會都沒有，這符合「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要求嗎？又例如漩口中學，千多名師生死了五十多人，學校大樓整幢震裂了，但至今仍然不倒，師生都可以逃出來。為何同區建築和學校，這家只有少許破壞，那家卻碎得連樣子也認不出來？柱子沒鋼筋，水泥沒黏性，再追查，「豆腐渣工程」的蓋子就無法捂下去。

省建設廳長揚洪波說：「目前尚未發生主要因為質

量問題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倒塌。」艾未未評之為「流氓邏輯」，是很貼切的。省教育廳和省建設廳都是「豆腐渣工程」的利益相關者，由他們調查學校倒塌和建築質量有關無關？根本就是個黑色笑話。

數以千計早夭的生命，不是一堆數字，不是一群螻蟻，他們都有名有姓。把他們名字，一個一個的都刻在紀念碑上吧，歸還孩子的尊嚴，告慰冤死的靈魂，安撫斷腸的父母，敲問無良的貪官。

尊敬的溫家寶總理，你流着淚信誓旦旦，說要對「豆腐渣工程」「徹查到底，絕不姑息」，但對四川當局的結論，你至今仍然不吭一聲，那個「以民為本」的招牌，究竟是虛的，還是實的？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明報》

保釣英雄，放棄保衛釣魚台吧！

每年四、五月間，兩岸三地的保釣團體，都會發起保衛釣魚台活動。這個時候，釣魚台海域風平浪靜，即使裝備不夠精良的漁船，到釣魚台宣示主權，也不會有太大風險。

釣魚台風平浪靜，但兩岸三地的政治氣候，卻風高浪急。每年都如常出發的保釣船，在香港和台灣都受到再三阻撓。香港受過英國統治，相對文明，海事處祭出法律條文，一時指保釣船防火設備不足，一時指漁船只能捕魚不能保釣，一時又指船員資格不足，不得出海。法律文明祭過以後，粗暴行動隨之而來，派船攔截，發射照明彈，出動水警特種部隊控制漁船，像搜捕海盜般如臨大敵。明顯是有人下了死命令，千方百計，總之不能讓香港的保釣船出海。

台灣的有關單位，手法如出一轍，警告船長取消行動，否則會秋後算賬。按照台灣保釣人士向我解讀，輕輕一句「秋後算賬」殊不簡單，意即要令你走投無路，

生計成疑。由政府單位出面要斷人糧草，誰能不害怕？於是，今年（零九年）台港聯手的保釣行動，宣告流產。

以香港公務員非政治化的優良傳統，誰都知道，沒有上頭的命令，即使海事處和水警吃了豹子膽，都不敢阻撓一個保衛國土的愛國行動。中聯辦曾經和香港保釣人士打過招呼，勸他們不要在香港出發，甚至提議出錢給他們飛到台灣、與船隊會合、在台灣出發。中聯辦突然介入，提出如此奇形怪狀的要求，隱隱然看到他們的任務在身，只要保釣人士不在香港出發，就萬事大吉。

地位危危乎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曾經說過，釣魚台主權屬於日本，卻未惹起北京的憤怒。麻生訪華得到高規格接待，中日領導人熱乎熱乎，照此勢頭，中日關係萬古常青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全國一盤棋，保釣運動，於大局有損。

中聯辦要求香港保釣人士在台灣出發，將球踢向台灣。但諷刺是，總統馬英九宣稱自己是老保釣，卻因為今年是「台日友好關係年」，關係着馬英九政府的國際認受性，不容保釣人士影響台日友好。

雖然有着不同的動機，但目標一致，國共聯手打壓、要把台港兩地的保釣，消滅於萌芽狀態，彰彰甚

明。

對當權者來說，民族主義從來都是手中把弄的玩意兒。今天叫你反日，群眾可以上街示威，打燒搶都無人阻止。他朝中日友好，就連保衛釣魚台都不得亂說亂動。中國政府，口頭說要保衛國土，但實際行動，從來不當領土主權是甚麼一回事，可以拿作政治交易。沙俄時期佔領中國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於四十個台灣，在邊界協議中給「確定」了，永久讓予俄羅斯。失掉土地，人民完全不知情，也不准提出任何異議。一些港區人大政協，平日對南沙釣島的主權義憤填膺，但對失掉這四十個台灣的土地，因為中央決定了，拍板了，簽字了，卻連屁都不敢放一個。

保釣英雄，放棄保衛釣魚台吧！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可以丟失，區區一個釣魚台，算得甚麼！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三日《蘋果日報》

老

大

哥

在

看

誰來決定互聯網我們不可以看甚麼？

香港的淫審制度，一直笑話不斷，由大衛像、《新人》、丘比特、到《中大學生報》、《明報》副刊，一場又一場風波，足見如此荒謬的制度，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政府早陣子就修改淫審制度諮詢公眾，無論是重新定義淫褻與不雅，還是改革審裁制度、評級機制，抑或是界定執法機構的角色、提高罰則等等，每一個環節，都關乎香港的資訊、表達和言論自由，市民都應該熱烈討論，踴躍發表意見。

這份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首擔大旗的諮詢文件，還特別用了兩章篇幅，討論如何規管新媒體，包括互聯網的資訊流通，提出來的辦法，令人嘩然，令人擔憂，也令人感到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腳步聲愈來愈近。

文件提出，「收緊互聯網供應商與用戶的服務合約，

不得發放淫褻不雅物品，屢犯者可終止服務」。如果嫌這種做法還不夠辣，政府又建議，「立法強制互聯網供應商為用户提供過濾服務，把不適合兒童及青少年瀏覽的網頁濾除，以保護年輕使用者」。如果還嫌不夠荒謬，政府又提出，「要求瀏覽不雅資訊人士先輸入信用卡資料以核實身份，確保瀏覽人士年滿十八歲」。

整個問題的關鍵是，甚麼才算淫褻？如何才叫不雅？定義還未搞清，就急不及待提出「收緊合約」，「立法強制過濾網頁」，「輸入信用卡號碼核實身份」，不是徹頭徹尾的本末倒置嗎？

再者，關鍵中的關鍵是，甚麼網頁必須過濾？誰定出過濾名單？簡言之，誰來決定互聯網我們可以看甚麼不可以看甚麼？是淫窗處？是蘇錦樑？還是互聯網供應商？無論根據淫褻不雅的舊定義：「暴力、腐化、可厭」，還是文件提出討論的新定義：「不當地利用性、恐怖、殘暴和暴力」，都是非常抽象和爭論不休的，也涉及品味和識見。露出乳房私處一定是不雅嗎？有交媾場面的春宮就要禁嗎？

法輪功網頁有被毒打受傷致殘的圖片會視為殘暴列

入黑名單嗎？藏獨疆獨網站會因為暴力而被過濾嗎？網上世界，成千上萬，要逐一列舉，恐怕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中國耗費龐大資源，動員萬計網警堵截「不良資訊」。特區政府規管互聯網的辦法，是「金盾工程」香港版的雛形，如果我們接受的話，香港與內地的網上世界資訊自由，就只有一尺之遙，愈來愈看不出有甚麼分別。

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明報》

二十三條借屍還魂

二零零三年，二十三條立法鬧得民怨沸騰，最爭議的其中一項惡法，就是「管有煽動刊物，可被判刑」。我在一個吹風會上，拿着一本叫《如何顛覆政府》的書，要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辨別是否「煽動刊物」，葉劉連書都不敢接。我又問，政府是否會成立「煽動刊物審裁處」、由官員逐本審查、證明乾淨，才可以過關？當然也得不到確切的回應。

這項「管有煽動刊物」的條文，後來在壓力下刪除了，二十三條也在群情洶湧五十萬人上街後擱置。港人不要以為，從此就可以安枕無憂。特區政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二十三條，將藉着《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諮詢，借屍還魂。

如何管制互聯網上的不良資訊，諮詢文件是這樣寫的：「立法強制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為用户提供過濾服務，把不適合兒童及青少年瀏覽的網頁刪除，以保護年輕使用者」……「不良網頁名單亦可以自動更新，方便

使用者」。

負責有關政策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在電台接受訪問，我問他：甚麼人，根據甚麼標準制訂「不良網頁名單」，是政府官員？還是互聯網供應商？蘇副局長回應：不要把問題鑽得太細……就迴避過去。蘇副局長，我告訴你，不要迴避，這問題絕不細，正正是整個政策的核心和關鍵。

互聯世界浩如煙海，網頁成千上萬，請問，哪位官員有超凡能力、可以決定這個網頁是淫褻、哪個網頁是不雅。因為有性題材？因為有裸露圖片？因為有暴力畫面？具體的標準是甚麼，根本無法有定論。再者，現存的淫審制度，是事後送檢，而不是事前審查，今天諮詢文件的提議，卻完全是「未審先禁」，未經任何審檢程序，就判定為「不良網頁」、還制訂「不良網頁名單」，要過濾，要刪除。當年二十三條「管有煽動刊物罪」，還有機會先給你管有這本煽動刊物，今天網絡二十三條，被視為「不良網頁」的，你根本連看的機會也沒有就被禁掉，其荒謬與嚴厲，比二十三條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令人擔憂的是，根據諮詢文件的建議，所謂淫褻不雅，除了「腐化及可厭」外，還包括「不當地利用性、

恐怖、殘暴和暴力」。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今後，異見者的網頁，如法輪功、藏獨、疆獨等，都會以殘暴、暴力等為藉口，以保護兒童青少年為名，要網絡供應商從源頭過濾刪除，人們連接觸的機會都沒有。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根本就是與我們的祖國大陸看齊，變成「一國一制」了。

諮詢文件更建議「要求瀏覽不雅資訊人士先輸入信用卡資料以核實身份，確保瀏覽人士年滿十八歲」，如此可笑的提議根本不值一論。先不說信用卡資料外涉的危險如何巨大，試問地球上會有甚麼人，看鹹網時，會敲鑼打鼓，喊聲震天的說：我來了，把自己的真實資料輸入網絡，告訴全世界？蘇副局長，文件雖然不是你親手寫的，但你推銷政策時，腦袋究竟有沒有開動，竟然接受如此違反常識的建議？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蘋果日報》

拆毀「烽火台」 中大「去根化」

中文大學，公認有全港大專院校最美麗的校園，山明水秀，樹影婆娑。我是一九八二年的中大校友，畢業已超過四分一世紀，校園的一草一木，都為我保留了難以忘懷的回憶。周末假期，一家大小，回到母校，享受一頓晚飯，在校園閒逛，重踏昔日的足迹，在女兒面前想想當年。最近，回中大的次數愈來愈少了，不是因為太忙，而是因為中大的發展、中大的建築、中大的精神面貌，離開中大立校的初衷愈來愈遠，與我們這些舊校友愈來愈格格不入。

為擴闊路面而隨便斬樹，要改建校園而把歷史悠久的建築拆毀，五顏六色不倫不類的高樓拔地而起，一些因為學生校友的激烈反對而暫緩，一些卻就連反應都來不及，無聲無息變了既成事實，校園面目全非。如果這些統統都無可挽回，也就算了，但為了擴建圖書館而拆「烽火台」，已經釀成風潮，在中大人之間引起強烈震撼，激烈迴響。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對如此荒謬的決

定，我們再沒有沉默下去的理由。

讀者可能不理解「烽火台」對中大人的意義。在中大圖書館對開的這個小平台，連接着通往科學館的百萬大道，每年的畢業典禮，就在這通道上舉行。因為地點方便，景觀開闊，可以聚集的人數眾多，「烽火台」就變成了中大人論壇集會思辯抗爭的最佳地方。

港英年代，中大師生反對殖民政府強迫中大學制由四年改為三年，在「烽火台」抗議。我經歷的中大醫學院改制事件，上千師生在「烽火台」集會，要求校長對話交代，同學們把巨幅的中文校徽掛在山坡上，蓋上黑紗，象徵着中大精神的死亡。往後的「六四」集會、公安惡法的抗爭、反對二十三條、質疑校長密切的政商權貴關係……。沒有在「烽火台」集過會發過言，就好像沒有讀過大學一樣。如果說，天星皇后碼頭是香港社會運動史的重要組成部份，香港的庶民歷史就從那裏開始，那麼，「烽火台」就是香港學生運動史不可或缺的篇章，見證着中大人關心社會、堅持公義、不畏權貴的異議傳統。

中大校方擴建圖書館拆「烽火台」的消息被傳媒披露後，反對聲音此起彼落，網上聯署，短短幾天已收集

得數以千計的簽名。校方急忙發動電郵攻勢，先有副校長程伯中的保證：「圖書館擴建迎四年制，烽火台保留不損半分」，「在工程完成後必須原址重置，回復舊觀，一寸都不能少。」後又有校長劉遵義親自發信：「雖然大學廣場在施工期間需要封閉最長不逾一年，我仍然十分關注烽火台可能受到的影響。為此，我已指示程副校長及專責這項工程的建築委員會仔細研議所有可行的施工方案，包括考慮可否縮小工程範圍，盡量確保烽火台在施工期間免受影響。」

如果能「確保烽火台在施工期間免受影響」，為何又會有先拆毀後「原址重置、回復舊觀」的方案？為何一時三刻，計劃說變就變？校方原來的動機是甚麼？使人無法猜透。鏟掉港人的天星皇后，跟拆毀中大的「烽火台」、如出一轍、就是「去根化」、把抗爭傳統、異議歷史的根摧毀。中大校方不堪的前科早已纍纍，輕易的口頭承諾，能使人相信嗎？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蘋果日報》

王維基觸犯了甚麼天條？

亞視風雲，比肥皂劇還要好看，比《家好月圓》《金枝慾孽》還要峯迴路轉，現實生活往往就是最佳劇本，此話一點不假。

張王配入主亞視不足十二天，由最佳拍檔變為反目成仇，已夠戲劇化了。事前沒有一點動靜，本是解釋亞姐賽果「造馬」的記者會，執行主席張永霖突然宣佈接納行政總裁王維基的辭職，嚇人一跳。王維基當天深夜發表聲明展開反擊：「至現時為止，並未提出請辭，有關請辭並不存在，亦未收到董事局接受其請辭的通知」，更是不可思議。執行主席與行政總裁閃電內鬥，辭職與不辭職也變得羅生門，成為坊間笑話，說明亞視的管理制度是如何不堪。但這宗懸案，相信很快會成定局，形格勢禁，王維基鐵定成為亞視史上最短命行政總裁。

不少人會問，王維基犯了甚麼天條，而要給人用非常手段強迫下台？這要從亞視股權說起。現時亞視的股

權十分複雜，股東包括政協常委陳永棋、鳳凰衛視的劉長樂，也有新股東名力集團主席查懋聲及其弟查懋德，亦有荷蘭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直屬企業中信集團。單看股東陣容，已夠國際化了。金融海嘯，荷銀被蘇格蘭皇家銀行收購，後來英國政府又將蘇格蘭皇家銀行國有化，嚴格說來，英國政府間接擁有亞視股權，與中國國務院同時是亞視股東。

英國政府當然沒有興趣干預亞視的路線，但北大人就不同了，無論是陳永棋、劉長樂，還是查懋聲，都與內地關係非常密切，何況還有國務院直屬的中信。共產黨對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重視程度，迹近病態。在這樣的股權結構下，亞視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節目編排，已愈來愈大陸化。近年，亞視已在大陸落地，某些城市，已可收看整套亞視節目，單看亞視十之八九都是內地商品廣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亞視變成中央十台，已走進了一條不可逆轉不可還原的不歸路。

王維基是典型香港仔，白手興家孤身創業，儼然是個香港神話，他對大陸沒甚麼感情，業務也不需靠北京支持，因此有條件「口出狂言」，甚麼「如果亞視要做國內台，我冇興趣……亞視係一個香港人嘅電視台」、甚

麼「我覺得香港人係有尊嚴，唔應該成日問阿爺攞嘢」，甚麼「就算有北面支持，我都唔要」，甚麼「亞視唔會做中央十台」。王維基的這些話，代表要將亞視路線一百八十度改變，聽在以國家利益代表自居的亞視股東的耳裏，句句有刺，非常礙耳。

王維基觸犯了這些天條，或遲或早都會下台，加速的原因，是因為自視太高，輕佻浮躁，對新聞部運作指指點點，對亞視員工諸多挑剔，一開始就無法取得民心。王維基更口不擇言，涉嫌性騷擾，公開對亞姐胸部評頭品足，導致群情洶湧，壞了品味壞了形象，更是不可饒恕，成為他閃電下台的絞命索。

香港只有兩家免費電視台，亞視是其中一家，由政府發牌規管。亞視股權頻繁變動，管理層有如走馬燈，早已影響節目質素，損害觀眾利益。長此下去，亞視會否變得無以為繼，連發牌條件也無法滿足？特區政府應早作籌謀，及早打算，免得到時又「倒瀉籮蟹」。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蘋果日報》

《指引》只是為了全身而退的護身符

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明愛醫院行政總監馬學章和急症室主管吳奎那種冷靜、理性、即使人都死了，臉上也沒有流露一絲一毫感情，只按規章指引，從容不迫的一條一條的解釋。我內心沒有激動，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因為這樣的人太多，開始有點麻木了。

今天的技術官僚，在政治官僚身上學到的東西愈來愈多、例如「指引」，就是其中一項天下無敵的擋箭牌。馬醫生說：我們只管醫院裏的病人，在醫院外面的、根據指引，親屬應打九九九召喚救護車。吳醫生又補充說：即使是自己親人在門外出事，也會打九九九等救護車。

原來，人的生與死，只在醫院門裏和門外這一線之間。

醫院大門距離急症室只有百米之遙，幾分鐘就可到達。打九九九，當值警員要用幾分鐘問位置問資料，等救護車要十幾分鐘，等到救護車來了，從醫院門口兜兜

轉轉到醫院急症室也要近十分鐘，稍為懂得計加數和距離的小學生，也會明白用哪種方法從醫院大門到急症室會短一點快一點，但偏偏這兩位受過高等教育的醫生就異於常人，得出如此與別不同的驚人結論。

兩位醫生又說：急症室的心臟除顫器難於攜帶，派誰去，帶甚麼儀器，又要時間準備，可能比消防處的隊伍更慢。

啊！原來急症室的救急儀器、醫護人員只限在急症室內應用，離開急症室就會完全失靈。如果醫生們解釋可信的話，即使那位運輸公司東主不是在醫院門外不省人事，而是有幸地進入醫院大門，也無濟於事，因為如果那裏不是急症室，也有儀器攜帶不方便、人手調派有困難等等問題。總之，即使人在醫院，一旦入錯門口，也只有死路一條。

在病房內又如何呢？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屈奇安更說：一直以來，就算在病房裏，有非病人受傷，也會先打九九九，叫救護員到場急救，然後才送到同一間醫院急症室繼續救治。

有甚麼比這樣的指引更荒謬的呢！同樣是一條性命，也要分病人非病人、急症室非急症室、醫院門內門

外，層層級級，清清楚楚。醫護人員制訂這個指引，反倒過來受指引指揮，不能越雷池半步。僵化異化到如此程度，究竟醫護人員是以救急扶危為己任，還是嚴格遵守他們的指引為己任？

也許，這種討論實在太浪費時間了。

所謂指引，只不過是出事之後的護身符：我們完全符合指引，但也有改善的空間。一輪大話假話空話，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一切都不需要負責，改改指引就安然過關。這種情況，在任何機構任何部門隨隨便便都可以碰到，早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習非成是的官僚文化。

今後，無論有甚麼急病，也要保留最後一分力氣，爬入醫院。噢！千萬別搞錯，要認清急症室的方向，如果那道不是急症室的門，也要打九九九，從頭來過。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報》

請找回救急扶危的神聖初衷

如果歷史可以重演，事情可以從頭再來，在明愛醫院門前失救的楊先生，生命可不可以挽回呢？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但是，從明愛醫院總監馬學章醫生親自撰寫的報告，公眾可以看到其中一些細節，若每個醫護人員都盡責盡心、視救急扶危為最基本最神聖的任務，那麼，更多慘劇或許可以避免。

事情發生後，不少人矛頭指向當值的接待文員，指她沒有立即致電求助，而要司機自己打九九九。報告亦批評這位文員不符求助者期望，令人感到她冷漠和缺乏同情心。

但報告卻爆出令人更震驚的訊息。剛巧路過的外科醫生見有人在醫院門外不省人事，致電明愛急症室，要求派醫護人員到現場，醫生立即對病人進行心外壓急救。但報告說，急症室的護士表示聽不清楚電話的內容，並大約在六分鐘後，才致電保安組。替病人急救的外科醫生，見急症室沒有派人協助，再致電求救，但急

症室的護士事後說，已記不起有這通電話。

為甚麼急症室的護士收到外科醫生的求助電話，要六分鐘後才有行動？人命關天，如果電話訊息不清楚，為何不盡力問個明白？報告批評「急症室有關職員對求助電話的處理，明顯有不足之處」。「不足」？太輕描淡寫了，可以解釋得了視求救如無物、視人命如草芥的輕率態度嗎？對急症室護士的做法，馬學章總監自己也不明所以，惟有想當然：「我相信他們當時一定有其他要務，因為當時急症室仍然處理病人，亦接近他們的交更時間。」

「接近交更時間」，馬學章說漏了嘴，無意中點出了問題的要害。交更大過天，是不是耽誤六分鐘的關鍵呢？報告沒有說明白這個問題，以醫管局行政總裁蘇利民為首的專責委員會，必須尋根問柢。六分鐘可否救回一個心臟病人的生命，沒有人說得準，但肯定的是，跟死神搏鬥，必然要爭分奪秒。

從醫護人員的態度、醫院的設備、整家醫院的設計和佈局、出事後醫院高層的回應，都反映了「麻木不仁，少做少錯」已成為這些醫護人員習以為常的文化。醫院收急症，一般由消防處的救護車運來，急症室

根本沒有任何準備，直接收取求助電話，護士收到求助電話後不知作何反應，可能是常態。偌大的明愛醫院，竟然沒有一部可攜式的心臟除顫器，有的，都笨重得無法移動。從設備上看，不但是明愛，連整個醫管局也只有少得可憐的二十五部除顫器，可見醫管局的急症室從沒打算拯救在醫院以外出事的病人。

指示到明愛急症室的路牌長期不足，但醫院高層明知卻沒有要求改善。明愛依山而建，通道複雜，但長期如此，沒有任何改進辦法。出事後明愛高層的反應，是「員工跟足指引，已盡了力」，在輿論壓力下才被迫改口，但人們都明白，衝口而出的，才是真心說話。這一切，都反映了救急扶危的醫護本質，已被龐大的官僚機器所吞噬。不找回醫護神聖的初衷，悲劇將會不斷重複。

二〇〇九年一月七日《蘋果日報》

上帝啊！會寬恕他們嗎？

看着電視直播立法會討論《家庭暴力條例》，心裏泛起陣陣悲憤。

發言的，大多數都是有宗教背景的人士。他們的教義，提倡包容、寬恕、扶助弱小、對抗壓迫。他們最崇敬的神祇，常站在性工作者、麻風病人、社會最低層最受歧視的人那邊，恢復他們的健康，維護他們的尊嚴。為甚麼神祇的身體力行，落實到這幫人身上，會變得如此偏激？如此猙獰？同性戀犯了他們甚麼，會令他們痛恨得如此咬牙切齒，幾乎把同性戀視為萬惡之源，好像非要除之而後快不可？

《家庭暴力條例》的初衷究竟是甚麼？政府的文件講得清清楚楚。刑事法律，可以處理任何暴力行為，但《家暴條例》的民事框架，是為「某類特定關係人士的特殊情況及需要，向他們提供額外的民事補救」，例如向法庭申請強制令，免受該關係中另一方騷擾等等。《家暴條例》一九八六年制訂時，只限於婚姻關係和同居男

女，以及他們的未成年子女，後來逐步伸延至前配偶、前同居男女，再進一步延展至跟血緣有關的其他家庭成員，如婆媳、祖孫等。

不論《家暴條例》的涵蓋範圍如何擴展，都離不開兩類人士：親密關係或血緣關係。由於這種親密或血緣，令他們「存在特殊的權力互動，致使出現暴力風險」。如果這種狀況出現在男女配偶、前配偶，男女同居者、前同居者身上，稍為有理性的人，都不會罔顧事實，否認這種事情同樣會發生在同性戀同居者身上吧！但堅持把「家庭暴力」改為「家居暴力」的人士，卻把有親密關係的同性戀同居者，極其荒謬地等同業主與租客、僱主與外傭、長者屋同住的老人、大學宿舍的室友、籠屋板間房的住客……他們根本沒有親密或血緣關係，何來特殊的權力互動？即使出現暴力，性質也完全不同，目前的刑事法律已足夠應付。把這些只住在同一屋簷的過客與有親密關係的同性戀同居者混為一談，目的只想混淆視聽，淡化同性戀者免於暴力的迫切需要，終極目的，當然是否定同性戀者的存在。

宗教人士視同性戀為洪水猛獸，把同性戀同居者納入《家暴條例》範圍，他們說，會破壞一夫一妻的婚

姻制度、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徹底破壞倫理關係。諷刺的是，上面的指控、異性戀所犯下的，顯然比同性戀嚴重得多。而有識之士早已指出，中國傳統並不排斥同性戀，請勿隨意扭曲國粹。

台灣早將同性戀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障範圍。大陸吉林省長春市，「考慮到家庭關係的實際發展趨向」，同性家庭受害者也同樣受到家暴法規保障。香港這個自以為先進的社會，看到大陸和台灣對同性同居者的保護，能不感到汗顏嗎？歷史上，有不少人以神的名義壓迫弱勢者，慈愛的上帝啊！會寬恕他們嗎？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明報》

誤導家長　偽造民意

當《家暴條例》諮詢將近完結，共識快要達成的時候，一幫打着道德名義的教會團體，以恐嚇誤導的手段，發動人海戰術，要把整個諮詢推倒，硬要以他們的道德標準重來。《家暴條例》已使整個社會鬧得沸沸揚揚，到《淫審條例》的諮詢，他們又再故技重施。

數以百計學校、教育團體、教會組織聯署報章廣告，表明反對廢除《淫審條例》，要求當局加強執法。一直跟進淫審的團體，對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大惑不解。諮詢的主要目的，是改革殘缺不全的淫審制度，例如以陪審員做淫審員，加強代表性。最受爭議是立法強制互聯網供應商提供過濾機制，阻截不良網頁，有人批評這是網絡二十三條，不但窒礙資訊流通，打擊言論自由，更有不少技術問題，殺錯良網之處，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翻遍整份諮詢文件，連半個廢除《淫審條例》的字眼都沒有，擔大旗的蘇錦樑副局長，更是謹言慎行，任

何出位越界的話都不敢說、所謂「廢除」、可能只是個別立法會議員發晦氣衝口而出。這些團體捉着個別議員的片言隻語，以引起恐慌的手段製造輿論攻勢，早已不是頭一遭。我在電台訪問過其中一個發起團體，問他誰人講過要廢除《淫審條例》、講來講去、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可見這份聯署聲明的兒戲。

單是聯署一份廣告、那就算了，但一浪又一浪的攻勢，竟涉及到偽造民意。一些學校，數目多少還未明確，以學校或家教會的名義，發信給每一位學生家長，呼籲他們積極向當局反映對《淫審條例》的意見，反對廢除、加強執法。如果到此為止，還可接受，但信的末段，竟有這樣的「提議」：

「隨函附上意見書樣本，若家長認同信中內容，請以個人名義簽署，並在『參考意見』中選擇幾項在『本人其他意見如下』的空格，意見書務要在明天由貴子弟交回班主任，以便校方收集後一併轉交政府。」

甚麼「參考意見」呢？試舉幾例。

「不應誇大社會對『性』開放的情況及需要」——怎樣才算誇大呢？實質是指甚麼？

「不應放寬或廢除《淫審條例》」——誰人說過會放

寬或廢除？

「不應將保護青少年免受色情物品影響的責任全推給家長」——難道家長沒有責任嗎？強制互聯網供應商過濾就可解決問題嗎？

「不可挑戰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及家庭觀念」——這一項完全可以用「塞進私貨」來形容，更可能是他們的終極目的。難道要把所有同性戀的資訊統統視為淫褻不雅，要全面禁制？

家長對《淫審條例》有意見，可以自己寫意見書，由學校提供樣本信已是越俎代庖了。學校發信函，又要求家長「務要」交回班主任，學生家長敢不從嗎？而提供所謂「參考意見」，這還不算誤導家長，偽造民意嗎？當局收到這些由學校炮製、由個人簽署，又有「本人其他意見」的意見書，應算一份，還是多份，蘇副局，今回考你了！

二〇〇九年二月四日《蘋果日報》

香港電台油盡燈枯命懸一線

香港電台又有人事變動，但並沒有引起公眾太大興趣，媒體報道的篇幅很小，焦點集中在空降政務官引起港台工會不滿這個環節上，這次任命，對香港電台這個公共廣播機構的存廢去留有甚麼啟示，卻完全被忽略。

政務官空降港台已不是新鮮事兒，回歸前醞釀香港電台公司化時已有過，兩年前（零七年）也是港台風雨飄搖的時候，也是由AO空降副署長。今次原副署長升官，新副署長由政務官擔任，由於已試過兩回，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記者問分管港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柏志高，為何不從港台內部晉升，柏志高回應說，由於要進行公共廣播檢討，而檢討將影響港台的前途，所以不考慮從港台內部物色晉升人選。

柏志高的邏輯根本不通。公共廣播檢討與從不從港台內部物色晉升人選，有甚麼邏輯上的關係？檢討完

了，如果港台維持現狀，升了官的大可繼續做下去，如果港台脱離政府成立新的架構，也大可洗牌從頭再來。檢討與內部晉升毫不相干，柏志高這番話經不起追問，只是為AO空降硬套胡來的藉口。

製作人員青黃不接嚴重斷層更離譜的是，公共廣播檢討是三年多前（零六年）由特區政府煞有介事提出的，又隆而重之的延攬本地傳媒教父牽頭，報告已公佈了兩年多，負責官員由曾俊華、王永平、馬時亨，一直換到今天的劉吳惠蘭。傳媒教父的報告放在曾特首的抽屜裏封塵，早已寫好又承諾發表的諮詢文件，又突然人間蒸發無影無蹤。特區政府提出要檢討港台，但何時才算有個結論，卻遙遙無期，現在又用檢討未完成為藉口，把香港電台深埋在零下幾十度的冰層裏，進不成退不得，遑論向前發展。

港台被長期冰封，惡果早已浮現。大量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加薪晉升機會皆缺，大量流失。以公共廣播檢討為理由，港台不能再聘請公務員，合約員工因前途有限，士氣低落，做滿幾年剛剛成熟，又離職他去，製作人員出現青黃不接嚴重斷層，已可能影響製作質素。

科技日新月異，數碼廣播不可逆轉，但港台製作器材之老舊，甚至比一些大專院校職業訓練的機構還不如。一家媒體如果沒有三至五年的長遠規劃、會跟大勢脫節，再追回來會有很大困難。

幾年後，電視廣播會全部變成數碼高清，港台的古老設備將無法應付，拍好的《鏗鏘集》，可能出現制式落後無法在電視播出的荒謬情景。

「陰乾」、「餓死」港台之計已卓有成效，即使不操刀屠宰，也已經是油盡燈枯，命懸一線，離嗚呼哀哉之期，不會很遠。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明報》

財技是否也需要講道德？

電盈私有化，種票疑雲陣陣，鬧得滿城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裁員減薪接踵而至，電盈的企業形象繼續尋底。社聯頒發「商界顯關懷」獎項給電盈，成了媒體輿論揶揄諷刺的對象。

香港的自由經濟指數，長據世界榜首。合併收購，上市私有，把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投資者賺取最多利潤，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經濟體系裏，本來無可非議，也不應大驚小怪。但今次電盈私有化惹來極大爭議，種票疑團只是其中一項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澤楷大玩財技，以蛇吞象的方式收購香港電訊以來，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法，把小股東玩弄於股掌之上，股價一跌再跌，不少長者靠收股息過活，本想勞累一生，圖個穩妥的晚年，但卻事與願違，小股民的一生積蓄，頃刻付諸流水。

一位大學教授對我說，電訊盈科這家上市公司，長期以來是大學講堂熱門研究的課題，無論是老師或同

學，都對電盈玩出神入化的財技，嘆為觀止，目瞪口呆。但究竟甚麼是財技？財技是否需要講道德？就連這位大教授也難以說得準確。

沒錯，做生意不是開善堂，「利潤最大化」是最高原則。我們暫且不談甚麼社會企業責任，但先問一句，「利潤最大化」，究竟是誰的利潤呢？上市集資，股民信任大股東管理層經營有道，把自己的血汗積蓄交出來，投放在這家公司，希望分得利潤，股價上升，更可以財息兼收，經營不善，環境欠佳，股價下挫，也只能怪自己眼光不好，與人無尤，怪不得誰。

大股東和小股民同是投資者，理論上他們利益一致，公司盈利，應按比例分得同等份額，公司虧損，應按比例共同承擔，賺了大家高興，輸了心甘命抵，這才是光明磊落的遊戲規則。但不少上市公司主腦人樂此不疲的財技表演，卻完全違反規則，大股東的利益，凌駕小股民的全副身家。每次財技得手，大股東都賺得盤滿缽滿，肚滿腸肥，而小股民的身家都大幅縮水，真金白銀的投資，落得慘淡收場。

因此，揭開表面，所謂財技，其實只是魔鬼的化身，是大股東吸啜小股民血汗骨髓的修辭。電盈大股東

不費分毫，還有近二十億股息落袋，就可以將一家由千萬股民成就的香港最大電訊公司，化公為私，全權控制，今後煎皮拆骨，為所欲為，沒有小股民阻頭阻勢。天下間還有甚麼比財技更便宜的事呢？

溫家寶總理在歐洲訪問，三番四次以「企業家的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來指摘貪得無厭的美國投資銀行，聽來不無諷刺，因為「流淌着道德血液」的中國企業家，也只是鳳毛麟角，不然不會有這麼多諸如三聚氰胺毒奶醜聞，按照國人的邏輯，自己也管不好，就不應跑到別人家門口說三道四。

我問大學教授，財技是否需要講道德呢？教授一時語塞，支吾以對。看來，無論是中國還是香港，大學講堂，加開道德這一課，顯得相當逼切。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蘋果日報》

基督徒，請你發聲！

零九年二月十六日，打開《明報》「觀點」版，讀到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余達心牧師的鴻文：〈「基督徒，請你封嘴！」〉，標題很有爆炸性，細讀下去，發現點了我的名字。

我在《家暴條例》、《淫審條例》的立場比較鮮明，經常在電台報章發聲發言，沒有和稀泥顧左右言他，早已被某些極端保守宗教團體盯上。

余院長在他的文章對我點名批評，一點都沒有驚訝。

我不喜歡筆戰，也對無謂爭拗感到厭倦。我贊成真理愈辯愈明，但批評卻要基於事實，對不符事實的指摘，我無法不作回應。

余院長在文章裏，指摘我在一月九日的電台節目中，「語帶不屑地質問」來電聽眾，「你係唔係基督徒？」余院長說：「吳志森這一問，似乎反映其背後有個假設，就是凡反對將『同居者』、『同性戀同居者』列

入『家』的定義之內的，一定是基督徒，就是那些被他定性為保守、霸權、不講理的基督徒。」「身為一個節目主持人，搭建平台讓人發聲，他為甚麼要『起』人家信仰的『底』？是否要將人歸類、定性，以收隱然歧視之效……」

討論問題不能斷章取義。那天不少聽眾來電就《家暴條例》發言，前一個聽眾，自報基督徒身份，接着批評一些基督教團體的保守觀點。後幾個聽眾，有的我查詢他們的性取向，有的自報同志身份。讓聽眾了解發言者的背景，明白言論與身份的關係，對問題的討論非常有幫助，這是主持節目最基本的ABC。我向這位自稱「家庭發展網絡」的黃先生詢問：「你哋係咪一個基督徒團體嚟㗎？」就是這個原因。

對某些宗教人士、在教會、在公開場合污衊同性戀者，三番四次說：「把同性同居納入《家暴條例》，會帶來更多暴力，更多同性同居、更多AIDS同HIV，大學生會成為養鴨一族，成為性奴」等荒謬扭曲的霸道言論，毫不隱瞞，我感到不屑、厭惡和可恥。但我問詢黃先生團體的宗教背景，語調平和，一點不屑的意思也沒有，讀者可上網重溫當天的片段。

可能是余牧師太敏感，也太急於對號入座了，說我要「『起』人家信仰的『底』」，言重了。

基督徒又不是地下黨員、信仰也不是不可以公開的秘密，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底」，不能讓人知道？

同是信仰基督，有開明的、有保守的、有包容的、有排他的、有同性戀、也有異性戀。同一個信仰的「底」，也有不同取態。我認識不少基督徒，也對保守的、極右的，以維護傳統家庭價值為藉口，唯我獨尊詮釋經文的霸權，感到非常反感，但懾於教會主事人的權威和集體壓力，他們都只敢私下議論，鮮有表態，跟閉嘴根本沒有分別。

基督徒，請你發聲！不要再沉默了。一小撮人對基督教義詮釋的壟斷，必須打破，多元包容這個香港的核心價值，必須挺身維護。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明報》

政府貼地給過江龍做大生意

政府公佈首批「活化歷史建築計劃」遴選結果，前北九龍裁判法院的歸屬，引起極大爭議。結果公佈前，政府內部已不斷傳出消息，對粵劇團體八和會館的財力、管理和可持續性提出種種質疑。結果不出所料，八和會館落敗，雀屏中選的，是美國的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

這家過江龍是甚麼來頭，沒有多少香港人聽過。但不少識貨的本地文化藝術界人士，莫不搖頭嘆息，因為這家藝術學校，雖然懂得宣傳，但名望不高。多年前因為人事問題，引發干預學術自由的爭議，因為收生手法，被指開設學店，也由於大量收購歷史建築，被看作經營地產項目。

雖然爭議不絕，官員權貴都挺身為其辯護。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再三強調，評審有客觀標準，包括：一、歷史價值；二、文物保育；三、營運；四、財務；五、管理組織經驗。每項各佔五分之一，準

則清晰，「唔係邊個大聲就畀邊個。」

陳智思不只說過一次，第一批歷史建築，只有薩凡納不用政府花費一分一毫公帑，還用九千多萬港元替北九龍裁判法院裝修，如果將來貨不對辦，政府可以收回建築物，「賺了九千萬裝修費」。言下之意，把北九龍裁判法院批予這家美國藝術學院，不是政府明益薩凡納，相反，是薩凡納益了政府。

有這麼便宜的事麼？這家以精明見稱的過江龍，肯定不是省油的燈，把分校開到香港，顯然是希望吸引中國大陸視錢財如糞土的富貴子弟。以每年二十一萬學費計算，一千五百名學生，一年收入超過三億，九千萬裝修費算得甚麼？何況，政府給學校的經營權長達六年，屆滿又可再講數延期，政府貼地給過江龍做一盤大生意呀！花九千萬拿了這麼的一塊亞洲戰略位置，名利雙收，相當划算，作為銀行家之後的陳智思為何不明白，九千萬這個前期投資，對薩凡納來說，只是一個區區小數目。

陳智思又說，文物保育是一個重要的考慮，維修建築物是一項極大的財政負擔，一定要有穩定收入，否則機構本身也可能出現財困，「其實畀咗佢，可能未必

幫咗佢」，如果這個說法還有些道理，但不也是可以應用在其他中選的團體身上嗎？六幢歷史建築，除了薩凡納和一千五百大元一天房租的舊大澳警署變身精品酒店外，試問誰能擔保他們都有足夠財力持續營運？這個問題，不是應該用相同的標準，清楚回答嗎？

有形的歷史建築需要保育，無形的歷史文化更不應任其自生自滅。粵劇是廣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因為沒有經歷文革，從未間斷地保留了香港粵劇的特有色彩。政府每年用數億公帑資助管弦樂、中樂、芭蕾舞、話劇，但對粵劇卻沒有任何政策。可憐的是，粵劇沒有固定的演出場地，新光戲院續約問題擾攘再三，成為香港一大笑話。

保育歷史建築，對歷史文化的承傳卻不聞不問，請你告訴我，這是哪門子的保育政策？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蘋果日報》

議員社工教徒角色，請搞清楚

一位有宗教背景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同家長團體召開記者會，指控一個關注愛滋病的非政府組織，在網頁上「宣揚吸毒」。立法會議員說：「政府一直宣傳禁毒信息，行動卻背道而馳，根本是講一套做一套。」非政府組織由愛滋病信託基金資助，議員又親自去信官員，又約見愛滋病信託基金負責人，要求交代應否以公帑支持宣傳濫藥信息的網站。

香港傳媒，不明就裏，照單全收，齊聲批判公帑資助網站「教人吸毒」，這些膚淺的報道和結論固然使人啼笑皆非。如果一般公眾不明白網站的理念，一般記者不了解信息的原意，還可以原諒，但這位立法會議員，據悉是社工出身，受過專業訓練，對甚麼叫做「緩害」(Harm Reduction)，不知是疏忽大意還是別有用心，表現得一臉無知，就完全值得指摘了。

「緩害」這種介入手法，沿用多年，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提供美沙酮代替毒品，使吸毒者不會傾家蕩產作

奸犯科，也不會因共用針筒而傳染愛滋病。美沙酮是上癮藥物，對吸毒者造成依賴，引起爭議，但卻沒有人指摘政府教人吸毒。

更爭議的例子，是一些西方國家為了遏止愛滋病傳播，由官方出錢向吸毒者派發針筒。政府不是把他們全部抓去戒毒，而是免費給他們乾淨的針筒來注射毒品，這不是赤裸裸的教人吸毒嗎？當然引來反對之聲，但人家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型社會，吸毒與愛滋如何取捨平衡，由專家學者解釋，當人們明白「緩害」的概念，爭論平息了。

部份同志社群有濫藥習慣，濫藥後會有不安全性行為，「不可一不可再」無法使他們一時三刻戒掉藥品，唯有勸說他們玩時玩，要安全，藥要食得聰明一些，食藥後也不要忽視安全性行為。

「緩害」如何拿捏，容或可以討論，但這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作為社工，理應非常清楚這個並不前衛也不激進的概念，但他不跟非政府組織商討，一聲不響，直接找資助者愛滋病信託基金，間接效果，就是斷人糧草，逼人收檔，用心實在太難以理解了。

據我了解，近月來，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團體，專門

針對由公帑資助為同志服務的非政府組織，找到他們的片言隻語，詳列罪狀，發動攻勢，寫信給資助者投訴，以斷糧斷水的方式把他們趕盡殺絕，務求要將支援同志的非政府組織除之而後快。這種效法中世紀的獵巫行動已初見成效，資助者頻頻召見有關組織，經費漸見減少，面臨無以為繼。

《家暴條例》、《淫審條例》，極右宗教團體的橫蠻無理和人海戰術，早已令人聞風喪膽，今次針對服務同性戀者的非政府組織，源頭又出自同一個陣營的教徒，顯然是道德淨化運動的一個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的組成部份，而今次攻勢更陰險，後果更惡劣。

請把議員、社工、教徒的角色搞清楚，不要把宗教道德與公共事務混淆，更不要為了選票而罔顧社會公義最基本的底線。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明報》

關鍵不在「緩害」是同性戀

緩害（Harm Reduction），當然不會沒有爭議。美沙酮計劃推行多年，目標明確，社匸跟進，但爭論未止。最有力的反對理由，是美沙酮一樣會造成依賴，唯一的分別，是由政府提供，不需傾家蕩產打家劫舍的去買而已。工作人員有嚴謹守則，確保要把美沙酮吞服後才可離開，但有服用者把美沙酮帶到外面賣錢的情況，無法根絕，早前更有少年和兒童誤服死亡的個案，美沙酮計劃絕非完美無瑕。

縱使美沙酮計劃出現過問題，但從沒有人大聲疾呼，指摘政府教人吸毒，也沒有因為美沙酮害死小孩而叫停。所謂「緩害」，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白粉和美沙酮都是害，不過由政府提供的美沙酮，比非法販賣的白粉，禍害較小而已。

政府提供針筒，供吸毒者注射毒品，以免他們共用針筒傳播愛滋，在一些國家引起「政府鼓勵吸毒」的激烈爭論，但在另一些國家卻行之有效，受聯合國肯定。

有爭議不等於要完全禁絕，在「吸食毒品」與「傳播愛滋」兩害之間，當局作出了選擇。

同樣道理，向中港貨櫃車司機派避孕套，提醒注意安全性行為，被指摘鼓勵北上嫖妓，但到今天已廣泛接受。學校性教育，導師示範如何給棒狀物體戴安全套，也被指摘教壞細路，甚至鼓勵未成年性行為，但經疏導與解釋，接納的學校和家長也愈來愈多。「嫖妓」與「性病」、「年輕人性愛」與「安全性行為」，兩害相權，應該如何處理，永遠是兩難，也永遠會引起爭議。

部份同志圈子，濫藥與性愛同體，不安全性行為更令愛滋病散播，令人相當憂慮。這群隱蔽一族，並不容易接觸，「不可一、不可再」的主流宣傳，對他們未必奏效，針對這獨特的族群，服務機構用網頁向他們提供藥物、性愛和安全等需要注意的事項。我看過這個網頁，有對藥物的「預期效果」作出描述，但緊接着的是「副作用和風險」，對藥物成癮、精神錯亂、呼吸停頓、突然死亡等等，都羅列得相當詳盡。當然，你可以政治正確的向他們說教：不可濫藥，不要濫交，更可以說：同性戀是罪，你們應當悔改！用普通常識想想，這些教條式的呼籲，對他們有用嗎？

要斷章取義逐句逐字挑這個網頁的毛病，肯定大有所獲。社工界普遍認識「緩害」的概念，有爭議，可以理性探討，可以謹慎微調，社工同行和大學教授，經常會通過學術討論，探求更有效的輔導和介入方法。令人費解的是，這位基督徒社工民主派議員捨正路而弗由，一聲招呼沒打，直接向撥款者投訴，還掄起「宣揚吸毒」的大棒，擺明是要斷人糧草，即使要監察公帑的運用，就要用這種置人於死的方法嗎？一個服務同志預防愛滋近二十年的小小機構，能頂得住這股撲面而來的政治肅殺之氣嗎？

有同樣遭遇的不止一家，還有另一家為年輕同志服務的機構，同樣的投訴方式，同樣的手法打擊服務。種種迹象顯示，關鍵不在「緩害」，而在於他們的服務對象，是同性戀者。

認識不少基督徒好朋友，理性、正直、包容、接納不同意見，不會將教義強加於人。也認識一些社運人，盡心盡力關懷小眾，義無反顧保護弱勢，他們才配稱得上真正的人權鬥士。

二〇〇九年四月七日《明報》

補購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天堂沒有豆腐渣》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 52 元）（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人•不高興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曾先生，你是中國人嗎？》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天堂沒有豆腐渣》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香港人・不高興

為香港真實歷史補白的一個紀錄

- 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模式，安全系數之高，鐵桶一樣滴水不漏，跟皇帝欽點完全沒有分別。如果香港特首也算選舉產生，那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北韓，有其朝鮮特色的選舉制度，也算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之一了。

- 雖然曾蔭權強調「民望於我如浮雲」，但人們都知道，他對民望升跌的着緊程度，遠遠超乎外界想像之外。如果曾特首不是靠民望管治，他不會招攬一個又一個政治化妝師進入心戰室，替他消災解難。

- 歷史上，加害者都會想方設法為犯下的滔天罪行開脫逃責，「六四」當然是大是大非，只要我們鍥而不捨，正義的聲音堅持真理，一刻都不能放鬆，才能把歷史的真相呈現出來。

這是我第四本政論集，前三本，都是衝着當權者而來的，這本也不例外。我將過去一年在報章上評論過的政經大事，收集在這本書裏，總結為《香港人・不高興》，相信更能確切地反映我們目前的處境。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 978-962-992-224-5
70
9 789629 922245

SCB 511 $70
ISBN :978- 962-992-224-5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